

# 潘仰堯先生序

日人細野繁勝最近撰『滿蒙之重大化與實力發動』一書，其言曰：「日本之悲運，最大原因在不能早以滿蒙攫爲己有，遂形成經濟國難。由經濟國難，而潛服思想國難，外交國難，浸至發生教育國難，政黨國難，此皆由國內高唱和平者中毒之徵象，與死氣狀態之所致也。須知滿蒙，是日本發展大陸的一條通路，尤其是日本完成對世界所負使命之第一關。此路打不通，此關打不開，日本人尙長序，能於此，勢地，必乎？」吾讀此文，吾心怦怦然動，吾汗浹背而毛髮悚然。顧事實上以窮蹙無賴，不仕，不農，不工，不商，無所發展，確有非伸足於我東北，而無以自存之勢。本年四月，予赴日本，嘗攷其社會經濟與國民生活，已呈山窮水盡無可救藥之境。其政治內幕，亦已顯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之情狀。此次出兵我國東北以後，國內財政，益發不可收拾，因有行財政整理的辦法，詎知此種辦法，非特不能挽救不景氣於萬一，反促不景氣的程度愈益深刻，舉國中失學失業之

青年，頓增數十萬。若槻內閣之運命，恐爲時不久，當宣告絕望。惟其如此，日人侵吞我國東北之野心，尤爲迫切。譬如貧無立錫之箕人子，眼見黃金滿地寶藏無比之富室，安有不垂涎三尺，攫爲己有之理。讀者試思四十年來，日本與我交涉，不知幾千百次，但所爲者無一非屬於東北問題。東北者，誠日本人數十年來欲得而未得之目的也。今日不得，明日必得之，今年不得，明年必得之，日本人一日不得我東北，即日本人遲早不能免於滅亡。予於今歲在遼遼近吳鐵城先生，吳先生曰：「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大，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危。」東北之所以危險，即由東北之地大物博爲日垂涎所致。東北四省之全面積有四百三十四萬七千七百方里，人口有三千零二十萬，河流四通，農產富饒，其大豆出產，尤名聞全球，森林礦產，到處都是，鐵路之多，冠於全國，海港之優，首屈一指，我有此世界寶藏，不知自用，而爲人所擢，言之甯不痛心。今乃并侵吞土地之不足，又實行其文化侵略經濟侵略等政策，藉口在東北之利益，可以惟所欲爲。我人應知日人在我東北所取得之利益，在彼以爲正當應享之權利，而在事實則係威逼我顛預喪心病狂之軍閥政府當局締結不平等條約得來，未經國民承認，當然不生效力。此次日本無埋出兵，蹂躪遼吉黑三省，雖屬無賴國

家之行爲，但其窮兇極惡，情促勢絀之狀，已無可諱言。今日者我國人痛定思痛，人人有研究東北與日本之決心，以爲禦侮圖存之計，潘大章先生昆仲，適有東北與日本之刊蒐集歷來日本與東北糾葛之內幕，與此次日人暴行之寫真，極爲賅備，可作國人抗日救國之參考品。其用意深遠，可敬可佩。茲承以原稿出示，因得先睹爲快，並囑爲之序言，因述所感如此。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八日 潘文安

# 目次

- 一 概說……………一
- 二 寶藏無比之東北……………五
- 三 窮蹙無賴之日本……………二〇
- 四 東北與日本歷來之糾葛……………三一
- 五 暴日入寇東北之內幕及其癥結……………四一
- 六 暴日橫行東北之寫真……………四九
- 七 各國報紙對日暴行之批判……………一〇三
- 八 國聯調處之過程及其情勢……………一二五

九

附錄

一五九

# 東北與日本

——暴日橫行東北之種種

## 一 概說

日本圖謀我東北，由來者漸。自甲午一役以後，日人即有藐視我中國之心理。不特此也，其欲征服支那之雄意，亦自甲午之役積下。溯中日滿州善後協約，以訖萬寶山案中村事件，其目中，幾全視中國毫無能爲。此回暴行東北，尙不過爲其完成大陸政策之初試鋒芒耳。田中首相上奏昭明聖皇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

此回日本暴行東北，其目標爲欲征服支那可知。顧所以促進日本此回暴行東北原因

恐不止若是之單簡，（請讀者，參閱第五章。）果以責人並須責己論，則原因之屬諸中國本身者，亦得分言之於次：

政治未入正軌 我國自鼎革以還，政治猶未入於正軌。如不息之內戰，如擾攘不休之匪患，如糾紛不已之黨派，以及渙散之民心，衰茶之工商業，在在俱給人以可乘之機會。惟內戰之不息也，年耗之軍費不可以數計；匪患之不休也，社會秩序無得安甯之一日；黨派之糾紛也，內戰因之而不能息；益以渙散之民心，衰茶之工商業，如之何，政治可以入軌？

災禍接踵而至 二三年前，北方苦於旱，哀鴻遍野，早不保暮；中州及關中隴上一帶，種粒無收；柴皮樹根，羅掘一空；隴上更受地震之災，城郭爲墟。今年長江流域，苦於洪水，漢口蕪湖，停市累月，難民流離遷徙，無家可歸者幾千萬衆。各地河隄潰決，災情爲亘古所鮮見。益以疫癘猖狂，羣衆不死於兵刀水火而死於無醫無藥者亦不知凡幾！若是之遭際，均皆暴日入寇之機會。乘人之危，暴日之暴爲何如耶？

以上舉其犖犖大者而言，其它誠有詳不勝詳者矣。嗚呼！國人思之，而又重思之！日本只以數

個師團兵力，入寇我之疆圉，今日佔甲省，明日據乙省，如入無人之境，如探囊取物，東北六萬五千方里之土地，被暴日鈇蹄蹂躪者什九矣！我國四萬五千萬人，竟無人敢與之抵抗，徒然奔走號呼，痛哭流涕，無補於家國，陷山河於破碎支離之慘象。抑國人更重思之：倘暴日傾全國之師團，施撻伐於中國，則中國之慘象，豈非更有不忍卒觀者乎！

其始也，國人似僅集其希望，聚其焦點於國際聯盟之仗義執言，殊不明國聯乃列強之特種集團，並不明國際上均各爲其利益，無所謂正義，亦無所謂人道。國聯初着中日雙方撤兵，此一語也，可謂真正豈有此理。暴日入寇東北，破壞國際公法，着其撤兵也，乃當然必然之事；而着中國亦撤兵，豈非國聯亦視東北非中國之領土耶！厥後暴日提出撤兵五條件，簡直爲變相之陰謀，換湯不換藥，不特欺騙中國已極，并欲欺騙國聯，而遂其永久佔據遼吉之伎倆亦明甚。最近國聯爲敷衍起見，限令日方撤兵，嗚呼！兵之撤不撤，完全操乎日本，國聯之信用，恐亦等於不兌現之支票已耳！

充類至盡而言之：暴日豈僅佔據我遼吉而已乎！濟蒙匪以槍械，引誘蒙古王公以利祿，是又



不僅生吞活剝我東三省，即蒙古之境域，亦其生吞活剝之目的物。此次之入寇也，並非偶然之行動，實爲其數十年來處心積慮之大陰謀，證以田中奏章：「竊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既皆實現，惟第三期之滿蒙……尙未能實現，此皆臣等之罪也。」云云，益足徵矣。

設有人焉，得一樹而大嚼，大嚼之正得其味，抑又未完，使之棄置或停止大嚼，願乎不願？暴日趁列強自問不了之千載難逢機會，一舉而入如無人之境之東北，使之掩旗息鼓，恐亦有未能乎！最近居然強築吉會路，並在吉林長春及其它要塞，堅築防禦工程，其心其志，可謂路人皆知。

嗚呼！東北固我之東北也！何干彼獸性不改之日本何！彼既感乎地小不足以迴旋，佔據着我肥沃無比之東北，在彼宜其愉快而又愉快，然在我應作如何之想乎！東北者，非只東北人之東北也，乃中國之東北，乃全中國人之東北也！收復東北，非只東北人之責任，亦全中國人之責任也！國聯未能着彼撤兵，國人豈能不買大無畏之精神，而昨收復東北之事功耶！

## 二 寶藏無比之東北

東北疆域廣袤，土地肥沃，鑛產森林，爲全國冠。而每年所出產之物品，運銷於全世界，故東北有世界穀倉之稱。日本所缺乏之食糧，大半取之於東北。是東北之豐富，適以啓日本之覬覦。在近三十年來，日本無日不在計劃侵略東北，此次入寇東北，固早在吾人意料之中，奈我國當局高唱不抵抗主義，致使日軍如入無人之境，唾手得之。哀哉！

所謂東北境域，大有議論，日本之普通解釋，係指奉吉黑三省及東部內蒙古、外蒙古、東北之境域，不在內也。

**東北之地勢** 東北地勢，東有長白山脈，西有陰山山脈，及大興安嶺，北有小興安嶺等。廣大之東省平野，南方向渤海開展。山雖不高，而各擁有森林，爲滿蒙富源之一。湯湯大河，流

於其間，遼河走平野之中央，黑龍江亘於北滿，圖們江走朝鮮國境，此外有松花江、嫩江、洮兒河、烏蘇里江等支流。湖水有鹹淡二種，與凱湖之外，約以十數，與河川共成滿蒙大自然之情景。大河便於水運，中以黑龍江及遼河爲最著名。黑龍江之航權，曾在中俄爭奪之渦中，今已收回，而在中國之手矣。

**東北之面積與人口** 東北之面積及人口，如中國既無戶籍，亦無所謂國勢調查，向不知其確數；但較可信者，爲滿鉄之調查，據此則地方約有七萬四千四百二十一方里，人口有二千七百八十二萬五千人云。以此較諸日本內地面積二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方里，內地人口五千九百

七十三萬六千八百二十二人。面積之大，殆爲三倍，人口幾不過二分之一。無怪日本覬覦也。

**東北之農業** 東省之偉大價值，在乎全未開發之廣大土地。鑛山、森林、畜牧，皆可注目，其尤著者，厥惟農業。農業爲滿蒙產業之大宗。東省於漢人，成爲一種殖民地。大致可耕地面積三

千萬町（一百日畝爲一町）之中，既耕地約一千三百萬町，每年約增加三四十萬町耕地，以此進行，不出五十年，東省將完全爲漢人之殖民地。最近大連營口等處，入港之汽船，或自北寧鐵路，銜接而來之狀況，實屬可觀。其中之一部，爲春至秋歸之勞働者；但近來挈有家室之移民，顯然增殖之趨勢，蓋瞭然可觀也。研究東省之農業價值，第一須觀其廣大之耕地。開拓農業，始自漢人移住以後，經過不出三百年。且如蒙古者，自百四五十年前，漸由漢人手中，稍稍從事農耕。蒙古人之多數，尙爲游牧之民，以牧畜爲生活。故除遼寧省自古有漢人移住外，其他各地，人口耕地均極少，未耕之土，多不可數。中國政府之農業統計，因年而大有差異，難期正確；據最近滿鐵之調查，東省之耕地面積，有一千三百四十三萬四千町之譜。以此與日本耕地面積比，大正十年所調查之六百十三萬四千九百九十五町，適當二倍二分而弱。更有可耕未開地，南北滿洲，算作一千萬町，內蒙古算作七百萬町，黑龍江省餘十之八，蒙古餘十之九，年年開墾之面積，不下三四十萬町；以較日本，鉦鼓喧天，每年僅開四五町者，實有雲泥之別。試觀每一人口，耕地面積幾何，其人口作爲二千七百八十二萬五千，併嬰兒亦加算在內，每人爲〇、四八〇町；較諸日本之〇、一〇四町，實有四

倍以上之廣大耕地。其土地又非瘠壤，若用最新科學從而耕作時，可證其為世界豐腴之地。由地質學上觀之，遼甯吉林及東部內蒙古之平原，殆無例外，均屬第四紀層，及成於沖積層及洪積層，為最新構成之土壤。

東省之  
世界穀  
倉

自農業上所見東省之天然條件，有利若此，人的條件，亦為巧合。每年接踵而來之山東移民，數可百萬，彼等直如機械，孜孜勤動，為世界第一良農。具備如此之未闢地，恐他處無其比類。東省信為農業之天國，誇為世界穀倉之時代，已近在目前。今舉可稱為東省主要作物如次：

- 一、食料作物——高粱、小麥、包米、大麥、小麥、陸稻、稗、水稻。
- 二、菽豆類——大豆、小豆、莫頭、綠豆、菜頭。
- 三、蔬菜類——白菜、葱、芹菜、韭菜、蘆菔、胡蘆菔、茄子、馬鈴薯、甜薯、南瓜、胡瓜、甜瓜、蒜、山芋、甘薯。

四、特用作物——大麻、青麻、蓖麻、荏、花生、胡麻、烟艸、棉花、苧麻、瓜子、（亞麻、甜菜）

五、果樹——梨、葡萄、蘋果、棗、杏、桃。

如東省者，爲游牧民族放浪之地，不足三百年之間，試種許多穀物，而爲世界寶庫，是宜首稱漢族之努力；而喚起中國酣眠，輸入近代文化，促其開發之日本貢獻，亦不能不謂爲偉大。右列作物之各種，殆皆此等種族移住後，加以極大苦心，所試植而開發者。就各種作物言，果有幾多品種，以調查尙未充分，不能確斷。約言之，滿洲大豆，有二三百種，高粱或烟葉，凡四五十種，日本之水稻，可一千種，烟葉有四百種。作物種類之少，以東省尙在開發之中途，將來大有發達之餘地，可以斷言。

東北之糧米出產

東省糧米出產甚多，僅以大豆一項，爲數亦頗可觀；故東省大豆之聲價，確爲世界的。稱爲世界舊邦之中國，大豆之栽培，似古代業已行之，去今四千二百年前，帝堯時代，農師后稷其人者，教百姓以栽培大豆，可於古藉徵之。然則揚聲於世界，視爲世界的大產額者，四千年之歷史中，未聞其事，至今日始有之，時蓋一九〇八年也。嗜利聰明之三井物產，窺見滿洲農民，以原始的方法，自大豆造成豆醬及醬油，或榨油之外，其剩餘不復愛惜，取飼家畜，乃以之

輸出歐洲，爲賺錢之一策，此實東省大豆躍登世界商場之端緒也。其後德美諸國，羣以化學爲之研究，而東省原野所產之豆，不僅爲普通食料，忽變爲人造牛油，變而爲肥皂，化而爲醫藥，其結果如工業藥品之爲火藥，變而爲貴重藥品，更一轉而大豆製粉，幾於侵蝕小麥粉之地盤。而尤爲愕然者，厥惟原產地之東省，咸謂早知效用如此，則吾人當然努力。今則滿鐵聚精會神，自栽培以迄加工，正在大規模研究中也。時在民國十五年，美國商部團體，來此視察東省之大豆。德國則於大連新設領事，使研究大豆問題。懸案中之豆油關稅問題，亦於民十六年解決。所謂滿洲各鐵路，如滿鐵，如中東，如烏鉄，莫不眼中出血，爭攬貨運，是亦以大豆之故。蓋運送大豆，不僅增收運費而已，各使其本國系統之油房繁昌，低廉之豆油豆餅，供給母國之農工業，各謀得其利益。以豆餅爲肥料之日本農民，滿洲豆價之高低直接影響於其利害。最近窮於戰費之遼甯，續發三文不值之奉票，收買大豆，於大連賣得現金以充戰費云云。由此觀之，大豆之利，真可驚矣。試舉滿洲大豆之主要種類，其品種若綿密研究之，約有二百種；以大體分類而言，約有五十種之譜。其有名稱者，不過二十餘種，其內之主要者略如次：

一、金元豆——白眉、黑臍、黃臍。

二、青豆。

三、黑豆。

四、磨石豆。

金元豆，一曰元豆，或稱黃豆，栽培最多，食料或化學工業上，用途亦最廣。據滿鐵公主嶺農事試驗場分析之結果，粗脂肪之含量，自一八·二%，粗蛋白質含量，自三八·五%至三九·六%之間，其品質亦復優良。青豆用途與黃豆同，其粗脂肪含量，在一六·五%內外，粗蛋白質含量，為三九%內外，品質較次，故種者較少。黑豆主要為家畜飼料，於牛尤然，或作肥料，有時亦供食糧，但無用以取油者，栽培亦較少。磨石豆之用途與黑豆同，惟其早熟之故，僅於麥類之間作或後作中，見其栽培而已。此外尚有高粱、小米，出數亦頗可觀，茲略述於下：

(一)高粱為東北穀類中之霸王，高粱在東北產物中，有最大之產額，其地位頗屬重要。略如日本之玉蜀黍或如高黍，未能發現利用厚生之道如大豆者，故尚不得為世界商品，但現在一



曹東北，即使人連想及於高粱地，其有名已如此。秋日觀高粱田，與在日本內地觀金波搖曳之稻田無異。其原產地，或稱印度，本為熱帶植物，在溫帶地方，亦能豐熟。以特別能耐乾燥，故適於東省之氣候及地位，自南北滿洲至內蒙之一部，盛行耕作。高粱之耕作面積及生產額，不能知其確數。據滿鐵之調查，實為二百三十九萬七千二百十町——為二千八百萬石，每段有收成一石三十斗者。東北穀產中，蓋示最多額之收穫者也。出數最多之地，首為遼寧，次為吉黑，年有增產百六七十萬石之望。用途除春白為高粱米之外，粥飯皆可食；若磨粉，可為團子及饅頭；又為粉條子之原料；未加春白者，為家畜之濃厚飼料，脫殼時所生之屑為馬高粱，用諸家畜。其更重要之用途，則粉碎後加小豆與小麥麩，為高粱酒，可造酒精六至六·五強烈之酒。其桿用處亦甚多，草本長自七八尺至一丈四五尺，既可作為燃料，又可為苫屋砌牆之材料；此外則剝其皮編為蓆子，與蘆蓆相同，可用作積穀囤覆雨之用。最近更有可驚者，則工業上利用之，造成製紙原料之帕耳潑，灰亦為錒之製造原料，是亦有偉大之使命，初不亞於大豆矣。

(二)東北小米為解決日本食糧之一 東省呼粟為穀子或曰谷子，春白之粟，名曰小米，或

曰小米子，或曰小黃米，爲東北農產中重要作物，占第三位產額。且其輸出狀態之關係，卽最多向朝鮮出口；而朝鮮米乃向日本輸出，以此言之，則與日本之食糧問題，雖曰間接，亦有重要之關聯也。東省於粟之栽培，亦忌連作，而以輪作爲主。第擇不甚低溼之地，無須肥料，卽可栽培。但觀其收穫額，每段可得一石六斗內外。據滿鐵調查，其數字爲栽種面積一百九十二萬六千二百三十町——收穫量約二千五百萬石。產地卽瀋陽以北，中東線南部及西部等處，有最大之產額。種類大別爲粳糯二種，最上等者，爲海城、蓋平、大石橋及吉林產；遼陽、鉄嶺、昌圖及北滿之一部爲中等；四平街、長春及北滿產次之。用途不若大豆之發達。但在東北，爲農家之常食，作小米粥飯，或如餅狀，稱爲粘豆包，蒸而食之；但近來出口日繁，價漸騰貴，以故中國農民，以高粱爲主食，而小米有送往市場之傾向。其有興味者，則東省之華人食價廉之高梁，而以價貴之粟，賣諸朝鮮；朝鮮又買價廉之粟，而以價貴之米，賣諸日本。食糧供給上造成一種階級，直接間接，東省之小米爲解決日本食糧之一，則無疑矣。一方面，在東省用作釀造者，年額亦產百五十萬斤，此外爲食料及飼料之用者，亦頗多；而三省及內蒙之餘額，尙有三百六七萬石。春確減少者作爲四成，亦可有二百二三十萬

石，作爲輸出之用。除上述之大豆、高粱、小米等外，如玉蜀黍、小麥、水稻、大麥、陸稻、黍稷等，不一而足，於此可知東北糧食出產之豐富矣。

東北之鑛業，於東省富源開發上，或以事業而論，爲農業以次之大產業。廣漠之平原，鑛業不僅爲農業上之樂土而已，其地下埋藏不可數計之礦物，但以天然及人爲的事情，

大有礙於鑛業之發達，故雖天賦寶庫，至今錮閉於世界文化，不能有所貢獻，可與浩嘆。今記東省鑛產富源之大要如下。

東省鑛物之現出狀態，爲大陸式。種類雖不多，一經發見，則其量豐富，是爲特徵。大概金屬鑛較多於非金屬鑛，且金、鐵兩鑛，尤爲主要鑛產。今示東省鑛物之類別如次：

金屬鑛物——金、銀、銅、鐵、砂金、滿俺、亞鉛、鉛、硫化鐵鑛等。

非金屬鑛物——煤、菱苦土鑛、白雲石、石灰岩、硅石、粘土、石綿、螢石、滑石、長石、曹達等。

其中最有望者爲煤與鐵，自不待言，鐵之埋藏量爲七億噸，煤謂有十五億噸，莫大之額。且煤鑛又以向來視爲廢物，由岩工業利用之結果，於日本幾有燃料革命之觀焉。茲將鑛業中之最主

要者煤、鐵、金三項，分述於后：

(一)煤 在東省鑛產界，鐵爲金屬鑛物之巨擘，煤爲非金屬鑛物之白眉。以各個觀之，不見有如華北之大炭坑；但其數在五十以上，內僅撫順炭坑，其埋藏量亦可算作十億噸，以較世界第一北美合衆國之四兆噸，誠不足齒數；然則埋藏全量至二十餘億噸，於滿蒙中國本部之燃料，以及作爲日本之補給煤，其責任亦頗重大，且撫順之油岩工業，實爲世界所注目者也。撫順煤鑛之位置，在遼寧省撫順縣，奉天東方約二十英里之地。炭層厚大，設備完全，洵爲世界的大炭坑。其發現與採掘果始於何時，紀錄無徵，故難判斷；但去今六七百年前，已有高麗人採掘之形跡。後經種種曲折，於光緒二十七年五月，有王承堯翁壽二人，同時向奉天將軍呈請開採，定楊堡河爲境界，河西歸王，河東歸翁。滿鐵經營之日，先立第一期計劃，在五年之間，以九百二十萬元之預算，造成千金寨楊柏堡二大豎坑，卽大山坑與夫東鄉坑是也。一日出煤量自三百六十噸一躍而達五千噸。更作爲第二期計劃者，完成萬達屋斜坑及其他一二坑之開鑿，而行古城子之露天開採，灑砂法之實施，孟特瓦斯發電所之建設等。至民國七年日可出煤七千噸。當是時適值歐戰後之興隆，

人口增加，工業勃興等，至不能不促進第三期擴張。於是樹立所謂十年之計，努力於出煤之急速增加，及出煤費之節約等。合併露天開採之古城子，千金寨，更擴其露天開採，及於市街。此外計劃三大豎坑。至民十五之末，投入一億二千九百一十一萬七千二百五十四元。預定在民國二十年後，可出煤一千一百萬噸，目下正在計劃中。即此一處，出數亦可驚人，他處更無論矣。

(二)鐵 東省之鐵礦，與煤炭共為鑛產大宗。其埋藏量，不下七億噸。其中尤以鞍山弓張嶺為最大產地。較之日本全土（包含朝鮮）之僅得一億二千二百萬噸，約有五倍。日本若照現狀進行，不出二十年，鐵鑛絕跡，與煤炭同為近代文明淵源之鉄，立即有大饑饉之勢。故日本不得不向東北積極侵略也。東省鉄鑛，以硅岩為互層，主要成於赤鉄鑛與磁鉄鑛。含鉄成分雖少，而鑛量豐富，且到處有二次之富鑛帶，其鉄分在六〇%以上者不少。現在鞍山地方，滿鉄會社作為鞍山製鉄所之原料鑛石，從事採掘。又弓張嶺，則有中日合辦弓張嶺無限公司正在採掘中。本溪湖製鉄所之原料鑛，求諸本溪湖東南二十英里之廟兒溝鉄山，皆有新式設備而營製鉄事業。更舉其他之鉄鑛產地時，如東北部之鴨綠江沿岸，本溪湖太子河上流，及關東州等，均有散在。或以運輸

不便，或以鑛量不豐，又或以品質劣等之缺點，不適於大規模經營，僅以小規模之土法採掘，足供農具材料之用而已。至於現在之出數若干，與夫製鉄所之多寡，及製鉄事業之沿革，將來之發展，本書以篇幅有限，不能詳論，總之東北之鉄，實亦引起日本覬覦之一物也。

(三) 金 東省又爲產金有名之地，幾於全部皆有砂金，東省鑛物中，採掘最早者。今以濫採之結果，多瀕於壞滅，近來萎靡不振，亦未發見甚大之鑛床。東省中惟黑龍江省最爲傑出，鑛區以百數，其大部份爲中政府所有。遼寧、吉林、內蒙古、關東州等，合計約有一百處鑛區。目下東省每年果有幾許產額，雖缺少統計，但其盛時，似有五百磅之譜——一千萬元。據產金地中心北滿瓊瑋之海關年報，民國十二年，自瓊瑋出口者，爲三百二十三萬五千九百海關兩——採金量約三百磅。十三年爲二百七十六萬三千五百海關兩——採金量二百磅。雖在近年，在滿蒙金部，視爲年產五百萬海關兩之採金，當無大誤。一鎊沙中，含三厘至七厘者甚多。舉其要地如次：(一) 夾皮溝金鑛。屬吉林省樺甸縣，在吉林東南三百八十華里。去今約七十年前，有韓効忠其人者，開始採掘，以濫掘之結果，最盛時代，已於五十年前告終，但用新式機器時，尙有可望者，滿鉄近將從事試驗

矣。(二)三姓地方金礦。距吉林省依蘭縣城百八十華里，在東溝及黑脊地方，品質爲良好之砂金，亦以種種複雜之關係，由官商合辦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營。(三)漠河金礦。在黑龍江省漠河。光緒七年，土人開始採掘。庚子爲俄人所占領。民國七年，爲官商合辦之奇漠金鑛局所經營。(四)奇乾河金鑛。在黑龍江省奇乾河。民國八年五月，漠河金鑛局組織變更，同時與該局合併。一時每月產金二百餘鎊，員役至數千人之多，今則不振矣。(五)觀都金鑛。黑龍江省之觀音山及都魯河兩鑛所合併者。觀音山金鑛，庚子亂時，爲俄人所害，盜掘其半；至宣統三年改爲江省經營。都魯河金鑛，一時曾經放棄；嗣又發現有望之鑛脈，與觀音山合併後，爲江省所經營。(六)呼瑪爾河金鑛。在黑龍江右岸呼瑪縣。爲俄人所發現，一時爲俄人所盜掘，其後變爲官辦，用俄國採金法。(七)餘慶溝金鑛。距黑龍江省呼瑪縣西南百華里。官民合資，初爲二十萬元，當古龍幹河金鑛採掘時，增爲五十萬元。日俄戰爭終結時，重複開採，以採金容易之故，一時集有採金夫萬五千人；近來則不逮十分之一矣。(八)梧桐河金鑛。在黑龍江省梧桐河，一時集有採金夫五千人；內有朝鮮人六百，一日平均可採一鎊內外。以馬賊橫行之故，近來極其不振。(九)其他金鑛及砂金。關東州內，有老鉄山，

藏有相當之金鑛及砂金。在奉天省內，砂金產地爲鴨綠江支流渾河之流域，卽通化懷仁方面諸金廠。總之，東省之金鑛及砂金地，爲數甚多；若用新式機械採取，其出數頗可觀也。



### 三 窮蹙無賴之日本

日本，小國也，而人口日多，其窮也必然。故人口過剩，糧食缺乏，已爲日本目前之最嚴重問題。欲謀解決此問題，除向外發展，別無良法。歐美各國，鑒於日本之不景氣象，特頒佈移民法令，限制日本移民。於是日本對於美澳，頗欠出路。乃積極向我東北推進，其處心積慮，已非一日；此次侵佔東省，乃實現其年來所計劃之陰謀，實亦窮蹙無賴之表現耳。

日本之人口過剩

日本爲一甚小之島國，面積僅四百三十六萬七千七百四十八方里，合五千餘之小島嶼而成。其大不及我國四川一省，而人口數量則達六千萬人以上，地既狹小，人復衆多，所以人口過剩，成爲日本目前最嚴重之問題矣。日本在明治維新前，人口雖時有增減，

但出入總不甚遠，大約在二千八百萬與三千三百萬之間如此循環繼續三百餘年之久，因為當時日本閉關自守，人民生活低下，經濟頗足自給，同時人民受社會之經濟政治制度支配和種種束縛，所以增加率遲緩，此項遲緩原因，據日本那須皓博士詳細解釋，約有下列五項最主要之原動力：

(一) 在社會各種特權階級之封建制度下，人民居住和僱傭之自由，以及地產之授受，俱受限制，足以阻止農業之發展與地利之開闢。

(二) 為維持封建藩府之平均勢力，和他種政治之局面，致秉國政者無暇顧及地利之開發。

(三) 國災頻仍，饑饉荐臻，人民罹難而死者，不可以數計。

(四) 人民生活艱難，婚娶不易，產育節制力亦因之增加，而以農民為尤甚。

(五) 人民生活困苦，不知研究衛生，每年死亡甚多，尤以嬰兒為最多。

上述五項原因確是日本人口增加率遲緩之原動力！迨明治維新後，政治經濟之制度逐漸改良，人民之束縛逐漸解除，於是國民生產能力增加，上述之情形，亦遂逐漸消滅，同時日本頒佈

獎勵生育和嚴禁制育之法令，人口便日漸增加，下表是日本六十年來人口激增之數量。

日本六十年來人口增加表

年 號	人 口 總 數
明治五 年	三三三、一一〇、七五六人
明治六 年	三三三、三〇〇、六四四人
明治七 年	三三三、六二五、六四六人
明治八 年	三三三、九九七、四一五人
明治九 年	三四、三三八、三六七人
明治十 年	三四、六二八、三二八人
明治十 一年	三四、八九八、五四〇人
明治十 二年	三五、七六八、五四七人
明治十 三年	三五、九二九、〇二三人

明治十四年	三六、三五八、九五五人
明治十五年	三六、七〇〇、〇七九人
明治十六年	三七、〇一七、二六二人
明治十七年	三七、四五一、七二七人
明治十八年	三七、八六八、九四九人
明治十九年	三八、五〇七、一七七人
明治二十年	三九、〇六六九、九一人
明治二十一年	三九、六〇七、二三四人
明治二十二年	四〇、〇七二、〇二〇人
明治二十三年	四〇、四五三、四六一人
明治二十四年	四〇、七一八、六七七人
明治二十五年	四一、〇八九、九四〇人

明治二十六年	四一、三八八、三一三人
明治二十七年	四一、八一三、二一五人
明治二十八年	四二、二七〇、六二〇人
明治二十九年	四二、七〇〇、二六四人
明治三十年	四三、七六三、八五五人
明治三十二年	四五、二〇五、八七三人
明治三十三年	四四、七二〇、〇七三人
明治三十五年	四五、七五八、八二一人
明治三十七年	四七、一九七、六〇〇人
明治三十九年	四八、四五二、〇〇〇人
明治四十二年	四九、三〇三、七〇〇人

明治四十三年

大正二年

大正三年

大正四年

大正五年

大正六年

大正七年

大正八年

大正九年

大正十年

昭和二年

五〇、五〇四、二〇〇人

五一、七四八、六〇〇人

五二、九一一、八〇〇人

五三、六六八、六〇〇人

五四、五三九、四〇〇人

五五、二二四、五〇〇人

五六、〇二二、七〇〇人

五六、六六二、九〇〇人

五五、九六三、〇五三人

五六、七八七、三〇〇人

五七、六五五、八〇〇人

五八、四六一、五〇〇人

五九、一三八、九〇〇人

六〇、七三六、八二〇人

六一、五二一、六〇〇人

六三、〇〇六、五九五五人

細觀右表，吾人便知日本歷年人口增加之銳進，明治五年之日本人口僅三千三百萬，到昭和元年竟達六千三百萬之多，相距六十年增加率爲一倍，平均每年要增加五十二萬人，其數不可謂不驚人矣。再查日本人口在明治五年其出生數爲五十六萬九千另三十四人，死亡數爲四十萬五千四百另四人，計自然增加人數爲十六萬三千六百三十人。至大正元年其出生數爲一百七十三萬七千六百七十四人，死亡數爲一百另三萬七千另十六人，計自然增加人數爲七十萬另另六百五十八人。至昭和元年其出生數爲二百一十萬四千四百另五人，死亡數爲一百十六萬另七百三十四人，計自然增加人數爲九十四萬三千六百七十一人，較明治五年自然增加人數多四倍。自此以觀，日本在近年每年自然增加之人口已近一百萬人，若再過四十年，日本人口必達一萬萬人，再四十年則有二萬萬人。面積如此之小，人口如此之多，平均每一日方里有日人二千四百七十七人，人口之密度要占全世界第一，難怪成爲不能解決之問題矣。日本可耕之田僅有全面積三分之一，因人口銳速增加之結果，同時發生糧食供給不足之問題，所以日本人口過剩問題已開始由預慮而至具體顯示出來矣。人口問題所加予日本之壓迫，足以引起社會不

安甯之現象，故一般日人俱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示切望國家迅速設法解決，免遺無窮之慮。解決人口問題之方案，有下列四種：

(一) 限制人口之增殖率。

(二) 增加人民生產能力。

(三) 開拓新領土。

(四) 移民向外發展。

第一 關於限制人口之增殖；在日本政府決不願對人民生育加以限制，新創人民之生殖機能，致大和民族有日漸凋殘之危險，所以不致採用。

第二 關於增加人民生產能力，必須發展生產技術，改良經濟組織，施行社會政策，凡足以阻礙生產一切人爲之阻力，皆盡量加以驅除。如此也許能增加生產效率，解決一小部份之人口問題；但猶不能解決全部人口問題，何況尙有其他種種困難哉！

第三 關於開拓新領土；此項開拓新領土之方案，可以說已經支配日本六十年政治上之



對外政策，大陸帝國之迷夢，亦無非是開拓新領土思想之反映耳！在日本開拓領土政策之下，首當其衝者為朝鮮，其次即為老大中國之滿蒙，早認為是日人自然發展之地域。上述方案，在實施上日本已得到相當之成績矣。

第四、關於移民向外發展，移民向外發展與開拓新領土同是解決人口問題之好方法，所以年來日人向外移殖有驚人之發展，可是美國已經通過移民律限制日本移民，於是欲向美洲移殖，事實上亦不可能，澳洲亦頒佈同樣之法令限制日本移民，向美既不能，向澳又不可，只有中國可行，只有病弱之中國，無抵抗之中國，是無力拒絕日人不遠千里而來！總之，日本人口銳進增加之結果，發生人口過剩之現象，其解決人口過剩之辦法，既不願限制人口之增殖，影響大和民族前途之繁榮，增加人民生產力，又非一朝一夕所可成就，故其唯一方法祇有採取開拓新領土和移民兩政策。欲實施此政策，非積極侵略中國不為功，換言之必須犧牲中國，日本人口過剩問題始能解決耳。

日本之糧食缺乏，人口與糧食有互相連帶之關係，人口過剩，自然糧食缺乏。日本如無人

口過剩之憂，則其全國新生產之糧食，足以贍養全人口，即無所謂糧食缺乏問題矣。反言之，糧食問題如能解決，人口過剩亦遂不成問題。斯二者，實一而二，二而一也。吾人欲明瞭日本糧食之缺乏，須先研究糧食缺乏之原因，歸納起來，可分以下三項：

第一、全國耕地面積過小。

第二、每年縮廢之地超過擴張之地。

第三、生產額減少，個人消費增高。

關於第一項，日本土地可耕者不及全國面積三分之一，牧場荒野佔三百七十餘萬町，山林佔一千九百五十餘萬町，雜地佔九百七十六萬餘町，而耕田則僅有六百萬町，糧食缺乏，於此可見一斑。

關於第二項，日本欲謀生產增加，除從事農業上改良之外，同時注意開墾，擴張耕田，大約日本每年由開墾拓荒之結果，或由土地使用變換而來，所擴張之耕田，可增加三萬三千町之譜。但同時每年用於庭宅工場等建築物，及用於道路鐵路或荒蕪之耕田，亦有三萬七千町之多，結果

每年縮廢之田反超過擴張之田。

關於第三項救濟糧食缺乏，當然一方要使生產額增加，而另一方須減少個人消費，如此方能進生產消費於平衡，而事實則不然，個人消費大有日漸增加之勢。基於以上所述，吾人便知日本糧食不能隨人口增加而增加，其結果必形成人口愈增，糧食愈少之局面。由人口愈多糧食愈少，必成窮蹙無賴，欲挽救此窮蹙無賴之危險，必須侵略我國物產豐富之東北。故日軍此次侵佔東省，實窮蹙無賴之表現。

## 四 東北與日本歷來之糾紛

概自一九〇五年日本戰勝俄國，受美國總統羅斯福之調停，締結朴資茅斯和約。俄國舉南滿既得之權利，一併移歸日本。自是以還，日本便無時無刻不在積極的圖謀吾國之東北。滿洲善後協約，即爲日本向吾國東北進攻之開始；次如鴨綠江伐木問題，撫順煤礦問題，長春琿春諸事件，以及萬寶山案，俱爲日本向東北進攻之有步驟。有方法有計劃底行動。追溯往事，能勿愴懷！翹首今日之東北，猶能無所慚乎！

滿洲日俄之戰，日勝俄敗；因美總統羅斯福之調停，日俄締結朴資茅斯和約。計十五條，就善後協約中關於中日交涉處者二條，另於附約中規定：「兩國締約爲保護滿洲鐵道於每基羅米突得置二十五名之守備兵。」如是，吾東北之門戶遂綠之而洞開。於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日本派小村壽太郎來北京，與中國全權大臣慶親王奕劻、瞿鴻禨、袁世凱結中日滿洲善後協約。斯約成立，在表面上雖爲日本代俄國有遼東租借地與東清鐵路所獲之一切利益，但實際上言之，日本已擴張其利權於朴資茅斯和約範圍之外矣！

鴨綠江  
伐木問題

滿洲善後協約附約第十款，有「設一中日木植公司在鴨綠江右岸地方採伐木植」之規定。清政府僞於日本之威脅，卒由外務部會辦那桐與日使林權助訂立採木公司章程十三條，時清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事也。名義上雖由中日合辦，然大權操諸日人手。日本對東北之實業侵略，此其尤著者。

撫順  
煤礦問題

光緒三十三年時，日使林權助，強辭援引「撫順煤礦爲東清鐵道之附屬事業，依朴資茅斯條約第六款，與滿洲善後協約第一款，應歸日本所有」，向我外務部交涉。我外務部以該煤礦在東清鐵道三十里外，不予承認。而林權助復以俄國會修礦坑爲藉口，相持未下，遂成懸案。

間島問題

清光緒時，吉林將軍銘安，令韓民移出間島，日勝俄後，由齋藤中佐率兵入間島，

公然與中國抗爭主權。我方向日提出抗議，日不答，中日之懸案，此其二矣。

新法  
鐵道  
問題

日本經營東北，無時不在進展中，營口英商勸中國修造新民府至法庫門之鐵道，日政府聞之，公然強詞援引「新法鐵道係南滿並行線，并根據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之中日會議錄提出抗議。我方無如之何，擬交海牙和平會仲裁，日方拒絕，遂爲懸案之

三。

營口  
支線  
問題

營口支線，原爲運送材料便利起見，但南滿告成後，須將該綫撤去。日勝俄後，南滿線主權歸于日，我方根據明文，要求日本撤去。日政府一味抵賴，遂成懸案之四。

吉長  
新奉  
問題  
及吉  
會線  
問題

日人以得寸進尺之野心，要求清政府向彼借吉長新奉兩線之營造資金。竟於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派阿部書記官再與我國郵傳部訂立兩線借款續

約。此約成立後，日復要求將吉長線延長與朝鮮之會甯鐵道相啣接，並照吉長線例，由南滿鐵道會社借資金之半建築之。我政府反對，遂成懸案之五。

安奉  
鐵路  
問題

安奉鐵路者，築於日俄戰時，日俄締和後，自應撤去或由我方收買。詎日本

反以強硬手段，要求清政府載明於滿州善後協約之附約中。厥後東三省總督錫良要求日本撤退該鐵道之守備等等，俱爲日領所拒絕。而日政府反向我國提出最後通牒，聲勢洶洶。清廷只得仍命錫良與奉天巡撫程德全與駐奉領事小池締結安奉鐵道協約，時宣統元年七月四日也。後又于七月二十四日，由外務部會辦梁敦彥與日使伊集院義吉訂立間島協約及滿州五案協約。是役也，前此中日間之諸懸案俱解決，而南滿已完全落入日人勢力範圍之內矣！

鴨綠江架橋問題

鴨綠江，原爲中韓之國界，但日本要求租得安東後，即想以安奉鐵路與韓鮮境相聯絡。日本要求在鴨綠江上架橋，所以便於侵略耳。清政府被其脅迫不已，卒以自鴨綠江中心，至西岸架橋之一半，准安奉鐵道契約，十五年後賣還中國，照各國國境汽車接觸之通例辦理。許之。是約一成，日本侵略我東北之野心半遂矣。

三電線問題

南滿鐵道附屬電線，日俄戰後日本即取作公衆電報之用。我方提出抗議，無效；結果依日本之要求，確定爲公用電線。又日俄之役，日在南滿自由敷設電線，原定戰事結束後，歸我國收買。幾經交涉，始由我國收買；但實際上，仍由日本自由使用。旅順芝罘間之海底電

綫，日俄戰後，日本要求將該線直達芝罘之日本電報局，我國雖竭力反對，終亦許以使日文電訊無阻礙之權利。

### 二十一條

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政府命駐華公使日置益破國際慣例逕向我國元首袁世凱提出要求二十一條，分爲五號。其第二號之七條，完全爲侵略東北之表示。

### 鄭家屯事件

鄭家屯，卽今之遼源縣。鄭家屯距離南滿鐵道，日本殊無駐紮守備兵之必要及權利。

民國五年八月，日本徇日商之奔營報告，不惜開來大隊，將遼源之官署，完全佔據，更以華軍包圍日軍爲辭，向我外交部提出八條要求。至民國六年，卒用公文交換了案。日本之蠻凶，可以想見。

### 長春事件

民國八年，爲吉督孟思遠調京內用事而起之長春中日軍衝突事件，日政府命駐京日使向我外交部提出六條要求。經再三磋商，方得由我國提出對等之要求，並正式

換文，始告終結。

### 琿春事件

民國九年十月二日，韓獨立黨人，由雙城子率同俄匪，潛入琿春，焚燒日本領事



館，及日本街市。日政府聞訊，除派大軍進理春外，並派軍佔據和龍、延吉、東甯等五縣。結果經我國派軍，驅逐韓獨立黨人及俄匪，而日本仍做鄭家屯事件，設置日本警署。噫！日本之貪得無厭，可謂甚矣！

**設領** 臨江，屬遼甯，在鴨綠江之東北端，與安東縣之在西南端成爲一線，與朝鮮亦正爲一衣帶水之隔。地非商埠，殊無准許外人設置領事館之可能。而日本擅在臨江設置領

事，中國民衆甚爲反對。日使反聲言臨江設領，係日政府既定政策，礙難撤銷，且向外交部要求通知東北當局，鎮壓臨江民衆，勿反對設領。後經駐奉日領，與東北當局，議定臨江日領日兵均撤回。臨人亦停止排日運動。

**米雙**  
**珍案**

今夏遼甯縣日站附屬地日本警察，用煤油灌斃回民米雙珍案，自經遼陽縣向日方交涉，提出懲兇賠償條件後，日方始終支吾抵賴，不肯認過。致激起遼陽民衆公憤，起而組織米案交涉後援會，尤以回民更爲忿慨。清真教屢次開會，討論應付辦法。督促縣當局，嚴重交涉，誓爲後盾。瀋陽各界，對於此案，亦紛起聲援。遼陽地方法院檢察處爲慎重起見，特將前經遼

陽官立醫院醫生魏晨光（英人）解剖米屍時，取驗肺部之液體物一百格蘭姆，裝瓶加封，解送遼甯高等法院檢察處，由該處轉送小河沿施醫院詳加化驗。經醫生化驗結果，證明確為冷水與煤油混合物，並無肺癆菌存在其中。當經出具鑑定書，連同原送化驗物，一併交還高檢處。該處即據情呈報省政府，請轉飭外交特派員辦事處，向日方嚴重交涉。遼甯國民外交協會，以案關民命，特派該會幹事朱煥階，前往遼陽實地調查，以明真相。朱氏事畢歸來，稱：米雙珍向在遼陽附屬地內開設牛肉舖，小本經營，尙足自給；平日爲人亦甚端正。因同院住有日本婦女大西氏，素以放印子錢爲生，前因外出討債，數日未歸，日警遂疑爲米所害，捕送警署。威逼口供，米以實不知情，當然不能承認。日警遂以毒辣手段，用煤油灌注米之口鼻，傷害肺部斃命。日警因無實供，而釀出人命，乃僞稱米因肺病斃命，令其家屬將屍領回。米之家人，報告中國官廳。經縣府派員到場檢驗，無法證明因何致死。遂令其家屬先照回教禮，舉行下葬式。復將屍體送醫院解剖，見死者之肺一葉脹大，一葉縮小，當時雖經檢驗，未能加以確定。後經完全證明，案乃大白。米氏之死，當由日方負其全責。但日方一味圖賴，不肯承認，地方民衆，無不悲憤填膺，是案也，亦無相當之交涉效果！

萬寶山案

本年五月，萬寶山案件發生，糾結不解，農民屢署官府解決。但日領始終以維持韓人既得權利爲詞，不肯停止挖壕工作。壕成數丈，長二十里，馬家哨口築壩成功，水已將入新挖壕內。日領館加緊工作，督促韓人於六月底完成，伊通河因下游築壩，致上游水勢日深，漲溢出岸，水勢洶湧，農民既痛良田之被挖，復懼禾稼被淹沒，有利害關係之鄉二三區農民，推村正爲首領，於六月三十日，決議於七月一日早，每戶派壯丁一名，齊集腰窩堡，自動平填水溝，是日並殺豬插血，共同立盟，與日警抗衡到底。七月一日早六時，萬寶山一帶數十村農民，齊集腰窩堡，共到七百餘，各持鎬鍬，由代表曲湘樓、孫榮卿等領導，仗白布硃書大旗四面，上書「我們大家身家性命所關的熟地，經不法的人，挖掘溝壕，斷成兩截，害誤大家工作，屢呈官府，迄無辦法，迫不得已，除由我們自決，實行正當防衛手段，一面自行恢復原狀，以便耕作，一面要求官府，責令不法的人賠償損害外，特此露佈周知。」萬寶山農田被害人公啓。七時許，至前馬家哨口伊通河岸，韓人仍在築壩，在場監視之日警，則有六名，農民到後，插旗地上，即分段平溝毀壩，溝爲壩平者十五里，壩則完全被毀，當時日警出頭攔阻，質問理由，農民代表則答以平填溝壕，便利耕作，非來尋釁，日

警理屈詞窮，其中一人，遽執住代表衣袖，大撞羊頭，另一人則倒臥溝內，盡情無賴，但農民仍進行其工作。至十二時，溝已填平，農民整隊而去。行前，日警詢以明日來否，代表答以仍來。匪來若干人，答今日七百，明日一千。日警忿謂：如明日來一千，可帶一千具棺木，我帝國今晚發兵，飛機，大砲，機關槍，炸彈，均備。來一千，死一千，不令一生還。農民去後，日警即以傳書，向日領館告急請援。二日早，即到日警三十名，攜有步槍，手槍，及大批子彈。由日警察署主任中川義治率領，分散於水溝左右。至八時許，各村農民仍在腰窩堡集合，荷鎗前來，抵馬家哨口。日警主任中川，率武裝警察，日警到時即開槍射擊，遂致釀成巨案。嗣後我方向日政府交涉，日政府終不認錯，且嗾使韓人慘殺我僑韓同胞。

#### 中村事件

中村游歷興安嶺，係用農學博士研究史地名義，其實在目的，乃為刺探我國防秘密。不知因何失蹤，日本政府竟硬指中村被害。蓋日政府宣稱：「陸軍步兵上尉中村麗太郎。及前騎兵伍長井杉延太郎奉參謀本部命，偕昂昂溪昂榮旅館主伊木延太郎等一行共五人，攜帶中國護照，於六月上旬經由哈爾濱發，往興安嶺視察。原擬兩月即返，但出發而後，杳無

消息。當由哈爾濱特別機關派員調查，據報告中村一行於六月二十七日左右，抵洮索鐵路終點葛根廟附近之民安鎮。正在該處飯館進膳之際，突有興安屯墾隊第三團所屬官兵數人進館檢閱，命中村一行停止旅行。示以護照，亦無效，竟被拘捕，槍六挺，及隨身衣物都被掠去。不經提示任何理由，竟將中村一行綁赴該兵營後之山林中槍斃。七月一日復堆積木材焚燬屍體，而此種消息，則又得之於朋分中村等遺款之一中國軍人。

但我方以爲中村爲現役之陸軍上尉，并攜帶槍六枝之多，其是否有輟出護照上明定範圍之行動，讓成意外之變故，其誰能必就令中村果真失蹤，我方亦不負何種責任。加之興安區地方不靖，蒙匪出入無常，民國十八年時我方已照會日本，禁外人前往游歷，原案具在。中村不顧我國照會，膺負特種使命，故意冒險深入，發生變故，實由自取。我方更可以不負何種責任。况中村有無其人，尙屬一疑問。卽如日所宣稱，我方亦已將此次事件之嫌疑者屯墾軍第三團代團長閻玉芳，在洮南扣留。詞日本不憚張大其詞，並聲言欲在滿洲武力示威之景象。總之日本圖謀滿洲之野心，無時或釋也。

## 五 暴日入寇東北之內幕

此次日本暴行，備而言之，是日本帝國主義之最後掙扎。與其說是日本對中國之威脅，不如說日本軍閥與資產階級內受左傾思想與不景氣之威脅，外受中國民族運動與蘇俄五年計劃之威脅，「先下手爲強」，乘中國水災與內爭之機緣，稱兵入寇。此是證明日本帝國資本主義之沒落，同時證明日本之軍閥與資產階級在作最後之殊死戰！

暴日入寇東北之預謀及欲永久佔領了均採詐取巧奪之手段者，蓋尙不知中國民性，究竟已否死完，深恐一旦齒莽，或致失敗，不敢遂率爾從事。然日人吞併中國之心，日甚一日，每覺此種詐取巧奪之手段，殊費

周折，又甚迂緩。爲一試急激手段起見，遂有今日東北事件之發生。今以東北事件爲中心，向前一看，向後一察，卽知日人現已一步一步改變其暗進政策而爲明取主義矣。在此事件之前，有數事可特別注意者，爲任宇垣一成爲朝鮮總督及內田康哉爲滿鐵總裁，增兵朝鮮，設置滿洲常川師團，及本莊司令官密令駐軍偵察地勢等事。按宇垣爲日本之陸軍派，主張大陸政策最力者；內田則又爲老派人物，其來也當秉乎元老之鐵路政策。至增兵朝鮮事，據南陸相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陸軍三長官會議席上聲明增兵朝鮮問題時，有「將來如有戰事發生，由朝鮮立派有力部隊，進出滿蒙，較由內地派遣，其迅速與作戰效果，不可同日而語」云云，可見增兵朝鮮，卽所以欲用兵滿蒙。至若設置滿洲常川師團及本莊派兵偵察地勢等，更爲已經預備作戰之工作。當時國人及政府，對此毫未注意，不思預防，於是此次東北事件發生之時，日人由朝鮮調兵出發矣。本莊軍隊進佔時，已能洞悉各要害之處所及路徑矣。日人之佔據瀋陽既成功，知華人確係毫無準備，於是又於次二日襲佔吉林，更派若干軍艦開赴青島，南京，漢口，上海，海州等處，深入腹地，蓋彼已深知中國之毫無國防計劃矣。以前以增兵及偵察等事爲試驗，遂成佔領東北之好夢，又安知其不

以佔領東北爲試驗，而進一步完其全佔中國之野心耶？此次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及其外交當局急以此事係日本軍人一時意氣用事，自由行動之說，朦混世人，卸去責任。中國報紙乃竟以此項消息登載，致使腦筋簡單之國人，滅轉其注意力，甚至以此說爲真，遂云旣爲武人一時之意氣無多大關係。嗚呼！國人，殆將麻痺矣！今以下列數事，證明其爲日本政府之預謀，非軍人之自由行動。（一）日本素以政體健固，民氣統一爲榮耀，果此次爲其軍人之自由行動，則不啻謂政府並不欲如此，人民並不欲如此，是政府已失其管轄能力，政體不健固矣。然而事實上，殊非若是。（二）日本政府旣謂此次事洵係日本軍隊之自由行動，則是不法，應對中國道歉賠償，而嚴懲其軍事長官，方不失爲有人格之政府。乃事發之時，謊爲自由行動，事過之後，反認爲自衛舉動，且駐朝鮮日軍擅自出動，日內閣竟正式追認。而十月二十二日報載日內閣會議（二十一日）又決議再由間島出兵，日軍部亦已準備動員云云。是政府已贊成其軍隊之行動矣。是政府已與其軍隊採取同一態度矣。（三）藉云其行動係出於自衛，請問中國軍隊何曾向其軍隊進攻？即退一萬步言之，我國軍隊有拆毀鐵路之嫌，然日人爲自衛計，防止中國可矣。何以進佔瀋陽吉林？又何以於最短時



間以內，佔領寬城子，牛莊，安東，營口，撫順等要地？苟非由政府先爲預謀，定好通盤計劃，何敢如此大做特做？（四）若云日本政府無節制軍隊能力者，何以日政府爲避免與俄人衝突起見，禁止軍隊向哈爾濱北進？以此爲例，則日本軍隊之能由瀋陽，而吉林，由南滿線，而北甯線，而四洮線者，確係先得日本政府之意旨矣。總上所言，可知日本政府爲欲避免國際干涉，故稱政府事前不知，爲欲減輕中國民衆注意，故稱軍隊一時意氣，奸計百出，國人萬勿受愚。日本之侵掠東北，爲永久性之佔領，日人前此之出兵濟南也，濟南爲中國沿海門戶，苟欲長久佔領，必致引起列強反感，於是不得不撤退軍隊。東北之形勢，似非可同日而語。東北處於中國之邊疆，接壤之國家，惟日俄而已。日人苟與俄人訂好日不北去，俄不南侵之約，則日人竟可成其永佔東北之迷夢。吾人試思及下列數事，即可知隱憂之大：（一）日人佔瀋後，卽委土肥原大佐充瀋陽市長，管理一切民政。其餘官員，皆由居留民聯合會中選舉。近雖另委趙欣伯接充，而其權仍操諸日人之手。（二）日人改名瀋陽街市爲町，嚴令商店開市，並照大連辦法，徵收營業稅。（三）日兵強迫瀋陽中國警察，均着日本制服。（四）日兵強行改組吉省府，取消邊署，改吉林省長官公署，員吏中日各半。（五）日人忍用武

力長久佔據東北，將必激成世界之反響，於是異想天開，竟沿用三十年前亡韓故智，公然鼓吹滿蒙獨立，使滿蒙脫離中華民國，供彼日人利用併吞。回憶日兵佔領濟南時，對於市政及商業，俱未干涉，蓋欲言市政及商業，則必欲永久佔領該地，方有注意及於此等事項之必要。日軍佔領瀋陽吉林後，既然經之營之，必也愛之不忍棄之，而後如此。國人慎勿以此次佔領東北，與前次佔領濟南，同等並視，而冀其能有撤兵之時也。

### 暴日入寇 東北之三 大原因

日本此次以暴力侵佔遼吉，考其原因，有下列三點：（一）一九三二年是蘇俄五年計劃完成之時期，倘使五年計劃完全成功，根本就動搖日本在滿洲之利益。日本爲先發制人計，乘其計劃未成，及中俄尙未恢復邦交之今日，進兵侵佔東三省，以杜絕蘇聯工業品之流入，盡量銷納本國之過剩商品，同時可將東三省作爲進攻蘇聯之根據地。（二）日本對於侵略滿蒙如此之積極，最大原因，卽爲日本有八百萬過剩人口，二百萬失業工人，工業是不景氣，財政是無辦法，所以在濱口內閣時代，就有金能禁政策之步驟。高麗之土地是貧瘠不能發展，國內又無巨量原料供給，因是日人對滿蒙之侵略，更是急切萬分，不能不實行採補方法，去挽

救本國頹運。(三)最近歐美各國，均以經濟危機日趨嚴重，一國之財政動搖與社會不安，足以牽動所有其他之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彼等現在俱忙於應付本國和有關係國家之財政與經濟問題，暫時無暇顧到遠東，於是日本因減少此一顧慮，二十餘年之滿蒙計劃遂開始用武力宣佈出來矣。

東北交通  
發展影響  
滿鐵收入

東北年來鐵道事業，日就發展，輪軌四通，範圍日廣，因特設東北交通委員會，以高紀毅為委員長。其所轄範圍，有北甯路，（高為局長，勞勉為副局長）四洮路，（何瑞章為局長，吳放安為副局長）洮昂路，（萬國賓為局長，萬咸章為副局長）齊克路，（萬國賓為局長）吉海路，（李銘書為總辦，文迺芳為幫辦）吉長路，（郭續潤為局長，齊耀塘為副局長）吉敦路，（亦由郭齊兼任）瀋海路，（張志良為總理，陳樹棠為協理）呼海路，（高雲岷為總理，萬國賓為協理）以上僅就吾人所知者，尚有洮熱等路，一併列表於次：

路名	起	止	地點	何年	完成	里數	
北甯	北起	瀋陽	西南入關	至北平	光緒卅三年	完成	八四二公里

呼海	北起海倫	南迄呼蘭	民國十七年完成	二一二公里
齊克	東北起克山	西南迄齊齊哈爾	未竣工	二〇四公里
洮索	西北起索倫	東南迄洮安	未竣工	一四〇公里
吉敦	東起敦化	西迄吉林	民國十七年完成	二一〇公里
吉長	東起吉林	西迄長春	民國元年完成	一二七公里
洮昂	北起昂昂溪	南迄洮南	民國十五年完成	二二四公里
吉海	北起吉林	南迄海龍		一一〇英里
洮熱	北起洮南	南迄承德	未竣工	四七〇英里
長洮	西起洮南	東迄長春		一八〇英里
開海	西起開源	東迄海龍	民國十六年完成	一二〇英里
四洮	西北起洮南	東南迄四平街	民國十二年完成	三一二公里

總觀以上，可知東北鐵道事業之發展，爲年來最可差強人意之一事。而日人所經營之南滿

鐵路，遂因是收入銳減。故日人對東北當局恨之刺骨，無日不欲進攻，此次入寇遼吉，此亦一大原因也。

暴日入寇東北之目的

此次日本揮軍進佔東三省，其目的是在經濟。日本因爲世界五大強國之一，其實亦不過外強中乾。正如一富戶之小孩，後天營養，雖得其法，先天稟賦，乃甚脆弱。值此全世界不景氣之時，日本乃首感困難。蓋其原料稀少，煤鐵缺乏，鋼鐵業落後，遂停滯於經營工業階段，此其一。美印棉業，佔據中國之市場，人造絲亦爲美貨排日之傾向，致使日本養蠶業及製絲業，均瀕破業，此其二。工商業凋落，資本家厲行緊縮政策，失業者日增，人民生活惡化，此其三。本國內經濟既如此凋敝，平時虎視眈眈之東北，此刻乃不得不佔爲己有，於是急不暇擇，不能顧及國際間之一切正義，公理，法規，與條約，而有此次暴行事件之發生。

## 六 暴日橫行東北之寫真

自九月十八日下午九時，暴日突然襲擊瀋陽，十九日早晨，完全霸佔瀋陽城後，而安東營口、長春、吉林等處，亦被暴日侵佔。官民財物，搶劫一空，數十年來經之營之的東北，俱宰割於暴日鐵蹄之下。暴日之慘無人道，已是罄竹難書。一月來所以設計摧殘我東北者，無微不至，所以籌謀吞併我東北者，亦無所不用其極。國人乎！東北固吾國之疆圍也！今者，日人升堂而入室矣，國人瞰彼強盜之行爲，能毋潸然出涕乎！爰將一月來暴日橫行東北之情況，摘要寫真如左。

### 暴日襲據瀋陽之經過

日人果於十八日晚十時，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佔據我瀋陽。日人之謀佔東北，處心積

慮，已非一日；近假中村事件，決定爲悍然之處置。在事前，日軍卽由大連祕密開到一師團，暗爲布置。五六日間已經妥貼，乃於十八日晚十時許，突下進攻命令，分爲三大隊。由南滿站向省垣進撲。第一隊計分三支：第一支爲步兵，第二支爲機關槍，第三支爲砲隊，銜枚急走，直攻北大營，共布五道戰線。步兵最先，後方以重砲掩護之，立陣於昭陵東面高阜上，直向北大營內轟擊。砲兵開火後，步兵卽進迫營門，機關槍聲如爆竹，砲火劇烈，全城震動。居民突聞劇變，多從夢中驚醒，惶駭無措。北大營事先毫無覺察，當然無絲毫之戒備，及聞砲聲，猶以爲日本兵演火操，不以爲意。嗣因砲彈落營內，庫房擊毀，驟起火，始大驚疑。羣趨營門外瞭望，則西南一面，已被日軍所包圍。火線猛烈，彈落如雨，比及突出重圍，兵已傷亡過半矣。日軍猶慮營內尙有伏兵，前線步兵不敢十分挺進，祇以極猛烈之砲火相威脅，越廿分鐘後，日軍砲火益形劇烈，大營之內，火起數處，而營內仍無動靜，始衝進營內，詳加搜索，知中國軍隊業已退出，除將遺留之軍械子彈錢款悉數掠去外，并滿營縱火，而東北十餘年來所築之唯一兵營，遂成灰燼。北大營既已佔領，而日人之砲火，迄未稍歇，直至十九日八時，而砲聲槍聲，猶自隆隆，九時之後，方始停止。而北大營內然猶烟燄彌天，未嘗少熄，居民

北望，無不揮淚。而婦人孺子，以及小學生，更有痛哭失聲者。此爲日本第一隊攻陷北大營之情形。

第二隊直向瀋陽城東，東山嘴子之東大營進攻。東大營爲東省第二大營房，規模之廣大，雖視北大營稍遜，然猶容軍隊十萬人，祇因地境稍僻，事前未有聞，凶狠大敵，突然當前，軍心憤駭，自不待言。而中下級軍官，尤爲激昂，詎以電話詢北大營，而電話不通。轉向東北邊防署打電話，亦不通。蓋此時所有省垣一切電線，早被日人割斷矣。各處電訊，既已隔絕，方知情勢惡化。中上級軍官，正急籌應付之際，而北大營已起火，火光燭天，至是方知北大營已陷落日人之手。北營既陷，援應已絕，僅僅東營一面，孤掌難鳴。不得已亦整軍退出，將官流涕，兵士痛哭，悲號之聲，聞於遐邇！日軍遂攻入營內，大肆搜索，所有一切軍械子彈錢款以及一應緊要品物，悉被搜掠淨盡。此爲日本第二隊攻陷東大營之情形。第三隊直迫省垣，分爲三路進攻：第一路，攻商埠地南市場，首先襲入商埠一二公安分局，日兵對於東北軍隊，猶或有相當之戒心，至若公安隊警察，早已視如無物，突施包圍，先行割斷電線，次則強迫繳械，將所有公安局內員司兵役，悉皆軟禁一室。嚴密監視，不准外出。通日語者，略爲抗辯，非毒打即槍殺。公安機關佔據後，即佔據一切官廳公署，緊要品物，悉被



掠奪。各機關之首領員司，除徵服逃避外，悉被日人軟禁。第二路攻商埠地北市場。十間房之公安分局警察，見日本守備隊洶湧而來，初尙認爲日軍實彈演習。因此種無理之自由行動，久已司空見慣，尙未介意。及見日軍擡升電桿，割截電線，乃始上前制止，日軍遽發槍命中仆地。局內警察聞槍聲，知有變，羣出應援，雙方遂發生衝突，互有死傷。既見日兵益形衆多，乃知形勢重大。除當場被繳械外，餘悉四處奔避。第三路，日軍約七百餘人，襲攻省城，於大西邊門外分成兩股：一股由大西邊門侵入，一股由小西邊門侵入。除將小西關四公安分局包圍外，卽直闖入磚城，包圍第一公安分局及憲兵總司令部。一面割斷電線，佔據電話局，有線電局，無線電台，於是電報電話完全不通，內外消息，完全隔絕。然後侵入東北邊防署，省政府及一切重要機關，與東三省官銀號，中交兩銀行，各銀行，各儲蓄會。所有駐在省垣內之軍隊與警察憲兵，悉被繳械。日軍侵入各大機關後，恣意搜索，銀錢及貴重物品，悉被掠奪。十九日晨，城關各地大小街巷，遍布日本軍隊，不可勝數。斷絕交通，市上除聞有一二叫買青菜者外，冷冷靜靜，杳無一人，大小商號，一律閉門，停止交易，而槍聲砲聲，時斷時續，商民惶惶，憂恐萬狀，直至正午十二時，街上形勢稍見緩和，漸有行人，而城內搬家遷

居之車輛，絡繹於途。官方一切行政，完全停頓。警察與軍隊，則更不見一人。當日軍第二隊進攻東大營時，行至東門外，即分兵爲二：一部進攻東大營，一部即包圍兵工廠，及各軍械製造廠，各儲藏倉庫，與糧秣廠，被服廠，迫擊砲製造廠。除將廠內各部完全封鎖，派兵把守外，所有各級員工，其在廠內者，悉皆軟禁，完全失其自由。復次則包圍東北航空處，除將處內所有技師工匠駕駛員航空學生等，完全監禁外，並將廠內所有各式飛機上重要機件，全行卸去。倭人用心，可謂狠密已極！

省城各機關完全佔據後，即分遣軍隊，包圍中等以上各校。東北大學南北兩校，尤爲日人所注目。該校教職員與學生，凡身著洋服者，輕則被毒打，重則被槍殺，尙有解往他處者。其他中等各校，亦復如是。此外街市行人，凡遇著洋服或中山服者，亦皆被拿問，無一幸免。惟是工業區公安六分局，於夜間日軍進攻該局時，曾爲激烈之對抗，局內警察僅三十餘名，以與日軍數百相抗。兩方肉搏，幾亘三小時，日軍殊受鉅創。後因局內子彈告罄，外無應援，遂被日軍攻入，然猶持械殺敵拚死支持半小時，終以力竭全行被執。於是忠勇健兒數十人，同時被害，日人爲洩憤計，將此數十人悉皆碎首折脊，挖胸洞腹，肝腦塗滿地，心臟映天日，血漬殷紅，潤遍沙土。

日本軍隊，以載重汽車數十輛，將東三省官銀號內所存現款，完全運入附屬地內，汽車往官運巨數小時，東省歷年庫藏，爲之一空。

記字會之担架隊百餘人，赴北大營救護受傷軍隊，抬往公立醫院，歷時半日，尙未蒞事，死傷之重可知。

日人機關報，發出號外，撒遍滿街，略謂昨十八日夜，北大營陸軍拆毀南滿鐵道一部分，故槍聲隆隆，終夜不絕云云。寥寥數語，已足窺日人用心之所在。日本軍隊平白無故，圍攻我軍營，佔據我省城，不惟我全國軍民所共憤，亦爲列強各國所驚詫。故此捏造事實，強入我罪，以爲將來干涉之地步，宣傳之藉口，此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嗚呼！上帝其鑒諸！我北營軍隊，紀律嚴明，日夜工作，何至拆毀日人之南滿鐵路？試問拆毀其鐵路，又將何用？亦復何利？我北營嚴明之軍隊，何至出此三歲小兒，有以明其虛誣矣！然當今之世，強權卽公理，勢力卽正義，久爲萬國所公認，今日人既已有此強權，有此勢力，又何所爲而不可者！

## 瀋陽被佔後之日軍獸行

青年學子多被日軍驅逐，衣物錢財皆失，均有四顧茫然，逃生無路之感！女生尤爲慘痛！日軍奸污女生之情形，足以代表日軍暴行之一般。查當十八日夜間，日軍開始肆其殘暴行爲時，東北大學學生均集於宿舍，驚懼與憤慨之念，交熾於胸中。未幾，聞喊殺之聲與鎗聲，由商埠漸逼漸近。各生知日軍目的，將注意該校，亦惟有聽命由天，靜觀其變；正猜疑間，突見日軍及便衣浪人二三百名，由校外蜂擁而入。鎗彈亂發，入門卽向各宿舍及教室搜查，用刺刀木棍揮打各生，驅使卽刻離校。稍一遲迴，卽遭殺傷。各生遂被驅於校外，女生宿舍係在另一院，同時亦被侵入，侮辱威嚇，較男生尤甚。當時逃出之某女同學，曾目覩日軍獸行一幕：有附中一年級生陳女士者，年纔十五歲，因訪大學女生某女士未歸，卽與某女士同處一室，日軍闖入，醜陳之貌，強行奸污，某女生年長於陳，且擅運動，膂力甚強，視狀性急，持窗台花盆猛擊日軍，日軍被擊大怒，卽奪刺刀刺女士之腹，登時腸出血流而斃。類此之事，到處皆有，全校死難者，共二十餘人。馮庸大學，亦遭同等慘劫。一般人

之死傷，尤難數計。日軍且於事後焚屍滅跡，雖胡匪之殘暴，亦不至此！

當十八日夜間十一時十五分，居民突聞鉦響一聲，發於西北方，事後始知卽日人故將南滿路長春線柳河橋炸毀。該橋距北大營較近，卽誣爲被我軍所炸，謂彼之暴行，乃出於保護鐵路，以圖將開贖責任，委之我方。此聲過後，並繼以大砲及步鎗之聲，砲彈經商埠飛鳴而過。炸落方向，則在北大營，鎗聲，則四面八方皆有。進攻北大營之日軍，均着灰色軍服，冒充我軍，首向最西端營房進攻。我軍退却，日軍遂卽闖入，見爲空營，乃縱火焚燒。北大營東端有兵一團，被日軍包圍，於天明後始設法退出。同時，日軍向兵工廠，糧秣廠，被服廠，迫擊砲廠進攻。因邊防司令公署不許抵抗，故先後被日軍占領。另一部份日軍則由南滿站進攻，商埠及城內並各警察署，每至一警署，卽開鎗一排示威。警察亦奉有不准抵抗命令，故聽其繳械。惟商埠一二分局各死警士五六名，工業區及皇姑屯各死警士十餘名，同時日軍將在商埠之要人住宅，一概佔據，其步驟係先由兵士搜查，然後卽由載重汽車隊將財物搶去。不能載走者，卽予搗毀。朱光沐榮臻劉多荃于珍吳泰來臧式毅翟文選等住宅，均搗毀掠劫一空。翟及于珍吳泰來之子，均被日軍綁去。日軍攻入大城，係由預先

埋伏之便衣隊爲內應，正式軍隊則於西南城角倒塌之城堵爬入，用鐵甲汽車侵佔副司令住宅，將所有財物全數搶去。在門首貼一日本領事館佔領之條，其餘各機關則貼日軍佔領之條。二十日早各檔案集於一處，用火燒燬。

### 暴日強佔長春之詳情

駐遼日軍於十八日午後四時，全部出動二千五六百名，襲擊東北軍北大營，我軍奉令退讓，不加抵抗，日軍入城，首將遼甯商埠警察武裝解除，最後佔領我軍政機關。駐長日軍第三旅團司令金川中藏，團長長谷部照悟，以日軍佔領遼甯，長春日軍亦應同時策動。竟於十八日午後四時，即散發檄調在鄉軍人傳單，集合待命，我方不知也。九十兩時，用市街長途汽車先將城內日僑及財物，祕密接入租界，十數輛汽車往返搬運。至夜十二時許，日軍爲掩華人耳目計，利用消防隊汽車十數輛，密運大鎗二百餘枝，分發日警取用，（平時日警不佩鎗）其餘一部，概發給日本商民召集在鄉軍人團隊聽候命令出發。至十二時五十分，日軍警奉金川長谷等密令，由日界東

大橋至西公園，南至公園八島橋一帶，北至二道溝三不管散步關，及中東路站南溝沿地方，一律分兵扼守，並在附近高粱地內伏兵佈哨，各要塞路口概設武裝警隊，梭巡瞭哨。迨至十九日早二時許軍事配佈完竣，三時三十五分下總攻擊令。四時轟然砲響，死亡徧地矣！

駐長日軍第三旅團團長長谷，奉金川司令命，於十九日早三時三十五分，督指三旅團四聯隊長大島等，率兵一隊，約三百五六十名，帶機關鎗四架，陸戰炮二門，實行進攻二道溝我東北軍第三營部。各日兵到後，先在營前架鎗吊炮，一面將我營部包圍，我軍第三營長傅冠軍，因十八日夜奉吉林邊署熙代司令電命，如日軍進攻，不加抵抗，全部退讓，聽候交涉解決等語。因有命令在，故未對抗，日軍散兵先將三營包圍，日武官某闖入營內，面見傅營長，傳問何事，該日官則云繳械。傅答：退讓則可，繳械不行。不料日武官出手鎗，先將傅營長擊斃倒地。此時營外日軍，聞已開彈，即以機關鎗掃射，兩側日兵以大鎗攻擊，溝南及四外伏兵同時開炮，向我二道溝車站及三營部等處進擊。我三營士兵見傅營長被擊身死，益有旁皇無措勢。日軍乘我無備，又有退讓命令，三營士兵當然等死。自上午四時十一分起，開始攻擊，至八時念二分炮火始息。結果將三營士兵全部繳

械除傳營長被日武官當面鎗斃，三營士兵陣亡八九十名，傷者四五十名，市民死於日軍炮火下者，二百六七十名。日軍自云死三十餘名，傷十數名。東省特別區第七中學校大禮堂，被日大炮轟毀，炸去樓頂，學生宿舍亦被炸毀二十餘間，全校房屋，存者無幾，學生死三四十名，傷二十餘人。中東路警察，全被日軍解除武裝，第七中學生未死，亦被監視軟禁，不准出入。電話電報兩線，均被日軍割斷，消息隔絕。

日軍第三旅團司令金川，團長長谷，以四聯隊及守備隊，攻擊二道溝，易如反掌。惟吉林大批軍隊，屯紮南嶺，數逾兩團以上。深恐武力薄弱，難於攻克，殊不知我方，早已有令退讓。故該司令，電關范家屯，公主嶺，日軍守備陸戰隊一部約三百五六十名，協攻南嶺。該軍奉調後，乘南滿兵車，於十九日早五時，開抵長春。由長谷團長，指撥四聯隊及守備隊一部，兵約一百五六十名，會師夾攻我南嶺大營。南嶺東北軍砲兵第十九團團長穆純昌，第六百七十一團團長任國棟，均奉令退讓，不加抵抗。至日軍前進時，我方哨兵，以爲日軍實彈演習，更未報告準備。此時官兵，多在睡鄉沉迷中，迨至日軍開炮猛擊，始知有異。我軍已退讓不及。此時日軍一隊，兵約數十，由後營牆跳入，以鎗



刺短刀，見兵即刺，逢人便殺，並用鎗擊。致我官兵，無力抵抗。當場被殺斃者數十名，其餘大隊，向東西南三方潰走。機鎗大炮，拋棄大半，幸被炮團馬醫長夏振九，將炮銃炮鈕機件，攜下收存。日軍見我大隊退去，乃用野陸山，迫擊各炮，掩護總攻，並以機關鎗，截擊射殺。我步團鎗炮，尙未損失，惟械庫經于辦事員封鎖，藥彈盡儲其中。被日軍破壞，掠去鎗彈頗衆。由十九早五時十一分開始總攻，在六七八九各小時間，我方炮步兩團各營士兵，正在退讓之時，及附近南嶺大街農民逃難之際，日軍大炮機鎗，火攻十分猛烈。此爲我方兵民死傷最多時期。日軍以我兵退却，尤力督隊追趕，四面夾攻，各路截擊，見是華人，不分兵民，一律射殺。無幸免者。此爲我兵民死傷最衆之第二時期。至十一二兩時，我方士兵均盡退於河東吉長站，城南于家油房刁家山口一帶，所餘者乃少數士兵，因退却不及，被日軍圍困營內，忍死抵抗。而日軍大炮機鎗仍猛攻不已，凡我被困營中之士兵，無一生還，盡葬身於日軍炮火之中。直至下午一時二十分，炮聲漸稀，將我南嶺營團各部，完全佔領。二時五十三分，日軍由大屯小站開來騎兵一隊，增援前方，數約百七十餘名，帶機鎗四架，大炮二門，登時炮火頓烈。除搗破我軍營團部外，騎步兵合攻我軍藥彈庫，其實我設庫兵早已退出，日軍

明知，故用炮轟鎗擊。附近村民房屋，概爲日軍炮毀。逃難農民，又被打死無數。此爲我方農民死傷最多第三時期。總之：自午前五時十一分起，至午後五時三十五分止，日軍炮火，始完全停止。南嶺方面，我軍死二百六十名，傷三四十名，市民及鄉農死約一百七十八名，傷三十餘人。南嶺我軍團營各部，均被日軍完全佔領。

日軍進攻南嶺時，先將長春縣軍用柴草處及糧秣廠縱火焚燒，我方軍草三十餘萬捆，秫秸二十五萬捆，盡付一炬，繼攻南嶺大營。佔領後，於午後一時二十分許，日軍合力圍攻藥彈庫，深恐藥庫伏兵對抗，殊不知早已退出，該日軍故意用大炮攻擊，機關掃射，轟擊五六小時之久。除附近民房炮毀大半外，又將我步炮各營房及二三兩營兵舍，全部放火焚燒。至五時二十分，又將我藥彈庫用炮轟擊，一時烈燄冲天，彈炸如雷。我方農民被日軍擊斃者，又甚衆！南嶺村民房屋被炮毀者更甚多！我方軍隊，未加抵抗。由十九日上午五時起，至午後九時，鎗砲聲稍息，村民房屋及營房仍在蔓延烈燄中。

鐵道北三不管散步關，長春市公安局第一區分局派出所，於十九日六時十二分，被日軍包

圍，將我警士十數名全部拘禁室內，武裝已被解除，電話線亦被割斷，禁出入，斷消息。市公安局鐵道北興運路警察派出所，於七時零五分亦被日軍合圍，我警十數名，被繳械驅散。午後三時，日軍向長春市政籌備處提出三件：一釋放萬寶山案內之卮永德；二自動交出警察武裝；三市面由日軍維持。市政籌備處長不允，日軍即以大炮向市街轟射，最熱鬧之大街，均爲炮燬，起火甚熾。日軍並包圍交署縣政府，縱火焚燒，擄去市處長周玉柄，市公安局長修長餘，及寬城子站特警署長孫佩琛，卽拖於市街間鎗斃。縣長馬仲援，縣公安局長魯綺等則各俘獲。晚八時後日軍一部，進駐萬寶山，並將長春一間堡間鐵道拆毀卅公里，將長春寬城子兩站中俄路員悉數俘去，施以擄掠。路警六段長常尊彝，則被其鞭撻，遍體傷痕。並押令辦理給養，俄路員及分道夫一名，因不聽日軍沒收車站用具，致遭鎗斃。長春寬城子十九早間一度懸掛日幟，十九日夜在米沙子站距長春百餘里，尙聞得隱隱炮聲。所有哈長間客貨車，僅通至密門站。電話電報，十九日夜間十時後，因爲日軍接收，消息不通。日軍連夜自長春向一間堡修築輕便軌，軍隊直有開向哈埠模樣。

## 暴日強佔安東之經過

日軍此次佔領我東北，事前確有最週密之計劃。安奉沿線居留之日本婦女孩提，皆於三日  
前，乘安奉車轉赴朝鮮回國。此等精密手段，我方事前殊未注意。十八日午後三時，安東各機關接  
到北平副部密電，示及日軍有變，命令慎重應付。當時各機關首領，齊集縣政府，開緊急會議。結果，  
亦惟束手聽之而已。此時全市商民，尙毫無所聞。市面亦安靜如常。詎十九日早二時許，日方即派  
機要人員，駕輕便車到我市內，巡視情形。去後未幾，晨五時頃，日方乃派守備隊，來我市內，將縣政  
府，商埠公安局，消防隊，水上公安局，鐵路公安局，及各分局所完全包圍。查安東自民國十二年東  
邊鎮守使湯玉麟調任後，並無軍隊駐紮，僅有少數警察，維持地方治安而已。因此束手無策，惟聽  
日軍任意支配。各日軍皆武裝整齊，荷鎗實彈，手持機鎗，佈滿全市各要區，聲勢備極兇險。各機關  
後院夾道等處，亦皆遍佈日軍，禁止機關人員出入，各機關一律禁止辦公。國人觀此情形，無不潛  
然爲之泣下。一方面日軍並向我方提出條件，着於十九日午十二時內，市各機關自動退出，否則

不免發生意外。午前八時，各機關首領齊集商會，討論應付方法，議決公推海關畢稅務司及商會主席孫朗軒兩氏，赴日本領事館交涉辦法。我方向其所提條件，爲安東地域屬於特殊情形，中國並無軍隊駐屯，僅有少數警察維持地方治安。要求各機關暫不退出，聽候最後解決。但擔保決不發生意外變故云云。日本米澤領事答稱：此事如屬日本警察所爲，該館自能指揮；今乃出於日本軍隊，領事館無過問之權云云。畢稅務司及孫兩氏回商會當衆報告後，衆復討論，決不可如此停頓。乃於一時又推舉孫兩氏赴日領事館交涉，米澤日領允許電日本政府，結果日本政府回電，仍然無效。此後再往交涉，日方則置之不理。於是午前十二時，安東全市武裝警察皆被日軍繳械，連同商團槍支，共計一千餘桿，全經日軍運往日界，各機關全部停止辦公，門口皆由日軍站崗。頭二三道橋中日交界之處，皆有日軍把守，各機關電話，皆由日軍把持，電報局無線電，全被日軍破壞。午前七時由瀋陽開來列車，亦因鐵道破壞之故，延至十一時始行開到，車上不載華人，站台亦封閉，禁止華人往還。各外埠運來中國報紙皆絕跡。本市出版之工商日報市報兩種，亦臨時休刊（聞各報販多被日人毆打甚或至死）。市上僅有瀋陽出版一種華文洋報盛京時報，及日界日文

各報號外，佈滿市，大登日軍佔領奉天，東北軍全滅之字樣。終日市內日本馬隊及日軍步隊，巡各街，聲勢囂張。日本商民及朝鮮人等，均到市內參觀，揚眉吐氣，談笑百出。華人各處逃避，市上小販行人等，被日軍暴打者無數。各機關人員及各校學生，皆不敢穿洋服及制服，因日軍輕則盤問，重則痛打，故皆改服長衫。全市既無警察，完全陷於紊亂狀態，慘酷景象，不堪言喻。日軍並派人各處攝影紀念，而我方則決不敢有此舉動。午後二時半，有日本飛機一架，凌空迴翔示威，繼乃北上巡視。本埠元寶山下及縣政府公安局門前，日軍皆架設重砲，情勢險惡已甚。各商號深恐無人保護，發生搶劫等事，故皆於午後三四時間閉門。下午六時，全市交通斷絕，各娛樂場所皆停止營業。公安局全體局員警士共三百餘人，皆被逼在一小屋內，不準移動。公安隊共計四十二人，終日僅獲一餐，其餘縣政府商會各機關人員，出入皆極受限制，全如囚獸在籠，不容喘息。緝私局電燈廠，亦被監視。午後六時，日軍二十餘人至東坎子地方法院，將監獄鎗支，全部繳械。至晚九時始全載回日界。十二時，日軍將東三省官銀分號及某某銀行地方儲蓄會等機關，碎門闖進，將存款數目取去，並駐軍監視。在擊某銀行鐵門之時，曾鳴鎗一排，深夜有此動作，全市之驚擾可知矣。日軍

馬隊梭巡終夜，鷄犬爲驚。次晨廿日，終日全市銀糧市全停，商號嚴閉大門，不談交易。年前八時，日本飛機三架，翔空示威。十時許，美國飛機二架，亦高翔空際，同時鴨綠江口外開進日本兵艦二艘，美國亦開來兵艦二艘。美兵艦上並登岸三人，至縣政府內探詢情形。午前十一時，各鄉鎮公安分局亦陸續被日軍繳械。同時，市內熱河某要人之巨商榮慶長家亦被日軍闖進，劫去某種貨物若干，機關鎗二支。本市商民學生等，大都逃赴各鄉屯避難，地方情形，慌亂至不堪言。惟日軍亦效安民辦法，着商會散送佈告，其告示原文爲：「大日本帝國獨立守備步兵第四大隊長板津，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本大隊長，茲奉關東軍司令官之命令，現已占領安奉鐵路沿線各地，而以兵力維持治安，保護中國人。我軍軍紀最嚴，秋毫不犯，本隊長切望各該地方一般住民，各宜安堵守業，無庸驚恐。倘若遇有加害日本人，或破壞鐵路，切斷電線，或故意妨礙我軍行動者，均立即鎗斃。並謠傳集合示威遊行等事，一概禁止，倘敢故犯，查拿懲辦，毫無寬貸。特此曉諭，各自凜遵，勿違切切。特此右諭通知。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按係二十日發出）獨立守備步兵第四大隊長板津直純。日方既由板津大隊長負責安東治安，我方乃於午前十一時，由縣長王介公主持，在商會開會，公推縣

政府黃祕書，公安局于行政科長，商會孫主席三人，再赴日方交涉，力言安東監獄刻有犯人五百餘人，一旦無贖鎮壓，必至發生意外，午間乃將監獄鎗支全部發還。濟良所妓女，亦皆被日軍開放；惟日方板津大隊長難已布告安民，而全市仍然驚恐萬狀。午後二時，日方令我方縣政府布告市民，惟二十日晝間，朝鮮人由本埠各商號，將全部竹桿皆強購以去，每竿金票一元，其用意確係削竹代兵，意圖趁此安東無警察保護之際，深夜來襲，我方商民乃益惶恐。午後三時，復派黃于孫三人，再赴日方交涉，決請發還鎗支，以便夜間保護治安。結果：兩方交涉條件，警察鎗支發還半數（無子彈刺刀），市上恢復中國警察權能，各機關門口准換中國警崗。自廿一日起，商號早七時開門，晚五時閉門；各銀行及銀糧交易，所三天內亦設法恢復舊狀。惟全市大權，仍歸日軍掌握，縣政府仍由日軍監視。以上條件，由安東商會擔保，而日方實乃臨時承受其政府命令而行。至午後六時，全市警察已恢復舊觀，晚九時半，日軍沿我各機關及公安各分局所檢查。十時許，九道溝商民爲備防韓人，被日軍開鎗擊死我方警察一名，商民三名。日軍仍終夜遍街梭巡不止。是夜果有韓人八百餘衆，削竹爲兵，紛紛渡江來襲，驟見我方警察持鎗嚴防，無機下手，乃漸散退。但各邊哨地



方商民彼搶劫者甚多。二十一日全市商民，仍然閉門不談交易，小商號間有開門者，銀糧仍無市，日軍照舊校巡，市面驚惶如故；警察雖已恢復武裝，但各機關仍不辦公。縣政府且在日軍監視之下。

### 長春日軍蠻橫之一斑

日軍佔據長春後，其暴行有加無已。分述於下，以告國人。

▲砍伐樹木埋設電桿 日軍在長春市內埋設電桿，裝掛電線，於九月二十五日曾經一度中止工作。不料十月二日，又繼續開工，沿路埋桿掛線，直達南嶺大營。據聞日方以南嶺地當要塞，擬調重兵駐守，利用我軍殘餘之營房，再增築若干兵舍。故埋設電線，專供軍用。大經路已埋至縣政府西四道街路南，大馬路已埋至北門外商埠地，三、四、五各馬路，刻已埋桿大半。查南嶺距城十五里許，日軍司令多門會限電信局，於十月十五日一律竣工通話。目下我市內各馬路兩側之護路樹木，均已砍伐殆盡。多門又於九月二十八日發出所謂諭告，內稱一東北政權業已顛滅，爾等亦失

所賴，不如服從日本帝國之威武。李鎮守使所屬並其他軍隊，均宜來投繳械，若不速來歸順，我軍將行掃勦云云。其荒謬蠻骨，見之令人髮指。

▲恢復電信須說日語 長春有線無線兩電，及長遼哈黑長途電話，舉凡通信機關，全被日軍封鎖，派員監視，設兵把守，不准發報通話，以致內外消息隔絕，通信遮斷，至本月一日，始准恢復吉長之一部。惟雖准發報通話，必須經過日人檢查，方准收發。凡屬軍政情報及新聞電，仍在禁止之列。且電報禁用密碼，通話須說日語，此種限制，與不開放何異！茲將日軍規定復活長春以及吉林之通信章程錄下，其限制與取締，已可概見。(甲)第一總則。(一)本章程關於復活長春以及吉林之中國通信，規定之。(二)爾後長春城內與吉林城內，並由長春與吉林至各地通信，均照本章程履行。(三)現在軍事上之電線，不得為一般通信使用之。(四)中國無線電信，暫照現狀禁止之。(乙)第二施行通信辦法：其一，有線通信。(五)收發有線電信時，須受日本警備司令官或其他指定者之檢閱。(六)日本警備司令官派遣中國電信局為檢閱，在長春暫受關東廳所管電信局員之援助。(七)收發電報，一概不得使用密碼。其二，電話。(八)以電話通話時，照左列辦法行之。一、由長春

並吉林至各地市外者，欲通話者，暫時至電話局，均用日本話爲限，准通話。但在縣公安局電話，准使用中國話，但將監視員派至該局內監視。二、關於市內相互通話，按通信復舊進行准之。(丙)附則，本章程自十月一日起施行之。查上述八條之禁例，已足以箝制中國民衆之口，恢復與否，無關輕重！簡直中國人無發電權耳！

▲飛機擲彈炸斃農民 長春失陷後，日軍飛機五六架，每日在天空飛行示威，十數次不等，尙未擲彈傷人。不料十月二日，午前十時二十五分，有日機一架，由二道溝飛機場出發，向南嶺飛去。一時許飛至南嶺後，在空中盤旋，比時城西南袁家窩堡，東西兩高台子，朱家大屯一帶之貧民，男女五六十名，在南嶺大營園地，收取蘿蔔白菜，被該機查見，飛度降低，在各村農民頭上。飛繞數圈，引人聚看，竟對羣衆擲下炸彈一枚，轟然一聲，炸死二十餘人，傷十五六人，該機擲彈後，始向市內天空飛來。當彈炸時，市民皆疑爲南嶺日軍所埋地雷爆發。不知是飛機擲彈。迨至三日午前八時，紅萬字會據報，派員前往救護傷人，及掩埋屍身，始知真相，我無辜華人死傷於日軍飛機下者，又四五十人，日軍暴行有加無已，亦云慘矣！

▲日軍下鄉搜繳民槍 日軍第二師團司令多門，於十月二日早十時起，派二十九聯隊步兵六十餘名，由頭道溝日界向我城北縣屬第二三五區小合隆、萬寶山等鎮，及三四道溝四間房、廖家油房各村地方出發。帶手提機關槍二架，山砲一門。三日午前八時二十五分，第三旅團長長谷又派第四聯隊兵五六十名，由頭道溝向我縣屬第九區大房身、朱家窩堡、喬家窩堡、范家店等處出發。帶山砲二門，機關槍二架。四日午前十時，第二三兩中隊兵一部四五十名，由日界分向縣屬六七八區、四間房、哈達窩堡、大合隆、于家店、萬家橋、燒鍋店等處出發。帶有機關槍鋼砲二門，是何用意，初鮮知者。迨四日午後，據鄉人來城報告，自十月一日起，各區鄉村，無日不有日軍前來，挨戶搜繳。民有自衛槍彈，恫嚇迫脅，非常暴戾，稍有不遂，打罵交加。三日間，在城北各區鄉村，搜去民槍一百五六十桿，藥彈二萬粒，舉凡日軍經過村莊，民槍輒被繳去。一般鄉民，紛逃爭避。今日軍下鄉搜槍之惡耗，傳遍全縣。

## 暴日佔據吉林之原委

九月廿二日上午八時，駐長春日軍谷旅團步兵兩聯隊，砲兵一聯隊，乘裝甲車三列，由飛機兩架掩護，由長春開向吉林。吉邊防署參謀長熙洽恐日軍進逼吉垣，省城內外發生戰事，特於早七時至下九台相候，晤會日長谷旅團長，要求日軍暫緩入城，容駐省各軍退出。并由省會警察布置，維持過渡治安辦法。長谷允許，熙洽氏即回省垣。令駐省之邊署衛隊團，及第廿五旅部隊，保護省委及各廳局處重要文件，退往磐石縣。當時商家均因聞日軍將次入城，紛紛上板，省會警察乃全部武裝出動，以防暴徒倡亂，且勸各商家復市，省府亦於撤退前發一佈告。大意囑居民鎮靜勿擾。至下午六時，日軍開抵車站，其飛機週繞於車站上，向車站投下炸彈數枚，一彈中於車站票房，將車站全部炸毀，爆裂聲極大。城郊內外民戶，咸覓地逃避，一時秩序大亂，警察竭力維持，亦難制止。同時長谷旅團向省府提出：（一）收繳全市槍械；（二）讓出邊署為旅團司令部。由商界各團體領袖，代為答覆，日軍即於七時許入城。分兵把守各機關及交通機關，另派步兵一隊，進駐吉長線重鎮樺皮廠，及烏拉街。九時以後，吉林已不通消息矣。廿二三兩日，日軍已組織治安委員會。委員十五人，省紳七名，日人八名，由旅團部指揮。市內雖仍由我警察維持秩序，但已一部易着日

警制服。

## 暴日強佔安東後之大屠殺

自十九日上午五時許，日軍開入中國街佔據華方各機關後，同時解除華方警察武裝，一律撤退。保護之力，完全消滅。一般不逞之徒，乘隙活動，朝鮮新義州方面之鮮暴徒，聯合一致，紛紛渡江潛來。於十九、二十兩日，約有三百名以上，希圖擾亂。十九日晚十時許，有鮮人十餘，手持巨斧，劈壞東邊實業銀行之正門，蜂擁入內。雖未搶去財物，然中國街商戶聞訊，立即閉門，停止交易。安東縣長王介公，於二十日特出簡明佈告，安慰商戶。佈告略云：此次日軍入中國街，佔據各機關，對於商店民戶，別無危險，且負保護之責。且華方警察，實力充足，竭力保護，仰商民人等，勿為謠言所惑，各安其業云云。同日下午，日軍亦張貼佈告，用關東軍司令官名義，略云：此次第十四師團第四大隊奉令移駐中國街，保護商民，各安其業，但有洩露軍情或破壞軍隊之交通者，倘經拿獲，定按軍法從事，決不寬貸。二十日上午，中日各機關首領，齊集安東驛，特開臨時會議，討論維持治安辦法。

結果日方允將解除中國警察之武器，一律發還，運回公安局，即時恢復崗位。佔據各機關之日軍，同時撤退，列隊出街，開往沙河鎮車站。登車出發，開往瀋陽，華方各機關完全由華方警察值崗。惟安東縣政府，商埠公安局，仍由日軍佔據。由二十日下午起，北行客車，暫停售票，滿載日軍北上。二十晚九時及十一時，加開兵車二列。安地華人在日軍強力之下，咸惴惴不自安，大有欲泣無淚之勢！

二十日下午，市內中國街，謠傳鴨綠江上游馬市台方面，竄入韓匪二千餘名，將來安東搶掠。商埠公安局聞訊，通知各分所轉知中國街商民，是晚提前閉門，熄燈就寢，無事不准外出。惟市內各分所之警士，因槍彈被日軍解除，雖已於二十日發還，但因時間短促，尙未領到。乃由公安局臨時傳知，着各警士一律便衣熄燈，防止韓匪侵入。詎日軍槍殺絲工之慘劇，由此開幕矣。市外九道溝，設有洪聚湧繅絲廠，內部絲工三百餘名。已於三日前停工，因銀行停止辦公，所存之款，未能提出，全部絲工之工資，延未發放，各絲工因此暫住廠內。及二十日下午，上江韓匪，侵入之耗傳來，該絲廠因距市內較遠，咸有成心。由該廠副經理于某提議，將比隣武術健體所某教師聘至廠內，教

導絲工練習刀槍，準備抵抗韓匪。該處附近住有韓商二戶，見該絲廠集合多人，乘夜練習武術，疑與若輩不利，遂奔往沙河鎮車站，報告日軍分遣所，並張大其辭。謂：洪聚湧絲廠，嘯聚上江大刀匪二三百名，潛伏廠內，準備攻擊日軍等語。日軍得報，立派武裝守備隊十名，隨韓商前往；比至該處，擬會同該處分所長，一同前往，詎分所長未在所內。日軍即赴比隣高振海家，搜尋分所長，一語不合，日軍立以槍刺刺傷高某。旋即逕奔洪聚湧絲廠，先行拋入炸彈一枚，後即用槍掃射，院內絲工紛紛逃避，當場斃命者五名，負重傷者十餘。並被日軍捕去絲工十餘名，便衣警察二名，帶回守備隊，硬誣絲工爲大刀匪，并加以暴動罪名。擊斃之五人內，有該廠副經理于某，其餘四名均肢體不全，血肉狼籍，內有某絲工，攀登屋頂，飲彈殞命，左腿擊斷，掉在後房簷，亦云慘矣。

### 暴日強佔營口之概況

九月十九日黎明，市民開始營業工作之際，忽然發生奇變，事前毫無消息及徵相，故全市異常恐慌。惟於恐慌之中，尙能鎮靜；是徵人民程度較前進步。緣是晨六時許，突聞本埠練軍營，公安



局、縣政府、縣公安局及其他各機關，均被日本軍隊解除武裝，並包圍監視，禁止出入。電報、電話及河北車站，無線電台，同時均被破壞。一時人心，頓形動搖。所幸警界全體官警，雖已失却自由執行職務之能力，尙能更換便服，祕密維持大局秩序，始得漸臻安定。此次日軍襲入，完全採取強盜手段，無處不暴露其獍狴面目，適足向國際間自暴其短，供述其侵略詐欺之野心。侵入後，對於治安方面絕不過問，除積極示威外，即盡力搜括現金及武器，並盡力破壞我方各交通事業，致失陷數日，消息沉渺。念日夜，日軍在埠內大放鎗砲示威，大砲數十響，鎗聲無數，以亂人心。惟我方均置之不理，於念二日午後，始由商會要求，埠內治安仍歸商埠公安局長白子敏氏暫行管理。爲一時計，亦屬無可奈何耳。

### 暴日蹂躪四洮路沿線之一斑

瀋陽事變發生，在九月十八日午後十時許，二十日，四洮沿線，方得到確切消息。並長春營口等各重要都市，均被日軍佔領。但二十一日接到吉長吉敦鐵路被佔消息，二十二日日本乃出兵

佔據四平街中國地，繳除公安隊武裝，下午四平街憲兵隊招集四洮路局長及警務長會議，告知已奉到日本長官命令，接收四洮鐵路總局及四鄭段幹線，並收繳路警槍械。局長觀察現狀，已無反抗能力，當晚四洮路局，遂被佔領矣。所有全路貨車停止運行，客車由日本憲兵隊支配開行。二十三日上午六點餘鐘，由四平街開日本兵車一列，十點半鐘到鄭家屯（遼源縣）掛有鐵甲車四輛，有蓋貨車十輛，沙子車一輛，並有官兵二百餘人，機鎗四架，手提機鎗四架，馬十餘匹。沙子車裝有修理鐵道材料及修理路工，所有開車車守等均爲日人。鄭家屯日本領事滿鐵公所及日本僑民代表等，到車站高舉日本國旗歡迎。當兵車進站之際，日人熱烈歡迎之時，真使我中國國民心胆崩裂，痛淚不覺而出！噫！鄭家屯從此被日軍佔領矣！當日日本兵車開來之際，街內國軍及公安隊均早有所聞，先行退出縣境，故未生衝突。日軍住於街內滿鐵公所，車站駐有二十餘名，其鐵甲車在羣衆未注意時，密行出站，進至鄭家屯通遼支線之巴西站，放數炮而回，此行，蓋聞中國軍隊均在白市故也。（白市站由縣城就近去不過七八里，但由車站計約十五六里。）當鐵甲車行至白市附近時，遇有楊姓騎馬而過，即被擊斃，復於左近鎗殺看地農人一名。午後一時許，由四平街

方面來飛機一架，巡迴數週，擲下通信筒而還。當二十一日日軍未來鄭家屯時，卽來飛機一架，擲與領事館包一個。二十三日一點許，由四平街又開到鄭家屯日本兵車一列，掛有貨車二十餘輛，官兵約五六百名。此時通遼四洮警段某報告：四洮路日本各處長稱，通遼兵變，請日本軍隊派往。（因駐通遼國軍第三旅，鑒於四洮路警鎗械被日人繳收，恐通遼四洮路警之鎗亦被日人收去，乃將通遼某段長所屬者全行繳械，某懷恨，遂假報兵變，藉日人復仇。）日本乃於九點四十分鐘，由鄭家屯開往兵車一列，計鐵甲車二輛，貨車八輛，前來鄭。日兵留一部分外，全行前去。而一點鐘到鄭家屯之兵車，全部亦於二點許開往通遼。通遼國軍早已退出縣境，日軍到通未衝突。但鐵甲車行至大林鐵家店站時，曾對街內各放射數炮，並到通遼時對北甯路通遼站放射數時，均未開傷人。午後二時許，由四去飛機一架，到鄭擲與日軍通信筒，往通遼飛去。及下午六點鐘九點鐘到通遼之兵車，均行開回鄭家屯。通遼未留一兵一卒。到鄭下車分駐於街內福順棧萬源棧各商號，晚間強購某商號洋燭五十包，未付款。二十四日早飛來洮南飛機一架，擲下炸彈數枚，炸壞洮南兵營牆少許，未傷人。復由鄭家屯開往三江口貨車一輛，乘兵三十餘名，前往保，遼河鐵橋。

又由鄭家屯開往八面城鐵甲車二輛，貨車二輛，來兵五十餘。佔領八面城後，鐵甲車仍開往鄭家屯，回鄭兵約十餘名。中午時，由四平街經鄭家屯飛去通遼飛機一架，到通遼擲下炸彈三枚。一落車站前空地，未傷人；一落電燈院內，炸死經理徐某一名，炸死狗一條，房蓋炸去少許；一落北甯路車站前空地，未傷人。二十五日早一點許，將鄭家屯白市間鐵路電線割斷，日方稱係胡匪所為，但經觀察者云，遍地洋馬蹄印，顯爲日方所爲。及二點鐘許，由鄭家屯開往洮南日本兵車一列，計鐵甲車六輛，水車二輛，貨車十七輛，沙子車一輛，馬二十餘匹，炮三門，機關鎗數架，人數約三四百名。三點鐘許，復由四平街開去洮南兵車一列，計掛貨車十三輛，平車三輛，兵數二百餘名，重炮六門。及早九點鐘到洮南，洮南國軍亦先期聞信退出城外，未致發生衝突。下午六點鐘，由四平街開去鄭家屯兵車一列，掛貨車十輛，兵數五六十名，裝載多係軍械子彈軍需品等。飛機復飛往鄭家屯巡視，鄭家屯有日軍馬隊二十餘名，巡行至白市附近，放射機鎗二十餘分鐘。二十六日飛機復飛鄭家屯巡視。日兵在鄭家屯街內，殺斃同胞一人，日軍復迫令縣政府及商會交出鎗械，並任遼源縣及四平街各地張貼出兵及安民布告。及下午，前開往洮南之兵車，均行開回四平街。到鄭家屯

下有百餘名，鄭家屯有日軍五六百名。由羽山少佐統率。二十七日上午十時許，羽山少佐乘車來四平街參與守備隊參謀會議，接洽聯絡步驟。上午八時許，飛往鄭家屯，飛機二架，到鄭巡行數週，復飛通遼，在通遼擲彈三枚，落學校內，未傷人。午後三點許，由四開鄭家屯兵車一列，掛貨車八輛，裝鎗炮子彈軍需品甚夥。近且將四洮路完全佔據，視同南滿鐵路矣！

### 暴日飛機轟擊北甯通車

山海關開往瀋陽之一百零五次大通車，在饒陽河西即被飛機追逐，追至饒陽河車站西揚旗外，即由機上擲下炸彈一顆，幸未擊中。列車遂在站不停，開足速力前進。將達東揚旗外，日機又擲下炸彈一顆，亦未中，墜於棉花地內。該日飛機見兩彈未中，乃又追上列車，發機關槍一排，車上亦未有死傷。由瀋開平之第四次客車，行經溝帮子東一站之趙家屯，忽來土匪若干，在軌道兩旁向列車開槍轟擊。該車亦加足速率前進，雖未被土匪劫去財物，車上旅客被擊傷七名。該匪行動之敏捷，亦與搶劫一零四次車相彷彿。由山海關東開之第一零三次客車，行經巨流河車站，該站

已被日軍佔領，站上駐有大批日軍，將該車截住，將所有旅客逐一檢查，行李等件，全被搜檢。押車路警之槍械，全被繳去，有一警略露不願之意，即被日軍綁架而去。

在興隆店被日軍飛機用機關槍掃射之一零二次大通車，當時受傷旅客三名：一名在唐山已下車，一名隨車來津。當由北甯路醫院派醫生將其接下，送院醫治。一名焦嘉惠，係東北航空處機械班班長。在皇姑屯登車時，因車上已無插足之地，乃爬登車頂，被日軍飛機打傷右手，食指已斷。一名張樂文，立在車門之外，被日飛機擊中左腕，皮膚開裂。據談日軍飛機三架，機身均係灰色，原爲吾國所有，被日軍擄去者。自該車由皇姑屯開駛時，即跟車前進，內有一零九號飛機，於車達興隆店車站前，陡然下降，距車頂不過數尺。機上日軍已可明瞭望見。列車知該機將預備射擊，乃開足速率前進。該機共繞車三匝，最後乃順列車行進方向飛去。至若干距離，後復行飛回。用機關槍向列車迎頭射擊。當時車頂上，擠滿乘客，於飛機盤旋時，即紛紛預備擠入車內。紛擾之時，有由車頂滾落地下者。當時車內外人聲鼎沸，婦孺號哭之聲，尤慘不忍聞。飛機既開槍，因係山前面迎射而來，故將掛在列車中段之二零五號三等車前半部之旅客，擊斃二名，擊傷三名。死者二人，均

係立在車門之外。其一着新藍布大褂舉動頗似一化裝出走之軍政人物，其頭部被所中子彈開花炸裂，姓名則無從查悉。尸首已在興隆店車站移下。其一攜有妻子老母，被日飛機擊中胸部，子彈亦在胸內炸裂，登時斃命。其母妻觀狀，痛不欲生。於車抵青堆子時，由其母妻將尸移下，詢其母知爲李姓。同時並有一婦人懷抱一子，坐於車門外脚踏板上，其子被日機擊中，墜於車底，該婦人即隨其子躍下，被列車輾過。同時尚有立於車外之人，因恐慌失措，而墜車下者頗多。該車開行速度極高，墜下之人，不死亦傷。檢查死者所中之彈，於擊中後均自行炸裂，車下所留彈孔，亦有寸餘，故足證明確爲達姆彈之一類。此彈在歐戰以前，即經國際協約禁止使用，現在日飛機乃用國際不許之毒彈，無故射擊，尙何人道可言！

### 暴日轟擊錦州之動機

當日軍飛機投彈炸錦縣之消息傳出時，忽聞鬍匪小白龍有攻陷撫順說。此事經過情形，內中頗多曲折，因日方關防甚嚴，故始終未有隻字能洩於外。有從撫順方面逃難者談述：小白龍雖

爲鬍匪，然義不降服日本，並與日人以懲創。其事頗奇，誌之如次：當日軍在瀋陽暴力發動之日，預備同時將東北各地，一律佔據，以遂其併吞滿蒙之野心，而達到大陸政策之目的。遼吉被佔之後，國聯既力阻擴大，限於十月十四日以前，令日軍須撤至原駐地。蘇俄復屯軍俄邊，防日軍越中東路線一步。於是日人又生第二計：嗾令東北失意軍人及無聊政客，組織僞自治政府機關，將來就可採吞韓之步驟，一面以重金收買鬍匪爲前驅，使之擾亂黑龍江等未佔各地，以作藉口之地。步。又復供給蒙人槍械，煽動彼等獨立，速成亡國奴之資格。有綽號名小白龍者，爲著名女匪駝龍駝虎之族人在綠林中，頗有相當號召能力。因得四逃路某賣國賊之介紹，竟成日軍入幕之賓。擔任擾亂任務，代價爲日金兩萬元，槍械五百支，子彈一萬發。事成之日，尙有重大酬報。小白龍遂招其衆，得一千人，集中於吉長線待命。孰知小白龍雖亦殺人放火之鬍匪，究竟良心未死，熱血未涼，不肯以昂藏七尺軀，爲彼作悞，亡國爲奴。故得日方之供給後，表面上完全百應百諾，暗中私作準備，乘日軍戒備稍鬆之時，一聲向後轉，反將督率彼等之日軍百餘人槍械，一齊繳去。卽至海龍，沿途又集合散兵游勇，數已有二三千人。揚言將攻打瀋陽南滿站，爲國報仇。日軍常有不怕中國兵，



祇怕中國鬚之言，對之固防不勝防耳，以致作俑自斃。目前被日軍佔據之撫順城，突爲小白龍攻入，撫順距瀋陽僅百餘里，前數日傳說祇通至營盤之瀋海路車，又有不通消息，則係受小白龍之影響。當時日軍兵車一列，攜帶重砲十餘尊，向撫順方面開行，是日瀋陽城內及南滿站皆無形戒嚴，各街市口均佈有日本軍警。遇有來往路人，完全施以嚴密之檢查。有時僅發現衣袋中有官銜名片一二張，或用機關名信封之書信，多被槍殺，真可謂慘無人道。據日市長聲言，係防錦縣省政府派來使衣隊，實則恐小白龍之黨徒混入城中耳。日軍以爲小白龍之變，係受錦縣省政府之鼓動，又因瀋陽地方維持會委員長袁金鏡答復不能組織自治政府之理由，亦以恐受國人之責備，及遼省已在錦縣成立省政府爲辭。故日軍爲發洩其所憤恨及償足其所大欲計，有派飛機投彈炸錦縣之舉云。

### 暴日飛機圖炸錦州行署之險毒

瀋陽自被暴日強佔後，不得已乃將省政府移設錦州；但自遼省府在錦成立後，日方即蓄意

破壞，以遂其全吞東北之野心。前次在東大營擲彈四放，殆卽示威之先聲也。其時錦城人心，雖有一度之恐慌，不久仍恢復原狀。省府新近組織後，縱爲偏安之局；而人心益有所歸，不復如九月下旬之混亂警悸。乃十月八日忽有日機十二架，飛錦擲彈，又造成恐怖局面。日機於八日下午一時二十分，由營口出發來錦，其始到達者僅一架，在空際盤旋探視，繼有九架，分三次陸續飛到，每次爲三架。到錦時，相距不過數分鐘。最後復來二架，各機先後於二時十五分前後集錦城空際後，卽在交大（卽省府新址）及北甯路車站一帶，開始其暴力工作。第一彈落交大東南角，炸燬窗門玻璃數塊；第二彈落長官行署西首一鐘表店內；第三彈落車站西頭，炸損停駛該處之機車一輛。其餘如東大營十二旅旅部車站旁之郵局，縣城東南角之二中附近，均有炸彈落下。總計先後，共擲彈卅餘枚，一時居民亂竄，莫知所措。炸彈爆發聲與人民哭喊聲，聯成一片！幸城垣尙未被毀，否則更不堪設想矣！日機擲彈亘一小時，乃循北甯線向東北方飛去。此次被炸死傷無辜及損壞房屋業經查出，已死者計倒座子分所管界居民汪春田、胡雲漢、蘇配生、憲玉德、劉茂齡，均被炸傷，立刻斃命。東路分所管界居民劉洛漢，左右胳膊炸斷，郭子陽右腿炸斷，頭部炸破，均於被炸一小時

內慘死。婦女段孫氏，頭部被炸，腦漿迸裂，郭五全身幾成齏粉，均當時死去。又鐵道北分所管界居民屬桂林、李青連、王中武、王喜子、曹有亭，婦女楊張氏，均重傷。當時斃命。北路分所管界陳正，頭部炸裂，亦立時死去。綜計：以上炸斃男十四名，女二名，至受傷者，計倒座子分所管界交犬教授俄人一名，又該處居民龍朝德之腰部，孫大有之右腿，婦女龍王氏之右胳膊及面部均被炸傷。輕重不一。鐵道北分所管界往戶黃氏女右足後跟受傷亦重，東路分所管界居民段寶全面部，婦女關劉氏之腿部，均炸傷。其餘尚有四人，姓名未悉。事後，被傷人民均經縣府急救，送往各醫院治療。一方面并由縣府督同公安局，帶領各照像技師，分到各被炸地點攝照，交大俄教授因傷重，於次日下午斃命於英濟醫院。日軍飛機炸後情形，縣府曾電張副司令報告，并出示安定人心，恢復常態。但一般居民，仍恐日機再來，紛紛遷徙，頗多沿北甯線西去者，一時車站乘客，極形擁擠。次日在錦各當局，仍持鎮靠態度，照常工作，商民亦稍安定。縣府又於九日張告商民躲避炸彈方法，各戶在院中挖掘地窖，均僱工積極工作。此次日機到錦擲彈之目的，雖為破壞省府及邊署行署，但結果均未受損失。被害者，惟無辜之人民及郵政交通而已。查遼西人民，自日軍佔領瀋陽及各地後，羣情

憤激，但無積極表示。日機此舉，徒促成民氣之激昂。又日機當日到交大擲彈時，米主席春霖方浴罷歸來。米爲久於軍事者，並不畏懼，方抵院步登階級時，日機卽擲彈一枚，相距數丈，米仍從容前邁，由米衛士拉回始免於險。省委邢士廉彭濟羣是時同在辦公桌前，炸碎玻璃如雪片飛來，邢當晚與張振鷺夜車赴平，謁張報告。錦縣各法團以日機前來傷害無辜，慘無人道，特電國聯行政院及各國駐華使領，轉告日當局。同時，並電駐津遼牛莊各日領維持人道云。

## 暴日支配下之遼寧

瀋陽縣長李毅忱受日關東軍司令之指揮，維持城內治安，并得日方許可，由李毅忱組織臨時自衛團。募團丁五百，分區防護市街。

日軍據瀋後，卽發表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大佐爲奉天市長，任富村順一爲祕書長。其宣佈施行市制如下：（一）日本軍司令官，鑒於遼甯城附近現狀，爲增進中日官民之幸福，自昭和六年九月二十日起，依關東軍司令官之指導，在該地域施行臨時市政。（二）遼甯市政區域，以遼

甯城內及商埠爲範圍，滿鐵附屬地不在此列，仍照前章辦理，市政業務，特爲規定。關於遼甯一切均含在內。(三)市政之重要職員如左：市長陸軍大佐土肥原賢三，市祕書長富村順一，總務課長庵左忱，警務課長鶴岡永太郎，財務課長三谷末太郎，衛生課長守田福松，工程兼事務課長吉川康。(四)此外其他詳細節目另行指示云云。同時本莊繁尙擬成立軍政署，因外領抗議而中止。至於長春四平街方面，均已於軍隊指揮之下，成立治安委員會矣。

瀋陽設市制度取銷之後，復牽出所謂遼甯文治派一般主要，組設治安維持會。並於九月二十五日組設；二十七日開始辦公。委員長袁金凱，副委員長于冲漢，關朝璽，委員爲李友蘭等。其辦事章程共計九條：計第一條：本會定名爲地方治安維持委員會。(第二條)本會以維持地方秩序，暨市面金融一切事宜。(第三條)本會辦事處設於城內通天街。(第四條)本會委員以士紳之合格，暨各法團之宗旨純正者，充之。(第五條)本會設委員九人，由委員中公推委員一人，副委員長二人。(第六條)本會委員均爲名譽職。(第七條)本會分課辦事，其組織法另訂之。(第八條)本會係臨時機關，俟軍事平定，卽行撤消。(第九條)其他未盡事宜，隨時更正之。惟治安委員會雖已

成立，秩序仍難維持，城關內外，一日搶案數十起；各商店每日開門半扇，營業數小時，午後四時即閉歇。緣物價奇昂，民不聊生，遂忘其身，在日軍鐵蹄下，而爲飢餒奪食刼衣矣！吉林方面，日軍則威逼邊署參謀長洽熙，實行改組省府，取消邊軍及前省府，成立吉林長官公署。熙洽氏卽充長官，公署下置軍政政務兩廳。以外再設教育、財政、建設、實業、四廳，及警務處、公安局等機關。但每一機關，科長科員中日各半。二十六日，卽已布告改組。推其實際，各廳處局長官，均不敢到廳辦公。一切均由日人把持而已。

瀋現駐日軍廿九、七十八兩聯隊，與憲兵一隊，附屬地掘有地窖，潛伏日軍甚多，晝伏夜出，以掩外人耳目。皇姑屯軍械庫被搬一空，本莊會宿袁金鏡宅一夜，迫袁組獨立政府。袁未允，現又令關朝瓊于冲漢、王維、周等，於最近期內組獨立政府，改懸五色國旗。關等野心頗大。日商店增加頗多，公開售金丹嗎啡鴉片者五十餘家。

遼財政廳成立，維持會委翁恩爲廳長，分三科辦事。新廳長就職前，先率屬謁日市長土肥原，聽其訓話。

遼財廳既已在日人管理下成立，實業廳亦正在籌備中。東北鐵路均將改爲南滿支線。瀋海路日已委土肥原管理，並擬展修該路至哈。官銀號已由日人管理復業，在正金銀行提廿萬元，作爲基金。

趙欣伯就瀋市長後，通知各機關加用日文，官銀號由日人復業後，每人限兌五十元。稍擁擠，即用皮鞭任意抽打。瀋市內日人裝電話多架，通消息；東北各路車輛，已全由日人改塗南滿標誌。由皇姑屯至巨流河，沿路均有日偵探憲兵，互報消息。省垣日軍時有移防，並無撤退模樣。

### 暴日宰制下之吉林

吉林既於十九日，知瀋陽長春被日軍占領，代主席參謀長熙洽，曾召集各省委會議。一面與日領接洽，同時電令長春軍隊勿抵抗，而吉垣駐軍亦即開始移往城外，當此時尙無日軍占吉之訊也。吉林日僑在鄉軍人等電催日軍來吉，日軍於二十一日晨通知將到吉林，即由吉長路進兵，沿途繳械。晚六時到吉，熙洽先派人接日軍至數站之外。其本人，則在車站候接。日軍入城後，遂將

各官署及官銀號等實行占領，加貼封條，擾攘終夜，始辦清楚。而次晨日本師團長多門告熙洽，謂中國軍隊雖移出城外，難保不出意外，故必須繳械。熙洽乃令人辦理繳械，但當日未繳得回來。而展期至二十三日正午，爲滿限。屆時繳畢，熙洽往見多門，多門忽大怒。責熙洽曰：「教你辦的事，一件沒辦妥，所繳的槍既不足數；而說定十二點辦完，又誤了時刻。現在沒有別的話，有兩個條件給你承認不承認？」言畢出室，旋有兵士數人入，持槍向熙洽，歷一小時許，多門又入，迫其承認。熙洽歸向衆報告繳械經過，而兩條件之事未提。二十五日，熙洽召各法團會議，忽提改組省府事，開會時日軍在場監視嚴重，故名爲會議，實無人發言。是晚街頭發現兩種布告：其一，以邊防副司令部參謀長熙洽出名，謂所有治安，由本人負責；其二，係爲維持金融事，而出名者則爲長官公署。至二十六日，其所謂臨時省政府組織大綱遂發表矣。多門迫熙洽承認之兩條件：其一，開卽係改組省府事；其二，或謂是罷免調動幾個官吏。

吉林各界人民，現在絲毫無表示意思之自由。熙洽在日軍之下改組省府，吉林人民萬不承認。但郵電俱被檢查，不能發表意見。現在街上若有四五百人在一處同行，卽爲日兵所驅逐，故集會



更做不到。日軍所貼告示，設有人扯去其一小塊，即以妨害軍事行動論；而有性命之憂。日軍到吉雖未開火，但因搜索破軍衣，曾當街刺死人命，城廂內外因種種小問題而被害者，曾有數起。日軍飛機到處飛行，隨意放槍擲彈，日機行經其地，見人多即開槍。吉海路上受日機之害尤多。

日軍到吉後，吉垣報社大受壓迫，警備司令坪井，傳知各報，須受檢查。每日下午三時，將大樣送到司令部，山坪井簽閱發還。凡軍事行動及不利日軍之字句，概所不許。省城華文報，只吉長日報一家。因大樣早拏，時間不及，故只出一大張，而新聞只一版地位，餘則盡是廣告。所登新聞，多半不關時局，故銷路大減。而外報則利用時機，大加擴充，銷場激增，此固勢所必至之事。自時局變動，凡素日敢言之華報，莫不停版；瀋陽民報勿論矣，長春大東報，因刊行事變號外，首被搗毀。

當日軍進吉之前，駐省軍隊即奉令調開，藉避衝突，其後退出之隊伍亦被繳械，邊防副司令署衛隊團團長馮壽山，當日軍開進吉垣之晨，照洽令其外遷；次日又令繳械。馮氏憤甚，激勵部下，謂甯死不能繳械，當即督率全部人馬循吉海路南下。其後日飛機偵察該軍行踪，謂已入樺甸縣深山中，離鐵道線甚遠，日軍卒無如何。馮部番號，爲六八二團，隨帶軍械餉糈，並車輛皮棉軍衣，甚

爲完備，爲吉林勁旅，凡一千五百餘人，當熙治與日方會商該旅繳械問題，熙言馮氏已不聽命，本人無法執行，多門謂熙無誠意。後多門自爲轉圜，使熙氏負治安全責，長官新官制因以產生焉。

日軍數目已漸少減，日方雖號稱二千七百名，但除開赴敦化及撤回長春者外，目下只剩數百名。其中大部住在車站恆茂火磨公司，一部住長官公署，一部住軍政廳。少數住在領事館及滿鐵社宅。惟日軍雖少，近又來到日憲兵十數名，強住交涉署內，大書「吉林日本憲兵隊」等字掛於門首。

日軍到後，將省黨部佔領，高樹日本國旗。日人對黨部本極痛恨，黨委韓介生氏兼充軍法會審處長，鮮人共犯，多由韓氏審問，鮮人甚嫉視之。日軍到吉之次日，即將韓逮捕，未見釋放，傳有生命危險。而在延敦各處捕押之鮮犯，經日軍於監獄中提出二百四十三名，一律釋放，反日之鮮人六名，則一律處死焉。

自日軍到吉，即派委熙洽爲長官，後所委各廳處長，率皆無賴之尤。日方亦欲此輩獲居衝要，利其渾噩，便於擺布。熙氏并改編省軍，委各旅長爲警備司令，并大批更動文武官吏。但一般官吏

尙知大義，多不願爲亡國奴指揮下之二重亡國大夫，均不肯受命。故熙氏實際所可以指揮者，祇吉長兩埠及延邊而已。此三地蓋因駐有日軍，一般官吏抗拒不得也。彼時張作相自錦州來一電報，告全省各縣官吏，在本人去平商洽未決前，對吉林新成立之長官公署命令，不得聽受。於是各縣埠官吏態度愈爲明確。熙洽之長官署軍政廳，內分六處，計軍衡、軍機、軍醫、軍需、軍械、參謀。軍衡參謀兩處長，均中日警備司令部職員充任。軍務大權，完全操之日人，另由日方派顧問二人，護衛三人，終日隨從，監視其行動。長官公署如開會議，日顧問不列席，熙氏不敢發言，其受制有如此者。

### 暴日窺伺龍江之狡計

日本此次出兵，原非根據任何理由，遼吉兩省，既可以強權佔據，自不難一鼓而長驅北上，直抵黑龍江。惟因鑒於國際輿論之不洽，遂不得不變更其吞併政策。而煽動一般無知之輩，自相魚肉。陰行其操縱指揮，吉林長官公署已成立矣！黑龍江當何如乎？是則進洮日軍之第二任務矣！念六日，日軍已去洮南，當地人心稍安，詎意十月三日由四平街運到軍火及灰色軍裝八車，由日軍

六人押到後，當夜即返，此項軍火，次日盡搬入鎮守使署。外傳有大礮二門，步鎗三十枝，盒子八百枚，子彈數萬發，軍裝若干套。四五兩日夜間，更連續運到軍火甚多，外人禁止窺視。查日人所運軍火，鎮守使得派人擅行搬動，顯係事前已有許可，其間究係如何條件，自不無蛛絲馬迹可尋。事爲江省政府所聞，遂迭次派委與張鎮守使接洽。張謂此項軍火，係天恩地局蒙人孟憲章向日軍領到，預備招集蒙匪，攻取龍江。現已將孟匪捕到，搜出日人信件多封，並日金五千元。（天恩地局爲蒙古各王爺在洮南徵收所屬七縣地租之機關。孟憲章曾充奉天省議會蒙古議員，在當地蒙人中有相當勢力。）余不忍坐視塗炭，擬前往主持，籍資鎮攝。余年垂暮，且虔心信佛，焉有何等野心？妄冀非分，惟余不去作，日人將以蒙匪擾亂，何若將計就計，暫維一時，請勿誤會云云。此事白城子屯墾軍，甚不贊成，內有孫團長反對尤力。謂時局頗危，國亡無日，吾輩猶不急起直追，一致對外，反自相魚肉，甘爲敵人傀儡，甚非所宜。張鎮守使聞此，似亦翻然覺悟，不復作北上之想。詎知張海鵬利祿薰心，不惜甘冒大不韙，舉兵侵入江垣。雖馬占山等調度有方，使江垣危而復安。然近日日本又接濟張海鵬，以達謀佔龍江之計。

## 暴口嗾使張海鵬稱兵犯黑

洮遼鎮守使張海鵬率所部一旅騎兵，并勾結內蒙部爾羅斯前旗蒙兵七千餘衆，於十月十四日沿洮昂路北犯，進擾黑龍江省垣。駐守洮昂鐵路江橋站喀爾葛一帶之黑軍第十七旅于兆麟部，聯絡興安區屯墾軍孫王兩團，已與張軍開火，十四日晚，江橋爲于軍炸斷，阻張軍前進。由十四日起，洮昂全路已不得通車。此事發生，緣張海鵬與張作霖馮麟閣吳俊陞爲結義弟兄，在東北爲元老派武人之一。任洮遼鎮守使，幾十五年。蓋吳俊陞升充黑督後，張作霖特拔坐鎮蒙邊之人材。學良秉政後，適值黑督出缺，張海鵬自忖資格人望，大有非我莫屬之意。詎竟爲萬福麟獲去，洮昂路修築時，張以洩忿故，曾煽結蒙人，謀爲反抗，不果。其後鄒作華督辦興安區，開墾蒙邊，使張鎮守使之聲威，在內蒙區域又復滅却若干。故積忿不平，由來已久。此次日軍侵佔東北，窺悉其隱，遂密與締結，煽其乘機攻據黑龍江獨立。張年已六十七，昏庸老朽，業無能爲，所以初尙不肯，故十月三日黑省委寶聯芳聞張有異圖，曾以長途電話探張意見。張尙答：本人老朽，一生無建設，報國無

從，焉能再作悖逆事！其後日方屢派通遼領事慈惠，而張有子質明，熱中利祿，乃不經其父同意，私進日本軍械子彈迫擊砲等物。十月四五等日，嘗有日械四列車，自遼甯運抵通遼，當時有人見其直搬入鎮署。自斯以後，張之態度遂決。并聘日武官十餘，參贊密勿。黑省聞悉後，當電告北平副司令行營及萬福麟，請示辦法。得復：張軍如果前進，暫行和平退讓，以免地方糜爛，軍隊亦須退往安全地點暫避。另由北平副司令部電委黑河鎮守使，黑龍江陸軍第一旅長馬占山，代理省政府主席。邊防副司令萬福麟，則自平發來告黑省父老通電一通，其原文如下：「黑龍江省城暨各縣諸父老子弟同鑒，福麟前因軍事，奉命入關，忽忽至今，遂逾五月，職守久曠，極爲悚惶。方謂軍事告終，可以返省，不料又有九月十八日瀋陽之變，江省介在邊陲，地曠兵單，外侮憑陵，既屬可慮，土匪赤黨，竊發堪虞，變故之生，瞬息莫測，福麟羈滯北平，一時不能卽歸，諸務殊難遙制，現經呈請張副司令，轉懇國府開去省政府主席，另簡賢能，以資坐鎮。」云云。此電發出後，張海鵬圖黑之心益亟。其子質明，且於十月九日到龍沙省垣，唔留守之省委龐伯屏趙仲仁諸人，令和平退出省城。讓張軍開入龐等伴允之。十四日早，張海鵬軍隊總動員，自洮南掛車三列，並截扣洮昂路客貨車，裝運軍需。

當日下午六時，抵江橋車站。黑垣聞訊，震驚異常。省委及文官多向哈埠遷避，萬福麟家下由省委趙仲仁、竇聯芳諸人伴同到哈，其他各機關職員陸續來哈暫避者百餘人。黑垣除一部軍警維持治安外，商鋪均停閉。當張軍浩浩而進之際，駐江橋站之于兆麟旅，長官下令遵奉平副部命令，暫退往肇東，士兵憤張軍假藉日勢，甘爲叛亂，不聽其長官命令，竟於十四日夜間將江橋炸燬，阻止張軍前進，十五日拂曉，對張軍前鋒施以猛烈攻擊，張軍爲之稍却。是日午刻，日飛機兩架自通遼飛來，掩護張軍進攻，投彈甚多。于旅祇五千人，張軍則約萬七千人。惟于部爲十八年防俄之韓光第舊部改編者，士卒忠勇强悍，較之張軍戰鬥力甚強。故雖有日機幫同助攻，仍死守汎地不退。十六日早，興安區突泉一帶之屯墾軍孫王兩團，亦激於義憤，自蒙荒一帶開抵喀爾葛，助于旅夾擊。張部腹背受敵，雖經敗退。然日來日本大事接濟張部軍火，大有風雨又來之概。

### 方興未艾之暴日野心

日軍非但不肯撤退，反調大軍由瀋西進，並揚言錦州之遼甯臨時省政府及山海關駐軍有

威脅該軍之預備，該軍爲防衛起見，將有所舉動。顧錦州距瀋陽有八百餘里，山海關則一千二百餘里。指遠在如此距離之吾國軍隊，對彼有威脅預備，其誰信之？不過爲其進窺關內之藉口耳。蓋日軍忱於東北之勢力，終屬做賊心虛，深慮對彼異日有報復舉動，故對東北勢力所在，無不力予摧殘。本莊於佔瀋後，即明白發言：反對張學良屬下之任何機關。近日天津日本報紙又揭載日軍最近決議兩點，要求其政府立即採納：一、對張學良勢力反對到底，即向日軍投降亦不予收容，以示堅決；二、趕築吉會長大兩鐵路，以備事態擴大時運兵之用。據此判斷，日軍不但無撤退之意，在最近確有進窺關內之野心。聞至新民之五列兵車，或即爲其先鋒隊，該隊於開行之先，有日軍官帶兵數名，至皇姑屯北甯路車站，將長途電話機三架同時拆去，以防消息之傳播。該兵車於晨三時五十分由南滿站開出，以鐵甲車前導，每隔十分，開行一列。其裝有步騎兵二千餘人。於到馬三家後，有三列在該處下車，向附近村莊搜索而去。其鐵甲車則向新民開去，其後續部隊尙在南滿站待發。致新民以東，情勢極度緊張。北甯路各次客車，均被阻未能開行。受日人象養之胡匪，連日亦大肆活動，攔劫火車之事，幾於日有所聞。打虎山以東之北甯路幹線，及溝帮子至營口，打虎山



至通遼兩支線，全在胡匪勢力之下。數百萬間之良民，均已遷徙一空，早待收穫之高梁，迄今猶矗立於地中。所結之實，則因成熟過度而萎墜於地，農民卅歲辛苦，犧牲罄盡矣！新民府附近聚匪約五六百人，向縣長索款四萬元，如不送往，則準備攻城。大通路之通遼縣，自被日軍將北甯四洮兩路接軌之處炸毀，並在北甯貨廠埋有地雷後，地方秩序，即陷入極度不安中。胡匪白晝出沒市內，愈聚愈多，竟達四五千人之衆。內中有蒙古兵及俄國兵，攙雜其中。據云：係日軍勾結蒙古王公圖謀獨立之結果。欲於佔領通遼後，利用四洮大通兩鐵路線，北與南滿路日軍聯絡，南向大虎山以進窺遼省西部。駐彰武縣之東北騎兵第三旅，特派兵一團往剿，自晨戰至日中，匪仍不退，嗣又續派兵五百名，至日暮時，將匪擊退。但仍在南坨附近集合，有預備反攻模樣。當軍隊與胡匪互戰之際，有日軍飛機兩架，在空中盤旋，並向吾軍陣地擲炸彈三四枚，似有意爲胡匪解圍。認日本浪人川島爲義父之前清肅親王之女川島芳子，現受日人委任，入蒙族各地大肆活動，游說各王公使之獨立。由日人助以鎗械，被其說動者已有數人，四洮路路警之鎗械，已全被日軍繳去，送與蒙匪。惟達爾罕王不甘作賣國行爲，化裝逃出而抵平。謁張學良報告日人威脅利誘之經過，並請張

注意蒙匪之活動。日人之意頗欲利用廢帝溥儀，使組織所謂滿蒙聯合王國，以便其利用。因各族王公，即聽其蠱惑而獨立，亦不過仍屬一盤沙散。利用溥儀則可收統一之效，但溥氏亦一富有思想之青年，不甘作朝鮮李王之續，迄今猶未爲日人浪人游說所動。日報所載及華北所傳溥氏業已離津往大連之說，全非事實也。綜合一週以來之關外消息，可知日人欲使滿蒙脫離祖國，依其藩籬之步驟，與日俱進。今年之國慶節，東北各地因在國難之中，多未暇慶祝，東北某日本報紙著論謂：『東北人民不要再想過國慶節，你們將來的紀念，祇有合併紀念日耳。』足證日人已視東北數省，併入該國版圖矣。



## 七 各國報紙對日暴行之批判

暴日，趁世界經濟恐慌歐洲各邦自顧不暇之期間，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霸佔吾國之遼吉。歐洲各邦當局，雖迄無鮮明及嚴重之表示，而不滿於日本之暴行，可不待贅述。列強各報，評斥日本暴行甚力，茲錄一二，以覘公理尙有存在。並附歐洲中小諸國對日態度，藉以見夫日本爲衆所惡之一斑云。

### 大美晚報社論

日本請國際聯盟於滿洲事件俟緩至明春方有所舉動，此種請求，原非不可行，但恐日本利用此時機強迫中國，使中國困於無奈，適中日本之計耳。就常情而言，改緩時期，使國際聯盟委派

專員得以從容調查，似亦合理；無如日本至今，迄無就此歇手之意，更無論回復侵犯中國前之原狀。且不但如此而已；亦不但其軍閥而已。其外務省，其人民，均竭力表示乘此時會挑怒中國國人之心，使中國困怒之極，而出下策。日本今方在滿洲鞏固其地位，非有退步之思。其兵力進而前，未嘗退入租借區域。使日本政府確有保全其人民之想，則應令其退出中國疆界。然日本則不然，於軍力所及之地，設立傀儡政府，凡中國兵士無不奪取其兵器。使日本人無不抱耀武揚威之氣。據日本官報自言：滿洲無兵防之城邑，爲日軍飛機炸彈所炸轟者，一禮拜內已有三處；所死傷者皆中國之平民。日本託辭掩飾，謂因飛機在空中巡視，爲中國放炮相擊之故，其不確誠不必言！即使爲確，亦屬挑戰之尤。試思滿洲人民當飽受第一夜奉天奇災之後，奔避驚恐之餘，親戚朋友互相聚慰之時，忽又逢飛機拋擲彈炸之厄，則日人挑怒中國，爲何如哉！譬如盜入人家，殺其主人，有一倖存，略圖抗拒，卽又殺之，而盜乃揚言出於自衛，豈其然哉！日軍且曾用飛機向京奉路之火車拋炸彈矣！中國兵民，詎能見飛機而不思忘命自衛耶！日本在滿洲之舉動，其挑怒中國多不勝言；卽在他處，亦復如此。事狀雖異，性質則一。譬如上海日僑在租界內外，強撕反日招貼一事，亦屬

挑怒而不智。昔美國嘗限止日人赴美，消息方到，日本排美招貼遍於全國，當時在日美僑，無時不在危難之中。倘有美僑出而撕去招貼，其必無幸！今日之事，可作如是觀也。日本今向中國要求，第一最重要者，即爲停止抵制日貨。然日本豈忘昔日全國抵制美貨之事耶？當時美國挑怒日本之處，未若今日日本挑怒中國之甚也。美國未嘗用兵犯日本，日本則用兵力侵犯中國矣。美國未嘗殺一日人，日本則濫殺中國人矣。日本謂中國不應抵制日貨，宜將滿洲問題視作一地方之事。夫既曰滿洲一地方之事，則上海廣州等處抵制日貨，又何必與滿洲之事件爲一談哉！

## 紐約晨報

日人雖着新式歐服，仍未改其舊時之習慣。當泰西各國，方竭力援助此往日最偉大之國，而日本竟倏起以武力攫取瀋陽。此種詭譎而失國際信任之舉動，完全未洗昔日之酋長性云。紐約世界電報曰：日本對中國作戰，實屬違反凱洛格非戰公約。兩年之前，美國曾向蘇俄要求解釋侵犯北滿中國土地之理由。今日日本已犯近代歷史最大侵略戰爭之罪惡，中國知有凱洛格條約及

華府公約之保護之榮譽，如美政府願保此榮譽，則當有所行動。急當會同條約國，要求日本撤兵，恢復原狀。如有必要，可單獨出面云。紐約講演導報曰：現有種種證據，可表明日本在滿洲之暴行，乃日本軍界領袖預先策劃云。

### 紐約世界電聞報

華盛頓人士，邇來信美國與國聯已鑄成大錯者日衆，以爲兩者對付滿洲時局有所顧慮，致被日人視作軟弱，反爲日軍閥所玩弄，吾輩亦贊成此說。華盛頓要人今已承認國際和平機械之前途，方陷入存亡絕續之境。倘日本參謀部竟在滿如願以償，則凱洛格和約將淪爲廢紙，國際聯盟亦失其效用。九國公約，勢等於具文。在全世界亦將返於一九一四年情狀。視強權即公理，各國將唯偉大軍備是所信賴。再者：欲求拯救世界和平機械，吾人以爲美政府應立即按照條約行事。

### 紐約晚郵報

日內閣雖未贊成轟擊錦州，願無懲責本莊司令之議。日內閣既見逼於陸軍，致一切處置不得不贊同軍人意旨。是日本之國事，正操於軍閥之手。內閣中之所謂文治派者，倘不預聞其謀，卽嗜行放縱。但吾輩不能聽任狡猾半野蠻之日本軍人，乘美國減縮海軍百分二十之際，攫奪滿洲而去。又紐約太陽晚報規諫國務卿史汀生，勸其與國聯合作，中有譏刺語稱：國際聯盟中，當無人令史汀生國務卿爲難。請問美國曷爲私行上遵從國聯會章者也。當亦無人將向史汀生國務卿搗亂而授權與彼，將國聯之進行及宗旨，與美國外交政策之精密組織錯合併者也。

## 大美晚報

(一)

日本以武力加中國，中國人民則以不用日貨爲抵制。其結果若何，雖一時難見，然觀於上海日本商會呈報東京政府之文，則抵制效果亦可略見一斑。然日商徒以抵制有效而生驚駭，而不思抵制之所以然，甚且欲請日本政府用嚴厲有效之方法，使南京政府知責任之所在。夫嚴厲方法云者，要不外用武力而已！今卽就日本眼光觀察，試問日商之意，以爲日本在滿州用武力，



確有益處否耶？南滿州之美土，今固爲日本兵力所奪而有之，其兵力且推而及於吉林矣。然人民逃亡，土美何用？其無法逃亡者，屈服於外人強暴之下，怨憤填膺，商務停頓，盜賊橫行，日本謂欲使日本人在滿州安全，今則使無論何國之人均覺不安全矣。日本又欲於長江一帶用嚴厲手段相恐嚇，東京來電謂派驅逐艦到上海保護日人，其託辭要不外日本商會所言中國抵制日貨之故。然當知中國商家不與日本交易，大都出於本心所同然。此次抵制日貨，完全與前此有別。蓋出於乘人之本願而屬於自動也。強迫抵制，不能全收效果，若出於國民之心，則不能阻禦也。抵制日貨，爲最有力之事，較政府之力量，尤大；較無論何種力量，尤大。抵制日貨出於公論之力量，達於極點。若日人尙欲火上添油，則揚湯增沸，其力更爲難禦矣！日商似不知上海並無意外發生，中國政府亦竭力維持治安，使人民不越範圍。乃日軍之機關鎗隊，在各處耀武揚威，無乃太誤！若又添兵添艦，使人安能歡迎信從之乎？日本卽以全國兵力侵中國，亦不過在長江各處略掠城邑而止。其兵力雖暫時小勝，然而其信用，其商務，則全失矣！

日本於滿州事件，堅不欲人干涉，如此行徑，非特爲與國際聯盟挑戰，抑且向美國挑戰矣！自下日本傲然可爲之事，惟有退出國際聯盟，否則不能禁聯盟之不過問也。夫日本退出聯盟，誠是破壞聯盟局面，然使其竟能阻碍聯盟之動止，則簽約各國豈不將自認所簽約文爲一張空言之廢紙，而非各國間解釋紛爭之慎重盟約耶？聯盟本爲釋爭而立，若以簽約之一國，不從其請，而無法可施，則聯盟之爲聯盟，亦爲無所用之矣。觀於日本目下態度，其當日何由簽約於盟詞，使人有所不解。大約似因他國簽名之故，步武其後，而非誠意欲求解釋紛爭不尙武力也。日本自謂中日間懸案有三百件，今用武力以求解決，是簽名於盟約之後，而又不欲爲盟詞所束縛也。爲日本計，何由不先將其所謂三百件者，付聯盟決之，即曰日本渴待中國已久，心實難耐，然既爲國際聯盟之一國，即應先盡種種方法，以圖解決，而不應首先即用武力從事，夫以武力爲最後之一着，固屬未可厚非，若開始即用武力，則其對他國不能守信可知也。至於日本對美國之態度，則又有別因。

美國非國際聯盟之一國；然美國乃發起非戰公約之國。中日兩國亦皆簽約，今國際聯盟已將中日事件報告美國，美政府總理史汀生惟有兩道可出：一則收國際聯盟之照會，而署於不議；然史固未嘗出此，其所行之策，正與國際聯盟相同。史汀生既已聲明，美國爲非戰公約之一國，於滿洲事件實所關心，則美國對於此次事件，勢必至於維持其關心滿洲事件之態度。日本不聽其勸告，是爲不顧友誼矣！俄羅斯之態度，尙未十分明顯，此因日本在南滿路以外屯兵到如何地步，尙未定奪之故。據最近消息，日軍不致佔據哈爾濱，且將撤兵屯於特別區域之內，使願受保護之日僑盡居其中。夫俄國在北滿亦有特別地位，當未能視日軍長驅而北也。日俄關係亦既吃緊，則日本有所舉動，欲使日民確受其益，必有外來之道德上助力，方能有濟。卽此一端而言：日本在滿洲之輕舉妄動，已屬可訾矣！愚妄之行，其結果之重大，往往有甚於開罪於人；如日本所爲者，是也。

## 大美晚報

(三)

國際聯盟之約章，以及非戰公約之條款，是否適用於日本在滿洲之舉動，惟視防護兩字之

界說而已！此兩約者，其中云云，皆指攻犯而言。攻犯他人，乃所禁而不許。而軍事上之防守作用，則曾兩約所默認，不可攻犯他人，非不可自防疆界也。今日本宣言，其所舉動並非開戰，且云佔據滿州乃一種防護舉動，而非攻犯舉動。今即謂日本所言可據，然其責任所在，亦安能避？試問中國政府之財產，爲日本所充公，既非開戰，其理安在？奪飛機，奪兵廠，毀汽車，毀軍械，解除中國軍隊之武裝，解散中國之軍隊，此皆佔據滿州之日軍所爲，其理由安在？凡此種種安得以防護自解？目爲和平舉動乎？然日本猶自曰：中國非日本之敵國，並無戰爭狀態也。且日本既已解散中國軍隊，代任政府所行之職務，則尙有別種責任爲其所當負，佔據之區，日本應負維持治安之全責。北甯鐵路，上瀋陽五十英里外之路軌被毀，火車傾覆，遭屠戮之慘者五十人。若在平時，豈不將謂中國辦事不力，有以致此？在今日，則此事責任斷乎在於日本。蓋日本不特擅自代謀中國之行政，且使中國無法治理其國事。軍警既被解散，何能更任維持法律之責？此一節猶屬百事中之小事，然關係所在，亦甚重要。蓋此後事變繁生，皆與政府責任問題，大爲相屬也。

### 倫敦泰晤士報

日本見解，以爲國聯應付中國陳訴，祇須勸令南京政府，速卽向敵投誠。此種見解，國聯決不能依從。而日本在滿州之軍事行動，應歸入國聯會章第十五條之範圍，亦莫能辯護。日政府容許或未能制止屢作的軍事行動，實自處於錯誤地位。且亦顯然違背凱洛格非戰公約之精神。日本爲文明之國，嘗以遵守國際義務自矜；今竟自墜其程度，殊可扼腕！中政府，現完全聽命於國聯；但若改從不忍耐的或激於義憤的或出於失望的計畫，則亦屬可悲。外相李定，已赴日內瓦，足見英政府之重視國聯行動。舊國聯稍有失敗，則將引起中國之大亂也。且以歐洲現狀言，國聯威信一經打擊，則世界軍縮大會，將有極不利之結果。

### 孟却斯德指導報

此次日本在中國東北暴行事件，實爲國聯行使職權之唯一機會，須避免圓滑外交，遵重理，不憚公認日方爲戎首。日軍佔據中國土地，竟若英島三區，謂爲地方問題，荒謬之談也！日軍行

動；無論是否由日政府指使，顯係極有準備。最近日飛機炸擊錦州，如謂此非戰爭，則何爲戰爭？日代表屢向國聯提出中國抵貨問題，然各方報告，均足證實中國人民之含垢忍辱，極端信任國聯能爲彼主持公道。此種消極態度，似足使日本軍人大失所望；故反誣中國抵貨運動，爲不合法。日人顯係圖謀哄騙國聯，國聯於兩星期前，即應自行調查滿事，不應以日本反對而罷，當亟圖之。

### 泰晤士報

日內瓦現所爭執未定之根本要點，乃處理國際關係者應爲哀的美敦或武力乎？抑爲公斷或法律解決乎？之問題。此問題之答案，將與世界將來之穩定有極大關係。此種攷慮，必須首先注重；若爭端本身之曲直，尙屬次要。日政府對於中國容有許多不滿事件，並表示謀以和平方法解決各案之忍耐。但據目前現象察之，日政府亟欲憑佔據地之優越點，對華談判，而執中國城鎮爲抵押品，此種辦法，與國聯外交之原則，實大相逕庭！假使日本先向國聯請求公斷，然後因無滿意辦法，再採直接行動，則日本定可得多大同情。並可援用國聯會章某項條文，以求正當解決。

倫敦時報

日軍在滿州擴大其佔領區域，與日本業經聲明政策，大不相同。日內閣對其軍閥行動，似無約束能力。日軍以炸彈轟擊錦州，阻止張學良在該處設立臨時省政府，足證明軍閥行動與政府限期撤兵聲明，殊不一致。

孟却斯德導報

(一)

十四日國聯行政院會議重開，實爲必要。日軍閱自由行動，不受政府節制。日代表謬稱日政府不負軍事行動責任，適足暴露日政府無力真相。但不能減輕其國際責任。國聯有阻止戰禍發生責任，若國聯規約第十三條不敷應用，則第十五條關於調查及公告之規定，當可適用。國聯應迅速發表關於東省事件之起因與爭端之忠實報告，並處置該事之建議，以免不幸事件發生。

孟却斯德導報

(二)

日本乃侵略者，其陸軍無論其爲自由行動，或奉訓令而出此，簡直有戰爭行爲。中國已表示其非常忍耐，並完全信任國聯。現有種種徵象，日本指消極的華人態度，爲侵略的杯葛，希圖淆惑行政會之聽聞，此爲目前爭執之常識。國聯之唯一的機會，在避免詭譎的外交之陷穽，而依賴常識行事。

## 巴黎通訊

(一) 茲事可謂奇變！中國受此鉅禍，而對於各國及國際聯盟，未嘗用最迅速之方法，直接報告，似爲失機。蓋報告之遲早，於感情之衝通攸關。假使事變乍起，通電卽來，則各友邦對此不幸事件，既有先入爲主之言，自深同情弱者之念。國際間空氣，必將倍形緊張。而對日本之飾辭巧辨，胸有成算，亦正不難執中國之言以破之也！且也事出意外，其報告初不必定依外交常例，卽文字亦不必求其太詳。歐戰初起，德人破壞比國中立，比之邊境守將，卽於軍前通電各國。其文但云：德兵攻我某地數字而已。而此數字電文，效力極偉，有本爲左袒，而趨向忽更者矣！有原僅中立，而偵張



觸起者矣！於以知間不容髮之時，自佔先著之爲要也！中國此番，本爲理直氣壯，而願出以審慎，遲遲發言，何哉？

二、中國今日，似頗同情於各國之派員調查。夫各國之調查，誠題中應有之義也。然欲證明日本暴舉，則中國自有最適當之人物在焉。其人爲誰？則當時身歷其境，親受其害之軍事領袖，榮臻是已！吾人倘得親聆其親面之誓言，勝於僕僕道途調查百倍，即對方當亦難以強辨也。昔在九九八年，土耳其與希臘之戰役，孰先開釁，各執一辭，莫能斷也。繼而希臘遣其前敵退歸之將領數人，遍歷各國，縷陳事狀，各國乃信希臘之言，而對土感情，於以大異。即在土人，亦復無以自解。前事不忘，可爲後事之師矣。榮君今似無所事事，曷勿翩然西來，一述事變經過，俾予吾人以顯明之證據，而得以坐實日本之罪案乎？

三、中國當時，既取無抵抗主義，則日本對於中國一切軍用品，以及一切貨幣物品，斷不能認爲戰利品。暫時雖經佔有，將來無論如何，必應歸還中國者也。而中國爲鄭重計，關於被佔物件，其種類數目，質量價值等等，亦宜詳晰開列，公告世人，藉資根據，而防隱匿。此項辦法，昔固有行之

者。英佔特蘭斯法爾金鑛，典礦者以其資產簿據，交付德國領事保存；同時於各國著名報紙聲明，是其先例也。中國對此，今尙默無表示，或亦未免稍疏矣。

(四) 教育機關，文化物品，戰時公法所應首先保護者也！日對中國尙未自認開戰，而竟有毀壞學校及攫取古籍之事。（按當指東北馮庸兩大學及四庫全書而言）。此其行爲，實足引動世界訾議者也！當歐戰時，德軍炮毀比之紗業公會，此公會僅因建築上負有美術之名耳；而國際間非難之聲，達於極點，於今未息！况日人今之所爲，較德曩昔尤甚乎？而中國不聞昌言其罪，抑又何也？

### 哈瓦斯社巴黎電

巴黎各報對白里安努力調解，及其外交手腕，多信其能以滿意辦法，解決中日爭端。中日兩國間所有困難問題，其詳細節目，必須細心研究；倘有必要，或可留俟他日直接交涉。此際重要之點，卽逐日因小接觸而有流血之事，必當迅予制止。中日爭端若果擴大，勢必逸出局部範圍。蘇俄

或以維護利益爲口實，出而干涉，正未可知。以日本政府之明，必能見及此種危險。法國各報又云：自有國聯會以來，日本卽爲行政院常任委員，若爲和緩人心計，而將軍隊撤退原防，其威信實毫無所損云。

### 柏林電德國輿論

於中日事件駭異之餘，况已漸移注其視線於國際聯盟會。對於該事件之反響如何，能否爲國際聯盟間之主持，故今日中日事項，不啻爲國際聯盟會之一試金石也。今日德國之輿論，對於國聯頗多譏評之辭。謂國聯向來對於國際間主要事故發生之後，皆採取模稜兩可之態度，畏葸成性，不敢作左右袒云云。持此種論調者，爲保守派之報紙地方指示報，德國普通報紙等等是也。此外對於國聯持擁護之論調者，如伏錫志報，該報稱國際聯盟所處之地位，極爲尊崇，故絕不可作輕躁之行動；非如吾等私人盛怒時之可擊桌狂喊也。故今日若有些微之希望存在，可使日本撤兵，恢復其戰前之狀態者，則國聯理應靜待其自動撤兵。再則國聯絕不能貿然下無所後盾之

命令。故處此形勢之下，實非靜候事態之變化不可。但一旦事態明瞭，日本決心蔑視國聯，則國聯將無第二路線可循，惟有起而聲討。而此後之變化，則不可知矣。

### 瑞士日內瓦報

東省事件之消息，於四十八時內已漸明瞭。而情勢則更趨嚴重。茲事不但可以危及遠東與世界之和平；即國聯之生存問題亦有關係焉。國聯視此次日本軍人之暴行，爲空前之大事。曠昔國聯和解國際戰事案件，雖已數見不鮮；而獨此次中日問題實含有特別性質，可稱爲國聯一種模範案也。從前果爾夫之案，希臘措詞不當，一面既已請求於國聯，而同時又請求於大使會議。致使國聯責任，減輕一半。又如希臘與布加利之爭執，波利維亞與巴拉圭之糾紛，均僅於小國之紛爭，易於解決。而此次之案情，則迥異往昔。今以一大強國，又是國聯行政院常任會員，竟以軍隊強佔行政院其他會員國之土地，侵犯性質已昭然顯著。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條約，巴黎非戰公約，以及國聯盟約，咸被其破壞無遺。倘國聯行政院對於此案漠不關懷，日本之軍隊依然佔據東省原狀

不能速復，則世人必視已往與日後之保安條約如廢紙矣！

現在東省發生之事件，非僅關係三數城市或土地而已！明年之裁軍會議，與夫歐洲之前途，實有莫大之影響焉！如國聯此次失敗，誰能再信裁軍之高調而高枕無憂乎？誠恐軍備之競爭，又將重現於吾人之眼簾，而其結果，實有不堪設想者也！

此事乃和平與戰爭，國際安甯與軍國主義者之奮鬥，或甚至變爲日本與國聯之奮鬥。但此則國聯須操勝券，而日本必須退讓而後已。國聯之機械將仍照舊工作耶？抑將從此銷滅耶？此今日世界各國政府所引領而望！以待國聯之解決此案，以定其將來對國聯之態度也！

國聯如不得已，決不願予會員國以難堪；如日本不堅持到底，國聯必盡力設法顧全日本之體面。日本對於中國在滿洲人民所抱之不滿，應用最謹慎之方法以研究之。組織調查團，前往調查，不難滿意。

不可促行政院太甚，應予日本以時日。使之了然世界大勢。時期雖迫，一日又何良計。但有一點，國聯有不能退讓者：倘稍事讓步，則形同自殺；即應使日人立即退出以武力所佔之土地是也。

如日本恐於其退兵後，其居民被人屠殺，似此僅可依法向中國政府要求，予以相當確切之保障。不可將退兵與此事相提並論，要知中國今日之仇恨，純係日本軍國主義者暴舉所致。

此案固係一極困難問題，因滿洲之政治法律，情形極形複雜。主權權利利益諸問題，均融在一起，實難解決。此種現象，確因歐洲距日本甚遠，鞭長莫及之故。蘇俄似與日本軍人有密約之消息，而行政院現在之組織柔弱無能。但此種種均不足使吾人有所顧慮，因國聯非專為解決易事而產生。蓋非有困難之事，不足以顯其用處也。就現在事實以論：正惟其距離東亞甚遠，更可使行政院易趨一致。出事捏造均係行政院會員，中國已將其案情無條件的交付國聯處理。數日來并無何種不謹慎之行動發生，兼有國聯之職員尚在南京，實可以抱樂觀。美國對於此案，尚不袖手旁觀，日本軍人乘歐洲經濟恐慌自顧不暇之際，貿然迫其政府出此暴舉而自炫得計。若在疇昔，此計或可成功。今則情勢迥異矣！列強政府得此警耗，互以函電交換意見，不免發生誤會。而且外交活動，不特漫散而且遲延。在此時期中，日本大可乘勢造事。但日本軍機之計劃有一根本錯誤：因其忘却國聯之存在。因此案之發生，恰在九月國聯大會期中。國際輿論所繫，決不能任行政院

軟化也。曩者倘有戰事發生，戎首之罪究難判定；今則不然，凡有啓釁者，不受國聯之勸告，則不啻自首其罪！遭世界之唾罵，而不能不讓步也。

世界輿論，乃吾人唯一救星，須遠大深明。東京距國聯甚遠，縱大聲疾呼，其達到音浪究屬微薄，且不能達到奉天日參謀之耳鼓。但此聲雖微，其力則不可抗；且能知其所欲爲不平之鳴，固未可厚非也。

## ●歐洲中小諸國對日態度

▲對日本暴行大體皆表反對

▲荷蘭葡萄牙 此二國皆有殖民地於遠東者也，觀日本之恣睢暴戾，懷然有行將及我之心；矧遼事起後，台灣亦復增兵，此尤足令兩國惴惴不安者，職此之故，連日荷議院中，已有擴張瓜哇總督權限，俾得便宜應付一切之議；而澳門防務亦在葡政府計議之中，間有與英屬海峽殖民地取相當聯絡之說。蓋利害切於本身，固不能視同隔岸觀火矣！

▲比利時瑞士。比利時平日輿論，固多不滿於日本者也。在昔美國所提滿洲鐵路中立之議，惟此贊成獨深。可以知其對日心理矣。且比人所深痛不忘者，德國破壞中立之往事也。而今也，日本對於中國之所爲，乃更甚於德人當日對比之舉。前塵悵觸，同病相憐，其不直日本宜矣。瑞士則亦爲永久中立國，故其感想與比略同，且爲國際聯盟駐在之地，其空氣亦自隨國聯爲轉移也。

▲奧大利匈牙利。奧匈意見，亦不以日本爲然，而純從經濟方面著想。其意以爲今日世界經濟，曾感不安，正賴世界各國合力協調，以謀挽救，而日本此舉，則大足以增加世界經濟之恐慌也。此說近日漸具勢力，或將成爲國際輿論之中心。

▲波蘭芬蘭。波芬兩國人民，對我東三省情形，視他國人較爲熟悉。蓋當隸屬舊俄時，以工商各業僑居我東省者甚多也。因是關於日人一切舉動，其知之也獨詳，而惡之也甚。至此次之事，波蘭駐法外交界某君，撰稿於巴黎迴聲報，其標題爲『不武之贖武』。批評日本，深刻入微，亦可見波人心理一斑焉。

▲瑞典挪威丹麥。瑞典之紙張火柴，挪威之魚，丹麥之罐頭食品，在國際營業上，皆與日本不無



競爭。然固非劇烈也。而此次則一致攻擊日本之行爲。瑞典諾門報措辭尤妙。其言曰：「日本與我瑞典，皆天產缺憾之國也。日本則有煤無鐵，瑞典則有鐵無煤。然瑞典未嘗思奪他國之煤以鍊其鐵；何日本乃欲攫鄰邦之鐵，以就己之煤乎？」現身說法，是快語，是雋語。

▲巴·幹·半·島·諸·國。此一派固非祖日，惟以久受戰禍，傷禽畏葸，深懼因此牽動大局，故其主張多偏於消極。

▲新·成·立·之·諸·國。此一派亦非必中立，但因立國未久，觀察不真，對於事實，不無隔膜，故其持論每涉於模稜。

此外則如土耳其，近年不甚關心外事；又如西班牙，國內方起政潮，其無所表示，固不足異也。

## 八 國聯調處之過程及其情勢

所謂國聯者，直乃列強之特種集團耳！名義上爲維持世界和平之最高機關，事實上所以維持世界和平者至爲有限！暴日橫行東北以後，我國卽向國聯呼籲，希望國聯有以調處此回事件，並希望有以抑裁暴日之行動，鞏固遠東之和平。截至目前，一易蟾圓，毫無成績，遺憾何如！國聯最初飭令中日雙方互相撤兵，可謂滑天下之大稽！經施肇基公使幾番辯斥，仍無良好之平允調處。美國加入，亦係出諸公意，暴日不惜竭力反對，其蠻橫不重公理可知！美雖加入，芳澤堅請直接談判，居心之險，又屬何如！最近國聯議決限十一月十六日以前日軍完全撤退，恐亦不過等於水月鏡花！爰將國聯調處此回事件之過程，略揭於次，並以覘乎弱國之在外交壇上，公理難以戰勝強權焉！

## 日內瓦通信

第十二屆國聯大會，通過中國水災救濟案之後，第二股討論專門問題之際，正議國聯協助中國建設之新計畫，不料日本進兵滿洲之消息，忽地發生，參加國聯大會之各國人士，莫不十分注意。國聯行政院且徇中國政府之請，特爲援引盟約十一款實行調處案，召集會議，中國首席代表駐英公使施肇基博士，首先向行政院報告：南京政府來電兩件，乃因日本進兵滿洲，佔據銜接北甯鐵路沿南滿線之各重要城市而發者。第一電謂：日軍在滿洲，拘捕奉天省高級長官一人，重要官吏十一人，並且侵入張學良之私宅，大肆搜掠。第二電言：長春街市，受害尤烈，產業受損，民衆被戕。傳聞死傷甚多，現在此城恐已焚燬其半云。按今被日軍佔據之領域，略與英國蘇格蘭北部愛爾蘭諸邦之總面積相等。自上兩電觀測之，足知其地現情，甚爲險惡。吾人且須念及其間尙有一大部分之事，不克明知；因日本方面，已將一切交通聯絡，盡行斷絕，令人無由獲得滿洲之消息。今日之情形，或將視昨日爲更壞，彼方之攻襲，日形擴展。形勢若是其緊張，試問吾輩對之，除引用

十一款之外，尙應引用其他條款否？（指第十五款）吾固希望日本政府，能作相當之應付，即其他條款，或可免於引用。又本代表昨日交付祕書廳之節略，曾請國聯調處此案，今則更須要求損失之賠償。

▲日本代表。駐法大使芳澤答稱：本人對於滿洲事件，與他人同一抱歉。在政府訓令未到之前，本人對於此案，僅能發表個人之意見：諸君欲明此案之源委，必先詳知其地之情形。滿洲土地遼闊（謂地域遼闊可見日本處理之難），中國之同僚，謂此次事變發生，並非中國方面所激成，此種說明，我方絕對不能承認。照我方所得之消息言，則日本駐彼軍隊，已曾數次被襲，次乃述及滿洲軍隊之人數（日本兵一萬人，中國兵二十二萬），繼且訴及中國人之抵制日貨，並謂滿裝日貨之火車，曾遭搶劫，本人可保日本政府，將盡力使此案縮小範圍，限於地方性質，並盡力避免一切困難。日本從無作戰之意。予意此項困難，若任中日兩方直接交涉，最易解決。國聯行政院對此異常複雜之事件，實無權能可處理之。設使國聯對此案，作操持過急之調處，或將激成日本民衆之惡感，反使直接交涉之舉，更見爲難也。最後芳澤重復申言，此事最好由雙方直接討論。本人正

候政府訓令，請行政院暫勿議決，留待下屆會議，再行核議。

▲施肇基：聞日代表之言，起作簡短之答復曰：吾知日本代表未接其政府之訓令，以致對此案，不能作明確之答復，施並列舉數端以駁日本代表。第一，爲事實問題：中國已準備將全部實在情形報告國聯行政院，由行政院組織調查委員會，前往查勘，即可確定何方爲事變之主動者。第二點，爲現在應採之步驟：此在盟約中早已敍明，無論如何，如日本之擅作軍事行動，總是破壞盟約，繼言在此日兵占據中國領土之期間，中國不能直接與日本作外交上之談判；日本代表對於行政院權能有所懷疑，吾意無須懷疑。因國聯在以前數年，已將較爲輕易之事件，因日代表曾言國聯不必小題大做，逐一處理，中國代表深幸聞日代表之宣言，稱其政府無意作戰，但本人須請行政院注意。現在日本所造成之情況，已近乎戰，是以在原狀未恢復時，中國不能與日本直接談判。中國已準備接受行政院之勸告，並遵從行政院之判決。

▲芳澤：又言：本人並非否認行政院有調處之權能；本人意見，僅謂雙方直接交涉爲更佳也。

▲施肇基：答稱：現在兩國間，不能直接交涉，我誠不解日本代表，何以未奉政府訓令而能如此。

發言意謂芳澤有意拖延，本人卻已奉有南京政府訓令，願將此案交付行政院，一切悉遵政府之命而行（此譏芳澤托詞未接政府訓令。）

芳澤復言未奉政府訓令。

▲英代表。聲仙子僑宣：此案甚嚴重，並為國際聯盟生死存亡之關鍵。中日兩國對於國聯關係均甚密切。想均完全依照盟約之精神而行。行政院因雙方意見不能一致，現在不能討論此案。惟行政院處置此種事件，已非第一次，上次行政院主席辦理此等案件，第一事，即戒兩造勿使事情再變嚴重。本人承認日本代表已經正式担保其政府，不至使此事再加嚴重；中國代表雖未明言，從其全部演說察之，確已具有此種精神。再則行政院所應為者，即要求已佔他國領土之軍隊立行撤回；在撤回時，慎勿有擾亂地方情事。又云此等步驟之履行，並非始於今日，即如以前相似之案件中，亦曾為之。本人尙憶白理安君宣言即有不可藉口維持安全一義而肇戰禍等語。聯盟行政院負排難解紛之責，不僅可以引用盟約，並可引用其他外交工具，例如凱樂廢戰約以及關乎對華政治方針之約（指太平洋約）。美國曾簽以上兩約，對此事必甚注意，本人提議將行政

院對於此事討論經過（即行政會議紀錄）報告與華盛頓政府云。

按聲仙子爵演說中主張撤退兵隊之一點極有分量。在場之日本人士聞之，態度十分緊張。主席見勢不佳，宣告休息二十分鐘，嗣因日方意見仍不妥協，乃即宣告閉會。改于是日下午三時半繼續集會，屆時萬衆雲集。而院議未即舉行，祇於別室窺見中日兩代表尙共行政院主席萊菴、國聯祕書長德磊孟在內傾談。直至四時二十分，院議方開始。日本代表芳澤首先致詞，備述滿洲嚴重之情形，以及日本在滿洲利益之重大。計除南滿鐵道外，留住之僑民達一百萬，各種事業之投資，約達日金二千兆圓。中國地方政府之代表與日本官方交涉事件之不克解決者，無慮百件。總之對滿洲事件，欲有所處理，必先詳知滿洲當地之情形；日本政府本欲盡力設法以求迅速之解決，吾等須十分小心（作此空言意圖銷磨時晷）。終則謂：本人未奉政府訓令。日本代表芳澤現任駐法大使，上午用法文演說，下午則操英語，遇事夷然無所動，喜怒不形於外，態度十分玄妙。語時日向下視，口嚼葉捲煙，而火常熄。常用引火器取火，而烟仍不燃。出言極緩，似在沈思熟慮。應付對方。語在吞吞吐吐之間，聽衆聞之着急。中國代表施肇基則反是：一手持成疊之電報，一手微

顛，激於無限之悲憤；其發言時，即舉長篇電報示座衆。謂：事情日見其嚴重，此電內容，如爲座衆所知，必且驚懼不置！但施作此言時，未即宣讀電文，僅云：此電即將通知國聯祕書長。施又云：現在本人對於直接討論之說，已詳悉其底蘊，本國政府甚願盡全力，謀和平之解決。最後則云：縱使本人承認此案，將有短期間之猶豫，此案總宜從速處理。主席西班牙代表萊、慕外長，面圍團有怡然自適之態，迨施代表發言畢，主席譎然政詞曰：同僚及予，均甚注意中日兩代表之宣言。敢請國聯行政院，應否畀予以全權，實施以下三事：一則立即通知中日兩國政府，使勿作有礙和平解決之行動；再則此兩國間，如有開進他國以內之軍隊，應即撤退。並使撤兵之時，對於住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得有妥善之辦法。三則將行政院會議經過，通知美國政府。並謂第三點，乃英代表聲仙子爵所提議者。因美國爲簽定凱樂廢戰約與華府約之一分子。對中國有特別關係等語。並謂本日開會後，尙請中日兩代表以及較有關係之國之院代表，另開會議。嗣德代表寇惕斯表示意見，謂國聯此舉，當爲處理此案之第一步。法代表馬犀利，義代表敦朗地以及那威波蘭兩代表，均謂：危機迫切，明日或視今日爲險惡。此案之處辦，宜甚迅速。中國代表施肇基復致詞曰：本人承受主席之宣



言，據本人之解釋，乃謂此案之處理，不由中日直接談判始，而由國聯行政院居中參預始。且其辦法，必及賠償損失懲罰肇禍之人也。最後本人要求行政院會議之延期，盡力縮短，因時間之爲物，實爲一事得失之重大關鍵。本人要求行政院會議，務於明日繼續舉行。

日本代表聲言，本人必須靜候政府訓令，明日院議能否續開，未能言定。

其時英代表聲言，仙子爵之意見，與中國代表略相同。聲言仙子爵曰：滿洲方面，有數百人被戕，婦孺亦且不免，深恐再事遷延，更形險惡。因請主席將明日行政院會議，從速提早舉行。於是日英兩代表間，辯爭甚力。日代表意見，認日本國有權要求延會，聲言則稱此乃主席之權。最後日代表乃言，一俟接到訓令，趕即通告行政院，遂散會。而主席報告之三點，其後亦經行政院全體通過。

九月廿二日內瓦電

國聯已覺滿洲事件之嚴重，雖有許多歐洲問題亟待辦理，然行政會現以全力應付中日衝突事。九月二十三日六時三刻，集於行政會會場者頗衆，因公開的行政會會議，已臨時召集。一般

人衆，甚願聞滿洲問題，究有何種進行也。我國總代表施肇基，到會最早。甫入座，卽有一紙傳入，見之，卽離座挾其文件而入另一議室。蓋西班牙、英德意四國總代表開秘密會議，請施列席，芳澤亦被邀與會也。英代表薛西爾至此發言，擬和緩空氣，謂渠深望行政會已達到國聯會章第六條規定，在會國必須將其爭點提交國聯，並依照國聯判決行事者之目的，渠信雙方現可自己和平解決此事；但若屬不可能，此事可再提出於行政會云。中日代表各讀關於時局之文後，施肇基聲稱：中國絕對的置其本身於國聯手中，同時要求國聯請日本立即將其軍隊退出所佔中國土地之外。中國全國人民雖對於日人有深切之憤怒，但自九月十九日日軍行動以來，在華日人從未有被擾者，中政府在人民上之威權力量，於此可證云。芳澤答稱：中國指摘日本各節，日政府已於致國聯牒文中答復之矣云。薛西爾批評日牒，謂依渠意見，爲保護日人生命起見，派兵佔地，乃極危險辦法，渠請行政會諭令一種中立委員會實地研究茲事云。勒樂發言，結束此會，謂行政會現算此爭論雙方以好意解決之，渠信賴日本趕速撤兵，並樂聞中政府所發保護已退兵區域日人之諾言云。勒樂至此，乃宣布休會。

### 廿四日日內瓦電

英代表薛西爾主張國聯立即派遣中立視察團赴滿。芳澤對此舉是否適當，表示疑慮。深恐日方輿情將受激盪，致解決滿事更覺困難。施公使極力主張視察團之重要，並稱如國聯不能立即派遣，應請行政院提出中立國家或名人，由政府聘請赴滿視察。芳澤旋稱，渠未知日政府對於薛西爾提案能否同意。但予轉達本國政府。惟國聯如未經日本同意，遽行委派視察團，日政府不負任何責任。至於日軍佔領區域之擴大，芳澤則稱擴大範圍，僅限於保護日僑生命財產之需要。施公使旋復堅持委派視察團之主張。最後理事會決定，由芳澤電該國政府請訓。

### 廿五日日內瓦電

辦理滿洲事件之行政會特別委員會，開秘密會議。行政會公開會議，就日政府正式來文考慮滿洲局勢，會場空氣緊張。國聯人員提及滿洲問題，議長勒樂首先發言，對於日牒語調，表示滿意。謂日牒所稱日政府極欲保障中日間交涉之和平解決。大部份日軍已撤回南滿鐵路區域之

內，現駐於瀋陽、吉林等以資戒備之少數兵士，待形勢許可時，即須撤回一節。行政會閱之，爲之欣幸。行政會遂對此問題討論兩小時，中日兩總代表互相激昂辯論，芳澤聲明日政府儘速從佔據土地內撤回所有軍隊之決心，並辯護日政府決計行此政策之誠意。施肇基則駁斥其言，再重申中國之要求，請派中立委員會監視日本撤兵。

### 廿七日日內瓦電

國聯理事會宣布，在此一星期中，暫不休會，須俟確知佔據滿洲各地之日本軍隊，完全退回原防，然後休會。

### 廿七日日內瓦電

國際聯盟會議，因對於東三省事件，欲得一解決之保證，決定展期休會。日代表芳澤向國聯保證，滿洲日軍，大約在本星期杪，當可撤回滿鐵附屬地。國聯中人，希望一俟日軍退出佔據地域後，中日政府間即可進行交涉談判。

關於滿洲事件，此間迄無變化。行政會按照現有程序，將於今晚結束其會議。在尋常情勢之下，閉會後，須隔六個月，各國始復集於日內瓦。今國聯行政會之應付中日問題，似成僵局。日本所稱儘速撤兵，退出佔據土地一節，行政會已承認此諾言之信實；但行政會今日能否有可使中國滿意之決議，極為可疑。中代表因事機轉變，至為失望。大約行政會將延長其會期，俾再考慮滿洲問題。人所共曉者：主要難點，在中國不信任日本所發日軍現退入南滿鐵路區域之宣言。中代表與中政府以為在日軍未完全退出佔領區域之前，不應散會；否則日內瓦將在中國造成一種可悲的印象，而喪失中國對於國聯之信任。在此緊要時機，英法德三國外交當道，皆不在日內瓦，行政會之威權，因此減削不已。此誠為極大不幸之事！歐洲時局吃緊，實負其責。英外相李定因財政問題之需要，不能離倫敦；而法德二國外長方有事於柏林，作重要之談話，亦不能前來。但英總代表薛西爾勉力應付，冀促成中日間之諒解。

廿八日日內瓦電

國聯努力促成滿洲事件之解決。但今日復遇一難關。理事會前曾提議組織委員會赴遼調查，并規定日軍撤退日期。中國施公使力爭委員會內必須有中立國委員。日代表芳澤則稱此次委員會苟非純由中日兩國委員組織，則祇能請訓本國政府後再行答復。嗣主席樂宜稱，理事會於星期二國聯會議末次大會時，將以迄今努力調處經過，與中日兩方態度，作一公正報告。

### 廿八日日內五電

行政會今日散會時，代理議長勒樂，宣佈行政會將再集議，辦理中日問題，會期將延長數日。此項決議，頗為中代表施肇基所歡迎。蓋中國現極希望國聯有效的斡旋，助成滿洲事件之和平解決也。行政會會期本定今日終畢，今晚延長會期之決議，當可堅南京政府之努力，以約束激烈主張，而成就和平解決。今日午後，行政會開全體會議，討論滿洲危局，留心旁聽者仍甚衆。

### 廿九日日內五電

今日午後國聯理事會，復開會討論滿洲事件。日代表宣稱：滿洲日軍現正在撤退中，目下南

滿鐵路附屬地外，僅吉林、瀋陽、鄭家屯、新民屯駐有日軍，日本擬儘速完成撤兵，而以不危及日僑之生命財產爲定云。中國代表提出折中建議，請理事會輔助中日雙方，即行商妥協定，俾得規定早日撤盡日軍之日期。如是，可免有派中立國調查委員會之必要。於是理事會乃開始討論，雙方各發辯詞。結果，請中國代表提出書面建議，以供理事會考慮。理事會，日內將定期續開會議。

廿九日日內瓦電

國聯行政會，明日（即星期三）或將開最後一次之會議，以便結束其對於滿洲事件之討論。

三十日日內瓦電

國聯行政會將於今日午後四時開最後一次之會議，聽取中日兩國總代表關於滿洲事件

之陳說；然後草擬紀錄雙方陳說之議案，並決定如滿洲事件之情形有召集行政會之需要，則行政會於十月十四日復開。

### 三十日日內瓦電

國聯行政會今日午後四時開會，以便通過以英法意德四國代表組合的國聯特別委員會。今晨密議所定擬關於滿洲事件之議案，行政會後即閉會。至十月十四日復開，但議定如日軍全體已退出佔據區域，而中日間直接談判業已進行，則行政會可不於十月十四日復開。提會議案，已經各方接受，議案中載有中日兩國致行政會勸令和平解決之覆文。日政府所發否認日本欲吞併滿洲土地之聲明，日本正式宣布撤回佔據區域內日軍之聲明。中政府對於南滿鐵路區域外日人生命財產擔負責任之聲明，及中日兩國允採行種種之方法，以免時局愈臻嚴重之擔保。

### 十月六日日內瓦電

滿洲事件最近之發展，頗現緊張之勢，故國聯理事會實有於十月十四日召集會議之必要，



此今日公布之消息也。該項公布復稱：此次會議係上星期理事會開會時之決定，故亦無特別憂慮之必要；再則倘在此數日中，形勢如能大有進步，則該特別會議，亦可隨時取消。

### 九日內瓦電

中國總代表施肇基，因日軍飛機又轟擊錦州，向國聯理事會提出緊急要求，請立即召集會議。今日理事會已決定提早一日，於星期二開會。恐星期一各代表不及趕到，故由國聯秘書廳與議長及英法等國商定星期二召集。總秘書德魯蒙現已發出開會通知，并分電各理事國政府，請將最近所接遠東公使領事報告之遼吉與中國其餘各省情形，轉告理事會。同時，議長勒樂又會同德魯蒙，分電中日政府，內稱據國聯所接報告，似東省與中國其餘各處發生之意外事件，足令雙方感情益趨惡劣。解決爭端，更形困難。茲特於理事會重開以前，請雙方注意，日前在會商定，彼此約束勿令事勢更趨嚴重之成約，渴望各自設法完全履行，載在九月卅日理事會決議案內之保證。

## 十日日內瓦電

白里安、勒樂（即理會議長）意外相格蘭第、波蘭外長柴萊瓦基均將出席，德國方面或將由總理兼外長白魯甯親至。開星期二會議，聽中日代表報告最近狀況後，即將休會，俾各國代表可與中日代表分別私自接洽。然後於星期三再行開會，倘能商得一解決方法，則料理事會將於星期六閉幕。現國聯中人承認各國尚無意考慮經濟封鎖中國或日本計劃，除非以此為阻止此後戰爭之最後方法。但咸認此番會議，如不承防阻中日戰爭，則明年二月間無庸召集軍縮大會，因此次中日糾紛，可認為國聯有無阻止會員國作戰能力之無上試金石。倘竟失敗，則國聯必須承認各國不得不維持充分軍備，以供國防之用。

## 十一日日內瓦電

滿洲事變，日趨險惡，前途實至可慮。國聯理事會雖將於星期二召集會議，然能否調解此危局，希望實至渺茫！加以日本今日復有照會送致國聯秘書長德魯蒙氏，內稱日本對於東省事件，

絕不能容許國聯之干涉；其理由爲國聯對於日本，尙未可謂已爲十分了解。

### 十一日日內瓦電

中國總代表施肇基，今日致文理事會，開列遼吉事件發生以來送達理事會之五十九件公文，撮其要旨，並列舉目下仍爲日軍佔領之城邑，被日軍阻斷與霸佔之鐵路，及日人運交蒙古青年黨之軍火。

### 十二日日內瓦電

國際聯盟之破天荒緊要特別理事會，爲中日案件，十三日早開幕。討論中日和平辦法。因西外長（卽此次聯盟會長勒樂）未列席，以法外長白里安爲主席。中國代表施博士肇基首先以悲痛之聲調，將中國之提案交理事會，並宣稱中政府以十二分之熱誠，服從聯盟約章及非戰公約。如此次失敗無效，試問明年二月之軍縮大會，將如之何？日代表芳澤將日政府提案送交理事會，對於中國之要求國聯干涉，仍極力反對。

國聯理事會今午開會，先由麥特利亞加主席，法外長白里安，英外相李定，意外相格蘭第相繼到會。開會後，麥特利亞加即代表西外長勒樂，請白里安主席，白氏接受，乃就主席位。致短辭，謂：渠信國聯遇此危局，將能達到維持和平之主要目的。嗣英代表發表天津英領事報告，日軍鐵甲車開到通遼與日兵拆毀鐵軌，及用地雷轟炸貨棧情形；並謂：日方曾告瀋陽美總領事，滿鐵附屬地以南，現有軍隊二千。又謂：中國方面否認日飛機轟擊錦州時華兵有挑釁行爲。聲稱：當時華軍中並無高射炮，亦始終未開放一來復槍彈。中國總代表施肇基演說，異常激昂，力言國聯有迅速解決遼吉事件之必要。謂：國聯若不能解決此事，則其結果，第一、明年軍縮大會，勢將爲之崩壞；第二、遠東之糾紛不去，則國際間欲安渡財政經濟危局之一切合作，將爲之解體！並謂：余今日發言，非常憤激，深恐將有過激之言，爰謹讀一宣言，略謂：當九月三十日理事會休會時，原期日軍在本月十四日以前完全撤回滿鐵附屬地以內，恢復遼吉兩省原狀；不料在此期間，日軍復有侵略佔領與暴行之種種舉動，其軍事活動，依然遠出滿鐵附屬地以外，反致超過九月三十日所佔領區域甚遠。故今日理事會當前問題，依然如昔，即日軍必須撤退中國轄境，此舉毋庸事實之取證，

亦不必待中日關係之復常，倘吾輩在此間之努力未能奏效，則明年亦不必再召集軍縮大會，因本會之維持和平若告失敗，則各國勢將唯自己國力之是恃，今以美國之與本會合作，倘猶失敗，則吾人尙有何種機會，可以樹立一永久和平機關？故中國現唯希望文明力量之勝利，保障軍縮之基礎。施氏又謂：吾輩當前問題，乃國際間究竟能否集合行動，抑各國仍須各自爲謀，單獨自衛？中國擇取集合行動之途徑，對於本國軍隊，已下嚴令，盡力避免與日軍衝突，對於文吏，亦已下令保護日僑生命財產。中國寄其希望於國聯會章與凱洛格非戰公約，認兩者爲十。二年來艱苦工作所奠立之世界和平基石，設吾輩竟任此基石傾倒，則全世界之和平，亦將隨之同墜！中國已將遼吉事件完全託付國際聯盟，希望國聯力能制止日軍暴行，且深信國聯將能保障遠東和平。嗣白里安聲稱：理事會自前次會議中日兩國俱畀以若干保證以來，所懷希望，不幸竟未能實現；理事會曾冀本日會議可以毋庸重開。詎料局勢益趨惡劣，吾輩重視中日兩國之努力，但竟無效果？吾輩尤希望中國命其人民避免生命喪失之令，將繼續遵守勿渝。繼乃請中日注意美國完全與國聯協調之宣言。

## 十四日內瓦電

今晨十時，國聯各理事除中日代表外，悉由白里安召集開一祕密非正式會議，討論調和中日要求方法，及取決應否邀請美代表參加理事會及五大國會議。聞商榷結果，決定邀請美國參加理事會議，一俟徵得中日政府同意，即行發出邀請書，並推白氏向兩國接洽。料中國對此當能贊成無疑。惟希望日本能予同意。今午白氏已與芳澤晤商，繼乃訪施肇基博士，據可靠消息：芳澤曾告白氏，此事須向本國政府請願，方能答復。又據國聯中人消息靈通者稱：理事會現將用種種方法，使中日之滿洲危局得以友誼解決。倘至萬不得已時，則將被迫實施聯盟會章第十六款。現望在數日內能商得一種協定，俾日軍可以撤回滿鐵附屬地。而中日間將可開始直接外交談判。若美國參加會議，則美代表除投票外，可享其餘一切權利。如此，會中對於各項提議，便可獲知美國態度，免致將來議決後，有爲美國所不能接受者。據稱：九月間理事會本擬派國際調查委員會，因探悉美國不甚贊成而罷，故此大理事會與美政府俱贊成有美代表列席，諒日政府當亦不能

獨梗衆議，逕行拒絕也。至今日各理事非正式會議中，除此事外，其討論點係集中於昨日代表芳澤宣言之解釋。蓋此對日本堅持先與中國直接談判，然後撤兵，而中國則於日軍撤退以前，拒絕與日本談判，因此成爲僵局，故咸認形勢頗爲險惡云！

本日午前九時三十分至十時四十五分，行政院在白里安主席寓所舉行非公開會議，所有會員，除中日兩國代表不在場外，會討論美國行將切實合作，並參加行政院會議問題。行政院會員十二員，全體一致贊成。美國參加公開暨非公開兩種會議，而有顧問發言之權。白里安當受委任，以此項決議，通告美國暨中日兩當事國。

今日下午理事會休會前，白里安演說警告中日兩國，負有維持遠東和平之重大責任，並勸各自約束，勿生增重局勢之意外事件。白氏又據述滿案局勢，略謂：日本曾一再保證並無惡意，一俟確知日僑生命財產可得適宜保護後，即行撤回佔據中國境內之軍隊；中國亦曾宣稱無報復意，將約束人民勿有暴行。因此今次糾紛，當不致有釀成巨禍之理由。設竟成爲巨禍，勢將發生非人力可抗之局勢。所以理事會今日必須盡其最高貴最重大之職責，而赴之以堅毅。日本與中國

必須信任國聯，苟有國家不惜釀成巨禍，以致影響全世界，必負可怖之重大責任。在目前危局中，仍有和平消釋誤會之可能。兩國外交關係，猶未斷絕，尙能圍坐一桌，討論此次糾紛之歷史，理事會將永不放棄其職任。就其可用之有限方法，努力盡其職責。按自九月三十日以來，時局未能進步之原因，據日方意見，由於中國有抗日運動與抵制日貨，以此日本不能撤兵，且在若干地方，有日僑遷移出境之舉。反之：中國意見，則謂：國民政府已盡力設法，至少使在滿洲以外可免發生喪失生命情事。理事會希望中國將能維持此態度，須知雙方俱有力守鎮靜與緩和局勢之必要。再者：中國曾向日本提議，速撤回南滿鐵路附屬地外之日軍，但日本漠視此議。堅持立開直接外交談判，最後美國已宣言完全擁護本會，此乃今日之局勢云。

又據當日國民新聞社急電云：中國總代表施肇基通知理事會：中國將繼續盡力保護日僑生命財產，但鑒於日軍之侵略行爲，設因日政府繼續用武力爲國家政策之一端，而釀成不幸結果，日本當負全責。中國深信中日民族間缺乏諒解，乃日軍非法行動後不能免之結果。日本若能切實撤兵至滿鐵區域內，定能使兩民族間關係大有進步，而世界之和平，亦可由此保持。



十五日日內瓦電

午後五國委員會，聽取日本代表意見，因有多數委員贊成美國參加，對於日本反對議論，決定舉行行政院非公開會議，予以考慮。但一經表決，芳澤即不得在公開會議時表示反對，非公開會議延長至午後八時三十分始散，芳澤得從容發表意見。結果以十三票對一票予以否決，而邀請美國之文當即擬定。并決定明日晨間，迅予公開表決通過。屆時日本代表，或不出席亦所不計。即使出席表示反對，亦僅簡單發言，此次非公開會議需時甚久，而又困難。日本代表力持反對意見，謂美國參加，在形式上頗有困難，并提議組一專家委員會，以便討論此議，以十二票對德日兩票否決。日代表旋又將此議提出。當時白里安獲有李定爵士之贊助，即起立發言稱：專家委員會若必欲召集，則其決定無論利於何方，當由日本加以承認。日代表乃又取消前議。至日本反對意見，行政院會議若由美國參加，係一根本問題，應由行政院全體一致表決通過。又返復聲明東京與華盛頓交誼甚篤，渠之反對意見，並非涉及美國，但恐國聯會基礎因之動搖云。白里安答稱：根

本問題上月業已提出，當時決定與美國交換意見，經行政院全體一致贊成，此際所當取決者，係將電報交通改爲較直捷之接洽方法。此言經李定爵士熱烈贊成。西班牙代表謂：因遠東和平瀕於絕境，應即迅速將事，行政院會員十三員亦同此意。當由主席宣讀邀請美國之文，予以通過。文意以業經交換意見爲根據，請美國派遣代表列席行政院會議，俾以較直接之方法，與國聯會商洽。美國係非戰條約發起人之一，而非戰條約實大有裨於世界和平。此次非公開會議，中國代表因已表示信任在先，迄未發言，邀請文決於明晨發出，明日午後美國代表必可到會，并參加討論。

### 十六日日內瓦電

自國聯會降生以還，日內瓦城最莊嚴時期，頃刻又將度過一次，行政院開會時，美國代表吉爾白將就座於外交官席次。主席白里安茲已收到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承認參加之覆文，即將宣讀一過，并請吉爾白就座於會議席次。吉爾白備長約一百半之文件，對於美國在遠東有共同努力調和之志願，加以聲明。其對於國聯會事業，將以熱烈口吻而道及之，其對於非戰公約發起時

美國所擔任任務，亦當重加申言。中國人士云：人心未必立可望和緩。例如歐戰和約成立以後，當時緊張情形，直至經過許多時日，始乃改善。此際中國國民意氣激昂，而經國民政府努力鎮靜，自必有裨於行政院工作之進行。行政院深以撤退日軍爲念。中國人士之意，無論何項談判，必俟日軍撤退後始可行。此在日本則以締結一種原則上之協約爲先決條件，日內瓦方面，擬覓一折中辦法：一面由日本分期撤兵；一面即於撤兵期內，由中日兩國開始談判。此層中日兩方意見亦不一致，中國之意，無論談判情形若何，日軍必須繼續撤退，日本之意則反是。此外尙有較嚴重之困難，即在日本所謂原則上之條件中。此項條件，幣原不願向中國駐日公使提及，日內瓦方面，則嚴守秘密。但其中至少有一項未便加以考慮，其餘各項，或可提出討論。綜觀以上各節，行政院尙有多事之秋。而日軍又日以轟炸爲事，尤足使行政院爲難。但本日白里安氏藉其個人力量，獲有極大勝利，可視爲來日之佳兆。又美國代表加入行政院之禮節，即將舉行，遠東某方面，必當爲所影響，而加以深長思也。

今晚國聯行政會，舉行公開會議時，美代表吉爾白起稱：美政府已接受行政會之請書，渠將

以請書中所規定之資格行事，在此國際惶恐深切之時，美國承行政會邀請參加與巴黎非戰公約有關之討論，殊為感謝。凡根據國聯會章而提出之任何辦法，美國不欲插入，再在會章下任何行為之決定，美國亦不欲參加；但巴黎公約載有現任國聯行政會議長白里安及前任美國務卿凱洛格兩發起人之名字。此約在美國觀之，乃指揮世界輿論之一種有效力的工具。為僅用和平方法解決兩國間爭執之後援，及時行使此種世界輿論之力量，當可奏阻止國際和平破裂之效。若國際和平破裂，則影響將遍及全世界。吉爾白末盛稱：白里安維護和平之功，英總代表李定對於行政會在此事上決議之結果，表示滿意。並謂渠初次代表英國出席國聯行政會，適遇美代表與會，復有白里安為議長，渠引為大樂。除日代表芳澤外，其他會員皆對於會務之進行，表示欣幸。意代表格蘭第謂：此會表明美國供獻其在國聯工作中之合作，西班牙代表瑪達利迦稱：東西現為和平之利益而聯合。中國總代表施肇基稱：中美間之大洋，其名太平，乃此兩國對於他國關係之象徵。

### 十七日日內瓦電

理事會在本日祕密會議中，對於召集評議會特別會議一節，討論頗見順利。倘目下僵局不能打開，則此事將見實行。評議大會之任務，大約在討論究用制裁抑經濟抵制，以解決中日危局，更或將滿洲事件之整個問題，提出評議會，以喚起世界輿論，亦未可知。但如目前所討論之經濟抵制計畫，尤其在英美之合作，衆必認爲亦必能行。至召集評議特別會議，於一九二六年討論德國加入聯盟案時，已有先例；聞今夕各理事祕密會議中，已論及總祕書立即召集評議特別會議之手續問題。

今日午後國聯行政會舉行公開會議一小時，決定電致中日兩國政府，促其注意於凱洛格非戰公約下之義務。旋休會，定星期日十二時重行集議。同時送交國聯祕書處之消息，仍如雪片飛來，皆與滿洲事件有關。中國代表團現紛紛將南京傳來報告滿洲日軍戰事行動之消息，轉送祕書處；日代表團發出宣傳文字，詳說日飛機出現於滿洲之正當，以匪氛日熾，時常危害日僑爲

理由，並竭力聲明日本願避免增重時局之意。

國聯理事會，今日再行考慮解決延擱不決之滿案辦法。各會員除中日兩國外，皆於今晨十時零五分齊集於理事長之祕密會議室。美國新代表吉爾白亦列席，各會員皆詳細深刻之考慮。此種情形，在國聯歷史大可紀錄。會議約一時三十五分之久，即停會，展至下午六點鐘，再集會。此會之結果，各會員咸保守祕密。但知其內容雖無議決條件，但會務之進行甚為圓滿。最重要者：即日本在滿軍隊，將撤至南滿鐵路區內，以利中日直接談判。如日本深慮日軍撤回時，其人民將受中國人之報復蹂躪；則國聯計畫可派監視員至撤兵地點監視，以免中國人或有忿憤行動。

又據當日路透社急電云：國聯行政會會員今晨有非公開之會議；但午後或舉行公開會議。今日之重要發展，為一般人主張滿洲日軍必須撤回鐵路區域，以便利雙方之談判。行政會各會員除中日兩國代表外，今晨集議於國聯祕書長之辦公室，作祕密會議。美代表吉爾白亦與會，東京傳出日本有退出國聯可能性之消息，已引起國聯方面之痛苦的印象。但衆望此事，不致實現，以免增重業已困難之時局。滿洲問題現入於緊要階級，因真正辦事之時期，今已至矣！此間有一

種堅強人氣，以爲日軍須退至原駐地點，以便利兩國開直接談判。若日本以日軍退後，日韓人民易受危險爲慮，則行政會，可建議派員實地監視。

十八日日內瓦電

明日行政院將請雙方當事國，對於和平解決發表意見。白里安逆知雙方必不同意，將代行政院發表意見。本晨開會時，經西班牙代表愷切發言之後，行政院十三國代表，贊成無先決條件撤兵。至日本聲言蘇俄亦須參加及其最後保留，未必見諸實際，觀於東京傳來之報館言論，即可知之。

二十二日日內瓦電

本會回顧（一）該決議案簽字各國所予之擔任，尤其爲日代表聲明日政府願依滿洲日僑生命財產之安全上所獲切實擔保之比例。繼續儘速撤退軍隊至鐵路區域，及中國代表聲明中

政府願擔負鐵路區域外日僑生命財產之安全責任，並所予意在切實保護滿洲日僑之諾言各節。

本會又回顧二雙方擔保不施足以增重目下時局之任何計畫，故不依賴任何侵逼政策或侵逼行動，而擬實施遏止仇意的運動之計畫。

本會又回顧三（一）日代表所稱日本在滿洲並無土地的企圖，並備悉此言實符合國聯會章與九國公約之條款，蓋簽字於該二約之國皆允諾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並土地的與行政的完整也。

回顧四 深知爲中日尋常關係之恢復計，要在履行此項保證與擔任，故本會茲特決議：

（甲）促日政府立即開始並不間的撤退軍隊至鐵路區域，庶在行政會下屆開會前可完全撤退。

（乙）本會請中政府爲收回受影響的地方計，籌畫可保障該處日僑生命財產安全之佈置，以履行其負責保護在滿洲日本人民生命安全之諾言。並請中政府容他國代表聯合



中國所指定辦理此事之官員，庶他國代表可視察此項佈置之執行。

本會（五）主張中日政府應立即派代表協定關於撤兵各點之施行細則，並接收已撤兵之土地，庶可進行無碍。

本會（六）主張中日政府於撤軍完成後，即直接開議雙方間各懸案，尤其是因近來事件而起，及關於現有困難，及因滿州鐵路問題而發生者之案件。爲此旨趣，本會建議雙方應設立一種和解委員會，或類此之永久機關。

本會（七）決定休會至十一月十六日，屆時將再研究時局。但本會許議長有權於其爲須從速召集時，得提早召集之。

但日代表芳澤對於白里安議長提出之決議案，絕對反對。提出日本方面之對案如左：（第一）對於確認中日條約上諸權利，作原則的討議；（第二）中國政府保障使日本有撤兵可能之誠意；（本項中含有取締排日運動經濟抵貨等事）；（第三）關於滿州行政諸機關及商業上之權利，中日直接討議；（第四）爲保障滿洲各地方居住之日本人生命財產安全計，依照地方維

持治安程度，分五期撤兵，關於撤兵計畫，中日直接討議（第五）滿洲中日關係之將來，兩國間開始直接交涉。

### 二十四日內五電

國聯行政會今晨開會後，即集中討論於所謂基本原則之問題。日本在其對案中要求於滿洲撤兵之前，中日兩政府須有關於支配尋常關係的基本原則之協定。日本此種要求，究竟意思何在？豈專注重保障其以防報復之安全乎？抑欲將兩國間意思各異已有多時之事件，歸納於基本原則中乎？英代表薛西爾請日代表切實說明此語之意味。芳澤答稱：何為基本原則？渠略知其意。但非至日政府許其發表時，渠不能為行政會言之。渠以為日政府之欲在撤兵前與中國締結協定，乃當然事；日政府深知苟不如是，則日人將有被華人報復之危險也。末謂渠對於基本原則，已發充分說明云。最後白里安宣布休會至午後四時，屆時投票決定行政會之議案及日本之對案。

廿五日日內瓦急電

理事會廿四日下午開會，投票表決決議案，以十三票對一票通過決議案，令日本十一月十六日以前撤兵完畢。日本對案，亦以十三票對一票否決。

# 九附錄

日本暴行中

## 外人遼吉視察報告

此次日本之暴行東北，可謂膽大如天；不僅國人痛心疾首，即各國有識之士亦頗爲扼腕不置。斯篇爲外人在日本暴行中，冒險前往遼吉視察之報告。日本蠻橫之狀況，完全畢露。此報告，一秉至公。在報告者，固僅爲概略之寫真；而在讀者，直覺一字一淚矣！

九月十九日早，日軍第二大隊突攻中東路二道溝站之路警本營，及長春南嶺中國軍營，在二千五百軍士之大屠殺後，占領二地。代理吉林省主席及吉林邊防副司令熙洽，在接到長官該地中國軍事當局，勿向日軍還擊，並派二人至長春，調查發生之事件。吉省府接悉瀋

陽於十八日夜亦被日軍攻擊占領後，召集委員會，決定應付辦法。委員會令吉林外交主任施履本，至日領署詢問瀋陽長春情形。日領即答拜吉省府代理主席熙洽。熙詢彼事件真象，及日軍攻擊原因。日領答稱：此皆軍事行動，非彼所知。日領辭別前，熙洽聲明在真象未明之際，中政府負責保護吉林日人生命財產，并希日領通知長春日當局，勿派兵至吉林省城。日領當允照辦。二十日，熙洽爲防華軍因長春瀋陽事件向日軍作報復行動，命令吉軍二十五旅與六百八十二團，及第十一工兵隊移駛吉垣近郊。派施履本赴日領署將此事通知日方，向日領擔保中國憲兵充分保護日人生命財產。同日，移時接吉林日領電報，謂長春日軍已準備二十一日赴吉林。熙洽乃令華軍由駐紮地再他移，中政府行動目的，一則在避免軍事衝突；二則遵從非戰公約。二十一日日機二架飛來，偵察吉林，拋擲大宗日本紙製國旗，及各色中文傳單。該傳單說明，瀋陽華軍於十八日夜十時半破壞南滿鐵路，殺死日軍數人，日軍無法，乃用武力維護其在滿洲既得權利，但真象實不然。據瀋陽中國官方報告及身臨其境者云：（一）瀋陽極爲安靜，至夜十一時始聞槍聲；（二）十一時十五分則聞爆炸聲，騷動原因，爲日人自己破壞南滿路，自長春至瀋陽之柳河鐵橋。於是

駐紮南滿站之日本砲兵，遂以北大營爲目的，實行轟擊，由此吾人可知，鐵路破壞，係與日軍開炮同時或稍後，而日人卽以此爲軍事佔領滿洲之口實。自日人在南滿路警備制度觀察，任何華軍不能達到鐵道範圍之內，何能準備破壞鐵道？而日人不知，直至破壞成功乎？事實上此事甚簡單，無何種理由，任何人皆知此事真象。同日，南滿日軍由長春派遣三列車至吉林。日人及南滿鐵路人員在每站派員管理鐵路。該日日暮，由吉林至長春全路歸日人管理，所有中國護路兵士，皆行解除武裝。下午六時半，日軍到吉林車站，逗留該處，以至中夜。於是日軍進城，占領電報局，電話局，無線電台，兵工廠，自來水公司，電燈廠，軍需處，中國銀行，吉林省銀行等。所有軍事機關警察署及吉林省黨部等公共機關，而各城門及大街，皆由日軍把守。又派中國步兵及騎兵至各街巷，所有進出行人，皆詳加檢查。進城之日軍爲第二師與第三中隊，其司令部設於日人太和旅館。其他日軍，散居城垣內外。二十二日，日軍司令多門命熙洽解除所有離城之華軍武裝。並令於二十三日午時將軍械呈繳，否則卽取軍事行動。次日多門命日坪非大佐充吉林警察署長，統率解除武裝之華警。該警署改組後，卽頒下列軍事規則：（一）中國警察署由坪井管理。（二）凡中國警官警士，

不服從日軍及日軍命令者嚴罰之。(二)中國警察應向日軍司令報告，並逮捕妨礙日人行動之華人。(四)中國警察應向日軍司令報告，捕逮有危及吉林日人安全行動之華人。(五)中國警察不服從日軍司令及日軍命令者，以軍法嚴懲之。同日熙洽自吉林軍官學校及第十旅搜集千餘長槍，其餘吉林華軍未解除武裝，因已開至內地。熙洽未能解除所有華軍武裝，多門將其監禁於日軍部太和旅館。二日軍持槍威脅者，一小時。同時日軍司令提出下列條件，令熙洽接受：(一)改組省府；(二)解散省委會；(三)委任一新民政軍事首領；(四)取消委員制；(五)採用軍政首領之獨裁。在上述情形下，熙洽被迫，在當時允許。多門遂反怒爲笑，待如上賓，解除華軍武裝之事，遂而延遲。於是日人遂以武力自華方當局獲得統治吉林之權。而以坪井大佐爲代表，用刺刀之力指揮政務。九月二十三、四日，在吉林舉行槍劫，所有貯藏吉林兵工廠之野砲輕重軍用汽車，及軍署重要價值物品，皆被劫去一空。二十五日，日軍第三中隊返長春，第十五中隊至吉林代之。日軍分配吉林全城如下：(一)第十五中隊住東城寶成胡同南滿路宿舍。(二)第三十小隊住吉軍署。(三)第一隊住吉省署。(四)第一連同上。(五)第二連住三道碼頭軍需學校。(六)第三連住吉軍

署。七、機關槍隊同上。(八)第十六小隊總部住東城日本來興旅館。(九)第二隊住南滿路偵探處。(十)第十五連住東城日人住宅。(十一)第六連同上。(十二)第七連同上。(十三)機關槍連同上。(十四)第三隊同上。(十五)第九連同上。(十六)第九連同上。(十七)第十一連同上。(十八)機關槍連同上。(十九)野砲隊住來興旅館旁。(二十)騎兵隊住外人克林隔壁。(二十一)衛兵隊住亨茂麵粉廠。十月五日，自吉敦鐵路終點敦化返來之日軍有五百餘名，該隊係於九月二十三日派往敦化，返吉林後，分住城內外各重要區域。日軍住在各地立即裝設自來水及電話。日軍又沿吉長鐵道挖掘戰壕，在西歡喜山北歡喜山與東江橋上架設大砲。最近日軍在松花江左岸吉林城東吉長路北一英里半，設立三千英方尺飛行場。不顧土地屬誰，及貧苦農人未收穫之農產品，以日人軍事充分之準備。吉林一切皆在掌中，在日軍統治下。日人開始掠奪久已渴望之一切，即以吉林及滿洲其他各地作為高麗第二。不顧所有以前國際條約，中國在滿洲主權，及日代表芳澤在國聯大會中聲稱無論最近何種軍事行動，日人並無侵略企圖，違背一切信義。將由軍事占領完成永久占領。九月三十日，日警察署長令照治取消副軍部及吉林省政府組織。同日日軍組



織一日本式軍政署，以熙洽爲傀儡。在日警察署長坪井及日司令多們監督之下，舉行就職典禮，就職典禮中，熙洽及兩旁二日人及觀衆，由日本記者共攝三像。日方意思，在將吉林與中國中央政府脫離，成立在日軍指揮下之保護政府。此可由現在設立之地方政府證明者也。自日軍到吉後，有下列行動：（一）凡華人集合，嚴行禁止。（二）凡日軍行動之登載嚴格限制。（三）凡中國法律允許之私用槍械皆行沒收。（四）凡下午七時至上午五時，在街上通行之人，嚴加檢查。（五）華裝日本偵探遍佈全城。（六）所有朝鮮犯人，無論何罪，皆行釋放。（七）反日之鮮人皆行捕逮，據聞有六人已被日人槍決。（八）日軍及日本飛機每日分佈城郊及其他各地，所演慘劇甚多。（九）中國軍法處長韓敬元（譯音）被捕囚禁於日領署，因韓氏判決朝鮮犯人未遂日人意志。（十）吉林中國外交主任施履本因未向日軍司令行禮，限令五日離吉。（十一）凡華人不許使用電報。（十二）日軍破壞無線電臺，致不能使用。（十三）十日前，日軍司令由吉省庫搶取現洋二十萬元，並令中國庫長不許公布。（十四）東關要人住宅皆行搜掠，財寶貴重物品，盡皆攜走。（十五）凡有孫中山書籍及國民黨小冊者，皆被捕逮。孫中山像片亦被沒收。（十六）攜書在街市經過者，日軍令停立，

詳加檢閱，然後放行。(十七)日軍特別注意學校教師男女學生，尤常入女子學校。(十八)在美領及其人員達到前，日軍大部退至蓮花堡，避免陳列大軍於城門及各街道。(十九)每日日軍四出巡查城中街巷，搜集材料，預備編製吉林城市近郊軍事地圖。(二十)日軍司令近強迫所謂中國吉林省長官熙洽僱用三位日人：一大佐；一吉林日人協會會長；一南滿路駐吉偵探長，充省府技術及政治顧問。月薪一人爲八百元，二人爲三百元。雖彼等在臨時政府之實際責任，仍未公開，但不外監督現在政府。(二十一)昨早警署布告，謂日軍自十月十一日至十七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三時，每日演砲，在東大灘架設野砲，以舊火藥局爲目標。除上述行動外，日軍佔領瀋陽長春外，更佔領通遼，新民，營口，牛莊，洮南及營盤。上述各地，皆日本代表在國聯大會宣稱，日政府開始撤退南滿以外之日軍後所佔領者也。上述吉林及其他各地，皆遠離南滿鐵道，無論如何根據以前條約，日人在上述各地，皆無權駐兵，根據何種正當理由，日人派遣軍隊至上述各地，誠非吾人所知；但日人意在破壞滿洲鐵路，爲南滿路獲得東北運輸之獨佔。蓋上述各地，爲重要鐵路之交叉點。上述爲日軍在吉林活動，獲得統治吉林政府。爲彼等準備或刻正準備永久佔領

吉林。違反日本外交官吏國際正式聲明，日本官吏軍人可恥之行爲，非人道之措施，及費盡苦心，避免將事實公告世界之一正確報告。中日及其他文明國，皆爲凱洛格非戰公約簽訂國家，該約爲維持世界和平之工具。中國已將此案提交國聯，請求正當解決，吾人以篇幅有限，完全陳述實在事實。凡我讀者，以毫無偏陂之自己意見，援助引起國際公論，反對不顧一切國際法律及習慣之任何國家攻擊他國，庶幾可導世界於永久和平！

## 編後臚言

本書排版既竣，頗覺尙有二點不能已於言者：

(一) 本書完稿時，正國聯議決限日本于十一月十六日以前撤兵，芳澤提出對等案以資抵制。編者力言國聯限日撤兵，其希望有等水月鏡花。據最近東京電云：日內閣開特別會議，決不變更侵略政策。其視國聯之議決案，殆如具文。嗚呼！本書猶未殺青，我言已不幸而中矣！

(二) 編者力言此回日本暴行東北，目標不止乎遼吉，蒙古亦其目標，所謂征服滿蒙之策是也。最近報載日人窺探研究蒙古甚詳，且甚久！暴行前之中村事件中之中村，即從事窺探研究蒙古之一員。亟轉錄於此，以證編者未敢言過其實也。

日人爲本其大陸政策，數年以來，祕密進行各種計劃，藉以侵略滿蒙。對於東省及內外蒙古之地理風俗及各種特殊情形，無不精密研究。大連有中日文化協會之設立，出版研究滿蒙之刊物三百餘種，滿鐵更有附屬之地質研究所，不時派員測量滿蒙之要塞地理，以備將來軍事行動

之資料。本年三月，滿鐵召集善蒙語之日本浪人數十名，並以重金聘蒙古貧民爲嚮導，秘密潛入蒙古窺探。所導中村大尉者，卽日本所雇探員之一。探員計分五路入蒙：第一路，係由察哈爾入蒙；第二路，係由熱河入蒙；第三路，係由洮南入蒙（卽中村所行之路線）；第四路，係由黑龍江入蒙；第五路，係由俄境入蒙。探員分途測量及攝製影片，此項秘密工作，接連進行數月，蒙古深處，殆被探視透澈。自中村大尉事件發生後，日本探員紛紛首途離蒙。至今日未歸者，尙餘二十七人。日本駐滿軍隊，爲關心其探員起見，於十月十六日，由鄭家屯派出軍用飛機一架，飛往蒙古覓視。結果於十月十七日，在外蒙太平原發現全體探員。該處營天幕生活，二十七人全數無恙。旋卽用飛機載十人回鄭家屯，餘十七人將用飛機陸續載回。日人之垂涎蒙古，當可想見。現東省各地日人對善說蒙華語言者，極力鼓勵。日本全國中學，本年一律添設華語課，其目的不言可知。就蒙古之形勢論，如我國不速設法防止日本之侵入，前途甚難言也。